武侠与歷史

267

封面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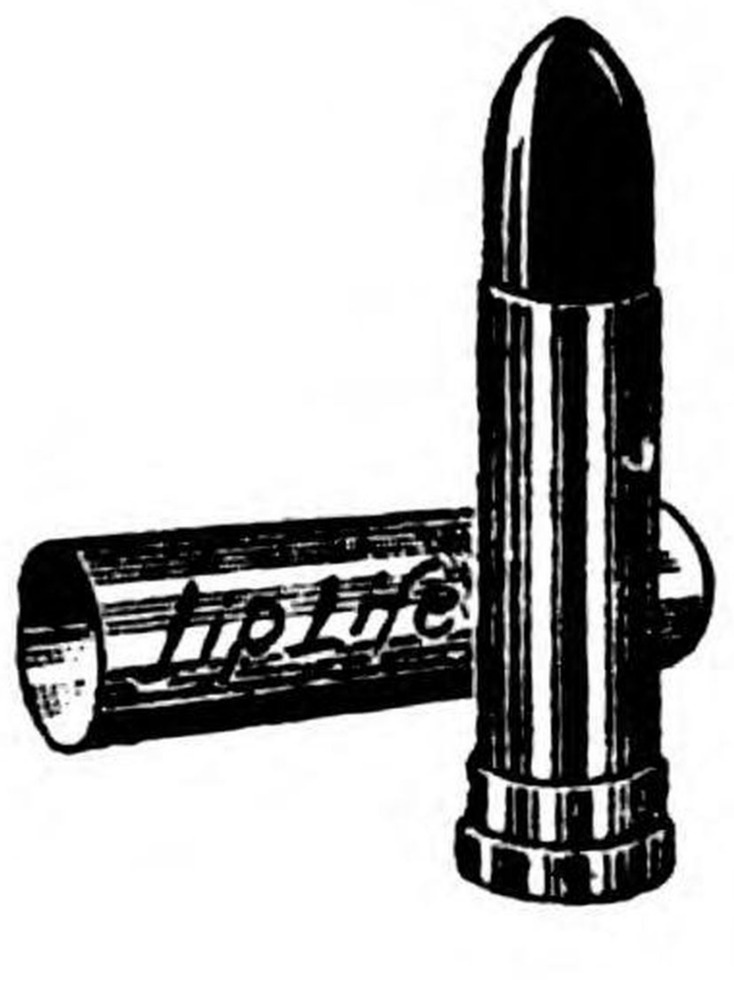
故宮慈寧門前銅麒麟

慈寧宮位於乾淸門西，爲昔日皇太后所居之處，宮後爲大佛堂。圖爲慈寧門前銅麒麟，左右各一，造形甚美，爲有名銅製美術品。

Lip Life®

LIPSTICK

ONE APPLICATION
LASTS ALL DAY



美國

麗妃唇膏

嬌艷名貴・保不脫色

各大公司藥房均售

武侠与歷史

第二六七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

龔芝麓與顧橫波	疑史樓主	4
血衫刼	霍愛廸	11
崇禎皇帝的末日	蕑陵	18
俠盜白金龍	羅犬	24
實用自衛武術	袁鐵虎	31
丹心一劍	琴心	36
勾命符	端木玲	41
劉永福	如斯	60
玉女銀鳳	冰鴻	62
天龍八部	金庸	80
狂波俠影	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s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歷代才子佳人傳

龔芝麓與顧橫波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顧橫波（媚）嫁了龔芝麓，芝麓帶她回到合肥去，見過夫人童氏。因久久沒有身孕，童夫人和龔芝麓以至顧橫波却急欲得子，便到東嶽廟求嗣去，由他們的鄉下，到東崇廟，要經過一個險灘，叫「鬼見愁」的，那灘十分險。

那「鬼見愁」灘的聲勢，實在怕人，很遠便聽得水聲有如萬馬奔騰，千夫快走。

及至駛近，更使人驚心動魄，那江水在急激的旋轉着，水花湧起，白浪翻騰，眞是名符其實的「鬼見愁」。

船主親自把舵，並教兩個有力的船工幫着。其餘的船工，各個持篙，分立在船邊。

船到了灘前還有十丈，便被急激的水流冲激，飄飄然失了自主，像野馬奔騰起來。

顧媚抱着龔芝麓尖叫。芝麓向外一望，只見船頭向正漩渦馳去，他像亡魂喪胆，急叫道：「不要去了，不要去了，趕快回去！」

船主大聲答道：「龔老爺鎮定，千萬不要動，現在要回也難了，你們不要動，一動船側，大家都死。」

龔芝麓聽說，果然不敢亂動。抱住顧媚，向前面的險灘注視着，只見自已的船，像離弦的箭般，潮渦漩奔去，險象環生。

突然，整條船一側，龔芝麓暗叫道：「這番我沒命了！」緊緊的抱着顧媚。

就在這時候，只聽得一片喧聲，那條船險險的在漩渦邊上溜過。向下游流下，這「鬼見愁」的險灘，總算已經渡過了。

下游的水傾緩，所有船上的人，都鬆了一口氣。船主拭了一額汗，進艙來對龔芝麓道：「恭喜老爺，這『鬼見愁』的險灘，已經渡過了。小的特來領賞。」

龔芝麓放開了顧媚，板起面孔對船主道：「虧你還有臉來領賞，要不是你龔老爺的福命齊天，恐怕連這一船帶我們，全都沉在海底了。」

船主聽了，大是不服，說道：「龔老爺不是這樣說法，過這『鬼見愁』灘，我已經早說是驚險的，龔老爺若不是強着我們要過，並且許下重賞，我們決不會冒這大險，剛才過灘的時候，老爺不是不看見的，全船的船工，全體出動，我自已也累得滿身大汗，這才渡過這險灘，怎麼老爺現在却不給我賞錢，教我如何對船工們說？」

「混蛋。」龔芝麓說：「這完全是我的福氣，要不是我在，你們也休想活。」

船主大是恚怒道：「老爺的福氣自然有，但這樣的刻薄待人，恐怕也不會長福。」

龔芝麓怒道：「你還敢口出惡言，看我拿帖子把你送到縣裏，打你的屁股。」

船主忍氣道：「老爺不賞也罷了。早知如此，小的也決不敢冒這大險。」

龔芝麓與顧橫波在東嶽廟燒香隨喜。

顧媚見船主滿腔不高興，便對龔芝麓說道：「我們是拜神求嗣來的，不便與人生氣，便賞船家幾個錢，當爲作福吧。」

龔芝麓猶有餘怒，說道：「這舟子可惡，我決不打賞他。」

顧媚自覺得對舟子不住，瞞着龔芝麓，悄悄把十兩銀子取了出來，交與丫環，教她交給船主。並教他休要對龔芝麓說。

船主領了顧媚的銀兩，說道：「但願夫人生下貴子，但不是姓龔。」

船主這個話，幸喜沒有給龔芝麓聽見，否則麻煩也就更大了。

到了東嶽廟，道士們當然殷勤招待，引導他們參了神，到各處隨喜，預備下酒筵，把供過神的三牲，製成肴饌，請龔芝麓夫婦吃喝。

凡是求嗣的，照例要在廟中住宿一宵，枕着東嶽帝君的神枕而睡，據說，這樣才能有孕。

道士們知道顧媚樣樣講究潔淨，不敢把別人枕過的神枕給她，特別給她一個新枕。可是，顧媚卻嫌新枕太硬，又不夠香，竟然把它放在一旁，換上自己的香枕。

睡了一晚，次日又在廟中吃過中午飯才走。臨行的時候，道士抱了一個小泥人出來，送給顧媚，說道：「願夫

人早生這樣一個又肥又壯的小公子。」

顧媚看那小泥人時，覺得很有趣，而且身上穿了布縫的衣服，便對道士問道：「怎好生受你們的，這小娃娃要多少錢？請你說吧。」

道士笑道：「如果夫人要賞賜的話，那就賞二十兩銀吧。」

龔芝麓聽了，不禁跳了起來，指着道士罵道：「豈有此理，你敢向我訛詐？」

「並不是小道士訛詐。」道士微笑說：「是夫人問我，我才說的。不給便算。別人還有給一二百兩的呢？」

龔芝麓還要發話，顧媚勸道：「算了吧，二十兩銀子，算得了什麼？這小泥人做得頗精緻，我着實喜歡它，你不要再嘮囌了。」

龔芝麓見顧媚這樣說，這才不敢再講。

夫婦兩人，仍從水路回家，同時的水程，却不甚驚險，舟子們因得到顧媚的賞賜，巴巴結結，但語言之間，却不免對龔芝麓有點冷嘲熱諷。

也不知龔芝麓是故作不知抑或真個不懂，他對於舟子的們的話，一概都像沒有聽見。

顧媚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看見龔芝麓的種種行爲，心裏想道：「像這樣土財主的作風，怎可以作得出大事？看他的文章，這個人却是頗有才華，且具意氣，何以會如此吝嗇？這大概是受了父母的影響，這點我却非加以開解勸導，教他改變作風不可。」

有一天，顧媚和龔芝麓在書房裏閒談，顧媚突然向龔芝麓問道：「財散民聚，這一句話是怎樣解釋的呢？」

龔芝麓笑道：「這很容易明白，爲了聚斂襲括老百姓的財富，經營宮室，講究自己的享用，老百姓們自然不服，不服則紛紛携式。如果把國家所積的錢財，爲老百姓而化費，老百姓自然感激他，這就一心一德，聚在一起了。這是對戰國時的人君而言的。」

顧媚道：「那末，這對於一般的士大夫，是不是可以應用呢？」

龔芝麓搖頭道：「那當然是不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顧媚說：「常言道國家國家，家是國的縮形，爲什麼這道理行不通的呢？」

龔芝麓笑道：「家如何與國比？即使最富有之家，也沒有足以賑給百姓的財富，何況，一家要聚老百姓幹什麼？」

顧媚說道：「依我的看法，却不是這樣。無論一家也好一國也好，其理是一的。」

「此話怎講？」龔芝麓瞠目說。

「比方你要是想做一番事業的話，你自問一個人可能做得來麽？你能不要朋友們部屬們幫忙麽？」顧媚問。

「那是當然是要的。」龔芝麓說：「但我却不是想聚衆作反。」

「誰教你作反？」顧媚說：「我只是教你不要太吝嗇，教多些人擁護你了。我看你化錢的方法，只是化在你心愛的姬人上頭，與其討好一兩個人，不如教大家歡天喜地。老爺，你要知道，有起什麼急難的時候，能够幫忙的，决不是我們這種姬人。」

顧媚這一番說話，把龔芝麓說得瞠目結舌，他向顧媚瞪着眼，瞧了半晌，說道：「難道我有一天犯事，給朝廷追贓的時候，你也袖手不理麽？」

「不是不理。」顧媚微笑着說：「只怕那時即使耗盡我們這些做妻妾的私蓄，也不能替老爺免禍。老爺請你想想，與其你顧慮到有一天要靠妻妾拿出私蓄來給你完贓，那就不如散財結客。廣通聲氣，以免陷入罪戾了。」

「揮金結客，可以免禍麽？」龔芝麓沉吟着說。他的眼睛老是盯在顧媚身上。

「雖未必一定能够免禍，但至少可免結怨。老爺要知道，有時慳吝一點小錢，往往結成怨恨，這實在是不值得的。」

龔芝麓想了想，覺得顧媚的話，頗有點道理。顧媚乘機再給他詳細的解釋了一番。龔芝麓恍然大悟，笑着說道：「好的，我以後依你便了。」

果然，從此之後，龔芝麓的手段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從前他是個吝嗇漢，一變而爲慷慨的豪傑，凡是有朋友急難向他借錢，他沒有不借的。雖則所借的，未必能完全應別人所求，但比以前一文不借，好得多了。

在合肥住了一年多，龔芝麓便帶了顧媚到北京去。他此行的目的，當然是想做京官，不要再外放做什麼知縣。龔芝麓登第後，會以榜下外放知縣，做了蘄春令，錢固然沒有得到，反而受了知府的氣，是以他辭職不幹，一心要做個京官。到了北京，龔芝麓聽了顧媚的話揮金結客，

一時京師的名公巨商如曹溶、王樸、陳病公、王應熊、呂大器等都和龔芝麓有往來。未幾龔芝麓便做了兵科給事中了。

曹溶和龔芝麓特別要好，他特別喜歡顧媚，曾有詩二首贈龔芝麓。詩曰：

「人間無賴濟爐空，玩世今看叠倩工，失意戚姬燕趙曲，送懷湘客蕙蘭叢。神仙歲月消毛穎，煙水秦淮問守宮。一自玉台遺詠退，飄零轉得見雄風。」

「異方乘與恰秋清，扼腕同聲氣未平。抗俗文心留玉燮，懷香燕暖照桃笙。荒園功落隨魚鳥，仕路交情閒雨晴。連夕與君頃斗酒，烽煙息處望江城。」

詩中所謂「精仙歲月消毛穎」，便是曹溶有一天到龔寓，見顧媚在畫蘭花，龔芝麓在旁邊吟詩，曹溶嘆謂神仙眷屬，故有這一句話，所謂「湘客蕙蘭」，也是指顧媚的畫而言。

這時是崇禎十六年，清兵已入塞，盤旋於山東青、萊之間，龔芝麓一看勢色不對，便想南回。他會疏劾周延儒、王應熊、陳新甲、呂大器等幾個當朝的宰輔，以爲一定被貶回籍。這便可以得個鯁直之名了。不料却只得了一個罰俸的處分。他仍離不開北京。

北京的情勢，日緊一日，洪承疇喪師爲清兵所擒，京師大震，崇禎皇帝，打出他最後的一張皇牌，教吳三桂出鎮山海關。

吳三桂是能征慣戰的勇將，清兵雖給他暫時堵住了。但另一方面，流賊的聲勢，却更加猖獗了。

崇禎皇帝連派了幾個「督師」，去剿流寇，都給流寇殺得大敗，身命不保。

終於崇禎派出孫傳庭作督師，由潼關進兵，堵截流寇。

孫傳庭領了胡嘉棟，何廷魁，高出等三將，逕出肴谷，這時恰當炎暑，軍士冒暑行軍，多半染病。

吳梅村詩云：「六月炎蒸驅萬馬，二肴風雨斷千山。」便是指這一回戰役了。

孫傳庭來到肴谷，便和流寇遭遇了。流寇早知明兵要來，在谷口處埋伏了八九千人，出其不意向孫傳庭突襲。

孫傳庭只得揮軍迎戰，先鋒牛維曜，只得四五千兵，強弱懸殊，但在軍令之下，只得拚命。

明兵多半帶病，而且遠路行來，不免疲憊，賊兵以逸待勞，已佔了上風，甫經接觸，明兵便敗了下來。

孫傳庭急調左翼的胡嘉棟上前，壓着陣勢。跟着高出也領了兵馬，從右翼趕到赴援，這一來，雙方的人數差不多相等，混戰了一會，不分勝負。

正在殺得難解難分之際，賊營中忽然「嗚、嗚、嗚」一連吹了三聲長笳。明兵聽了，不知是甚麼作用，相機錯愕，再看賊兵時，已紛紛向兩旁散開，走得十分狼狽。高出、牛維曜大爲詫異，便把胡嘉棟叫了來，三人聚在一起商議道：「敵兵忽然散開，定必是詭計，也許是誘我們追去。我們不要中計，且守在這裏看情形如何再說。」

「胡嘉棟點頭稱是。當卽下令各士兵，不許追去，扼守在谷口要緊。

命令才發，忽聽得山搖地動一聲巨响，賊營的大砲向明軍開砲了，明兵正在結集，頭一砲便給打個正着，胡嘉棟等三人，也險些兒中了砲。高出情知中計，這才急急下令散開。但已經遲了，賊兵第二砲轟來，又打死了數十人。

何廷魁在高阜上瞭望着，一見賊兵四散時，便知道賊兵要發砲，待要通知明兵引避，却又離得太遠，只急得跺脚。不久果然聽到砲聲，眼見自己方面的兵士中砲奔竄，陣勢大亂，更加急出汗來。回頭便對孫傳庭道：「我要親上前線指揮去了，你且守在這裏，萬一我軍抵擋不住，退下來時，你便發砲攔着追兵，這兒的砲位已較得很準，對正那隘口。你只要看準我軍退入谷口之後，便開始發砲了。」孫傳庭唯唯答應。何廷魁重複交代了一遍，然後引兵自去。

何廷魁到了前線，好容易才穩定了陣勢。無奈敵兵這時銳氣方盛，明兵被砲轟到亡魂喪膽之餘，已無鬥志，節節敗退。何廷魁只得將後隊改作前隊，且戰且走，緩緩退却，打算退出隘口之處，再圖拒守。

沒想到孫傳庭在高阜上望見兵退，早已慌了手脚，明兵才退得三分之一，便催促砲手放砲。砲手不肯道：「這時放砲豈不傷了自己人？」孫傳庭怒道：「我軍已過得差不多了，這時放砲正合。」砲手依舊不肯，孫傳庭失色罵道：「難道你受了敵人的運動，出賣我麼？」砲手辯道：「大人不必張皇，到我軍退盡時，我自會放。」

孫傳庭這時方寸已亂，那裏肯依，堅持要開

，說道，「砲彈發出後，飛到那面去也要相當時候，此時不發，便來不及了。」砲手解釋道：「這是火藥，這邊一响那邊已到，怎會費時候。」

孫傳庭那裏肯依，高聲喝道：「你敢情是作反了。」

「大人便殺了我也不敢奉命。」砲手氣憤的說：「假如我放了砲，何將軍回來，也要責罰我，大人要放，請你自己動手便了。彈藥都已裝好，香火也在那兒，只要一燃着藥引便行了，便當得很。」說罷，憤然把香火朝地上一擲，掩面而去。

孫傳庭手忙脚亂，自向地上拾起那枝香火。這時，何廷魁恰好領了一隊人馬，退出隘口來，在他的後面，至少還有二分一的明兵。孫傳庭只當沒有看見，拿起那枝香來，便找藥引。

孫傳庭砲轟了自己人，明兵更加驚悸，吶喊一聲，四散奔逃，但見漫山遍谷，都是逃走的明兵。

賊兵乘勢衝出，逢人便殺，孫傳庭還要催軍苦戰，不知兵敗如山倒，那裏還有人肯聽他的命令。

眼見賊兵已經廹近，孫傳庭長嘆一聲，說道：「這都是我指揮無方，更有何面目見人？」

說罷拔出劍來，便要自刎，左右急救，可是，這時賊兵已殺到跟前，左右走散，孫傳庭也被賊兵所殺。

孫傳庭的兵，已是明朝最後的一枝有力的量的軍隊，給殺散之後，賊兵便長驅直入，直廹京師了。

流寇行踪飄急，作戰慓悍，崇禎皇帝要調兵來援時，已經來不及了。只得下令神機營（即京營）防守外城。

但京營的軍士，已許久沒有餉發，現在教他們拚命，大家便顯得懶洋洋的。

督領京營的將官，只得把實情向崇禎皇帝陳說。無奈這時候府庫都已空竭，發不出軍餉來。

周皇后連自己的私蓄也拿了出來，但后父周奎，却是一毛不拔，他是京師的首富，如果肯捐錢出來，是足以發軍餉安軍心的。

終於京城爲流賊攻破，李自成入城，把崇禎皇帝廹死了。他是在神武門外的煤山自縊的。

李自成做了皇帝，不該把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佔據了，吳三桂本來有投降李自成之意，及至聞得陳圓圓被佔，便拔劍砍桌，誓滅李自成。

這是吳梅村所謂：「衝冠一怒爲紅顏」，吳三桂這時，的確是怒髮衝冠的。他不惜投降了清朝，引清兵入關，在一片石的地方，大破李自成，使李自成的大順國皇朝，不到一月便壽終正寢，並爲大清奠下三百年的基礎。

龔芝麓和顧横波，當李自成入京之日（甲申三月十九）驚慌萬狀，匿伏在朋友家裏。但他的朋友，向李自成舉報，結果他被李自成搜了出來了。

李自成把龔芝麓搜出來之後，任命他爲「直指使」。這是直接皇帝的官，相當重要。

事後龔芝麓對人說：「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所謂小妾，即指顧媚。」

不久，清兵入關，李自成西遁，龔芝麓便降了清，仍然做給事中的官。

據清貳臣傳所載：

「龔鼎孳從賊，受直指使職，巡視北城。本朝順治元年五月睿親王多爾袞定京師，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給事中，尋改禮科。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憂，請賜恤典，給事中孫自齡奏言，鼎孳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以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哄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誇耀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欲，請飭部察核停格。」

這一來，龔芝麓便弄巧反拙了，部議─降二級調用，這等於免職，芝麓只得請奔喪到江西（龔祖居合肥，其父則爲江西臨川大地主）。

自此之後，龔芝麓便只有銷聲匿迹，携着顧横波，在南方的山水佳處遊賞了。但龔芝麓却是個熱中於功名利祿的人，他百計以謀起復。

在這時候，顧媚的姊妹顧喜──以前顧家院的肉屏風，却已被豫親王多鐸所賞識，娶了同去，十分寵幸。

龔芝麓求官心切，便教顧媚走內線，去找顧喜。顧媚只得依他的說話，設法和顧喜取得聯絡。顧喜以前雖然和顧媚不大好，但念及彼此都是同院的姊妹，便教顧媚來見。

顧媚見着顧喜，當然奉承備至。並且把龔芝麓直欲從官的事，對顧喜說了。

顧媚所畫的畫極得龔芝蘿的一班朋友稱讚。

顧喜答道：「姊夫的事，我自然留意，待我向王爺說了，看他的意向如何，再通知你吧。」

顧媚再三拜托，然後別去。顧喜也不負所託，覷着多鐸有暇的時候，便替龔芝蘿進言。

多鐸久聞龔芝蘿的文名，便對顧喜道：「好吧，待我見見他的面再說。」

顧喜馬上通知顧媚，教芝蘿準備着。

不久，多鐸約見芝蘿的日期到了。那是私人的約會，連顧媚也一起請。

這時多鐸是在南京，據了中山府爲行轅，中山府是非常廣大的，芝蘿和顧橫波被領進院子裏來，這一段路已是很長。

好容易才走過了這院子，中軍教他們在簷下鵠立着，說道：「請你們等候一會兒，待我通報王爺。」

龔芝蘿只得站着，顧媚自然也唯有鵠立等候了。

芝蘿是男人，而且他做了這些年官，上朝的時候，已侍立慣的，站站倒無所謂。但顧媚是女人，裹着的又是三寸金蓮，兩隻脚總共不到七寸，要她久站，如何能支持得住她的體重。

初時，她以爲顧喜會馬上出來接她進去的。誰料顧喜根本不知道顧媚已到，她當然不會出來迎接。

偏巧多鐸這時候，又和攝政王派來的密使，商量收拾西南局面的事，兩人在簽押房中密議，連小廝都屏出門外，不許進去，中軍當然不敢進去打擾，只在門外立候。

這一來把顧媚站得魂飛魄散，她的十隻趾頭，好似針刺，痛得花容失色，冷汗直冒。

「唉！這是那一輩子的孽，教我受這種苦？」顧媚愁眉淚眼的向龔芝蘿說。

龔芝蘿也知道她的脚站久了，痛苦是不免的，但這時候她既然沒有辦法將她抱起，又不能够找張椅子讓她坐下來，唯有頻頻安慰道：「不要急，馬上便傳我們請進去的。」

「我眞是受不了。」顧媚說：「讓我在地上坐着吧。」

「不，」龔芝蘿連忙阻止：「即使你不愛惜這套衣裙，但穿得這樣漂亮，坐在地上成個什麽樣子！」

「可是人家的脚痛入心了喲！」顧媚說。

龔芝蘿彷徨四顧，見階坪上有一石欄杆，他腦筋一動，便對顧媚說：「咱們到石欄杆上去坐一會兒。」

顧媚點了點頭，隨即向石欄杆走去，仄身坐了一邊屁股，龍芝蘇唯恐她傾跌，用手扶着她。這鬬情形，要是在河房妓院裏，一點不足爲奇，但這是王府，出入的都是方面大員，不是巡撫，便是藩台，不是知府便是知縣，要不就是將軍總兵，守備參將，肅穆莊嚴，現在却來了個小生花且，坐在石欄杆上調情，眞敎那些出入的人，大爲詫異。

顧媚見出入的人，都把驚奇的目光看她，自知出盡了洋相，覺得不好意思，只得勉强站起來。幸喜這時候，顧喜派人出來打聽顧媚是否已來，見了她的狼狽情形，連忙扶了她直到二堂去，留下龍芝蘇在階前等待多鐸的傳見。

顧媚到了二堂，拉着顧喜的手苦笑道：「姊姊，我顧不了行禮，請讓我坐下吧。」

顧喜連忙讓她坐下，問道：「姊姊你來了許久麼，站累了吧？」

「痛！」顧媚攢眉說：「早知這樣，我就寧可學你，不肯裹脫了。」

顧喜記起從前與顧媚同院作姊妹的時候，她對自己的一雙大脚曾備極嘲笑。想不到今天，她却受了小脚之累。顧喜想着，不覺有點快意。然而，她是個有量度的女人，眼見顧媚如此狼狽，却不便譏誚她。反而請她到房間裏面，躺在床上休息一會兒。

顧媚巴不得一躺，便隨着顧喜進房間去了。雖則有人扶着走，但雙脚依然痛，眞是西廂記中所說：『行一步，可人憐』了。

顧喜房間，佈置得極爲精緻，近門是一座綠玉屏子，繞過屏子，便見一張鑲嵌雲母的紫檀琴桌，嵌工精細，再過去便是一張高几，几上放着一個官窰的花盆，盆內一枝懸崖老松，倒垂下來，蒼翠欲滴，另一邊放着一張短几，也是紫檀木造的，四邊刻出博古花紋。几上一隻宣德銅爐，小巧精緻，爐中裊着沉香細烟，伴着銅爐的是一隻小福窰白磁瓶，瓶裏插着一枝素心蘭。

顧喜的床前，是一張線金黃色的幃幔，床上的帳子是紫色的生絹，其薄如烟，至於床上被褥的精美，那更是不必說的。

顧媚一屁股坐到床上，便覺得有一陣香氣撲來，如蘭似麝，嗅着敎人心蕩。她一歪身便傾側了身體，讓一雙小脚平伸到床外來。

「爲什麼不脫了鞋子好好的平躺着？」顧喜問。

「脫鞋子也沒用，裏面還有纏脚帶。」顧媚說。

「那末，索性連纏脚帶也解下來便了。」

「這怎麼行？」顧媚苦笑說。

「不妨事的，這是我的房間，外人進不來的。」

「不是怕有人進來，只是解開之後，恐怕再難纏得這樣好，假如纏得不够小，便再穿不上鞋子了。」

「眞是何苦來！」顧喜說：「爲着討男人喜歡，就把自己雙脚這樣作賤。」

「這也沒法，風氣是興這樣的。」

「我就不明白那些男人們爲什麼喜歡小脚。你問過龔老爺麼？」顧喜在另一張軟墊上坐下問。

「沒有問他，」不過，他喜歡把我的脚，放在掌中揑着，他一面揑一面嗅，還說是軟玉鈎呢？有時用力狠了。揑得人怪叫，他才舒服。」

「看來你的龔老爺也是够風流的？」顧喜說。

顧媚見四下裏沒有人，便反問顧喜道：「你的王爺如何，愜不愜意？」

顧喜伸出尾指，向顧媚一指，說道：「別提他了，他是這個——麼兒。」

顧媚心裏匿笑道：「肉屏風却遇着個麼兒，這情形狼狽可想。」但她却不便再說什麼。

顧喜却繼續對顧媚說道：「要是我們那麼兒，見着了你，便不會放過，他偏是喜歡小脚的女人，又喜歡身體嬌小玲瓏的，和他的老子，大異其趣。」

「爲什麼他喜歡小脚女人？」顧媚說。

「還不是剛才所說的那一番道理。」

「那末，他對於你這一大脚，會不喜歡了。」

「當然不喜歡。」顧喜說：「他爲着我不裏脚，便出盡辦法折磨我，故意弄雙狹小的獨鞋給我穿，把我脚上的肉，都擠到外邊來，痛得我叫救命，他才開心。」

「唷！這不是比裏脚還難過？」

「是的。」顧喜說：「但這也難說。」

「王爺有幾面姬妾？」顧媚問。

「一個也沒有。」顧喜說：「王妃妒忌得，從不許他立妾。不知怎的，却容許我侍奉王。」

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

血衫劫

霍愛廸・文
雲君・圖

「五」時裝表演　忽有發現

我在追趕那個神秘的瘦削傢伙之際，半途忽被閻氏昆仲截住。失踪了許久的閻氏昆仲，突然在這個時候出現，並且還擄走了「獨臂鐵掌」崔三的女門徒倪姍姍，已是使我大感意外。

而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當我跟閻氏昆仲併僵之際，忽又有一個十分神秘的女子，在暗處裏援助我！

我處於這個極其詭秘的圈子裏，有如蹩在悶葫蘆裏，委實無法打破那一連串的疑團。但是，我却可以直覺到，那個藏身於黑暗之中的女子，定然就是剛才投擲石子警告我的那個。因爲，我那時認爲不可能有二個女子，在暗地裏予我幫助。

只聽閻而濤向發聽之處，揚聲道：「你想叫我放掉倪姍姍，也許還得過幾天，現在可不行。」

那神秘的女子，冷笑一聲道：「過幾天？那可不行！我要你現在就把她放下！」

閻而濤正欲說話，老二閻而明忽搶嘴道：

「喂！臭婊子，這是我們的事，你管不着！」

「笑話！這是你們的事？你們要拿到那半邊襯衫，只怕不是那麽容易！」

這句話實是使我大感興趣，那女子在干涉那「半邊襯衫」的陰謀，姑不論她的身份，至少我可以有機會聽他們的對話，說不定可以知道其中的秘密來！

閻氏昆仲的臉色，在車頭燈的照耀之下，變得十分難看，顯是大爲震怒。

閻而明道：「你到底是什麽人？胆敢跟咱們爲難？」

那女子又冷笑一聲，道：「我是什麽人你管不着，反正那件秘密我也知道，你們不要凈打如意算盤。現在請你們放了倪姍姍！」

閻而明的脾氣素來暴烈，高聲道：「我偏不放，看你能怎樣？」

這句話一說完，我忽瞧見暗處有一個黑色人形，在緩緩地移近了過來。

那女子本來是藏在公路旁邊的樹叢裏，這時候已然站在路旁，距離我們立足的地方，已是十分的接近。

但我放眼瞧去，由於除了那二盞車頭燈之外，四周圍全是一片黑暗，所以瞧過去，只能夠看見她的黑色的身形，她的面貌和衣着，却完全看不到。

閻氏昆仲不是尋常人物，也看見了那女子的身形，然而他們才一定目，忽地响起了二下槍聲：

「噗！噗！」

那是一柄上了滅聲器的手槍，槍聲儘管不大，但在這樣寂靜的郊區公路上，却也足以令人震驚。

二顆子彈並未命中閻氏昆仲，那自然是那女子有意嚇唬一下他們的。可是這二顆子彈却分別射中他們二人耳邊的鬢髮之處，把他們二人的髮鬢分別削去了一小塊。

那女子的槍法，竟然如此厲害！閻氏昆仲被這驚險萬狀的二顆子彈，吓得呆住了，而我那當兒，雖然沒有被子彈削髮，卻也爲之楞了一楞！

那女子「格格」地笑了起來，「怎麽樣？你們到底放不放？」閻而清和閻而明彼此面面相覷，互投眼色，顯是十分猶豫。

那女子又道：「我做事向來爽快，到時候你們腦袋多了一個窩窿，可別後悔！」她一講完，「的」的一聲，子彈又上了膛。

閻而明道：「好罷，你手裏有槍，今天算你佔了便宜，這筆賬咱們慢慢再算。」朝閻而清點一點頭道：「走！」

兩個人回身走到汽車門旁，打開了車門。車門才一打開，裏面便跳出了一個女子來。

我定睛瞧去，那女子果然就是倪姍姍。她的雙手被鐵銬緊緊地鎖住。

我等閻而清剛把倪姍姍的手銬弄開，便走到她的面前，道：「倪小姐，你受驚了。」

我這句話當然是有點討好她的意思，希望能使她對我解除那一種敵意，從她口中知道一點秘密。

殊不知倪姍姍絕不領我的情，那一對大眼睛瞪住我，嘴唇一緊，左手揮處，一巴掌狠狠地拍到了我的臉上！

這個舉動，實是出乎我的意料，閻而清和閻而明，也爲之怔了一怔！閻而明連連冷笑了數聲，道：「霍愛廸，這娘兒眞利害，你可得忍受點兒！」說完又是連聲冷笑，上了車，絕塵而去了。

這一種難堪的奚落，實是我從來也沒曾有過的，我目送汽車遠去之後，朝倪姍姍道：

「倪小姐，現在好受些了吧！」

她狠狠地望着我，道：「霍愛廸，你愛管閒事，去管別人的，請不要管到我頭上來！」

我道：「倪小姐，你不要誤會。」

「你暗地跟踪我，還說我誤會？」

我道：「不錯，我是跟踪你。不過，我是存意要幫助你，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的用意。」

「我沒有什麽需要你幫助的地方。我坦白告訴你，我與那件事情根本毫無關係！」

「沒有關係？閻氏昆仲爲什麽要把你擄走？那顯然是與你有極大的關係。」

「那只是他們誤以爲我跟韋傑生還有來往，企圖把我擄去做人質。」

我想了一想道：「那麽，請你告訴我，那件事情究竟有什麽秘密。」

「請你不要來問我，去問姓閻的吧。」

倪姍姍似乎絕不願意跟我多談，移動脚步，朝來的方向走去。

我跟上一步道：「倪小姐，你一定知道這種事情的秘密，它既然與你無關，告訴我又何妨？」

倪姍姍回過頭來，狠狠地道：

「霍先生，請你不要再纏住我行不行？」指了指暗處道：「那位不知誰何的好心小姐，想必也知道得更清楚，你爲什麽不去問她？」

我被她這麽一提，覺得倒是一個好辦法。但我朝那神秘女子剛才站立的暗處瞧去，卻早已不見了她的影子。

當我再掉回頭來之際，倪姍姍已經拔足奔了開去。我本可以追上去，但我卻並不打算再去問她，因爲倪姍姍是一個性格十分堅强的女子，我就算追上去，也沒有辦法能叫她吐出一字一句來。

我呆呆地站在馬路上，一直目送倪姍姍的影子消失，才移動脚步，在那冷清清的馬路上，緩緩地走動。

剛才的一番熱鬧，此刻已經蕩然無存，四周圍又恢復了極端的寂靜，只就剩下我一個人。

我可以十分肯定，那個神秘女子，此刻也早已不在了。至於那個瘦削的傢伙，當然也不知逃到了那裏去了。

我望了望腕錶，時間已是凌晨三時。我奔波了差不多一整個晚上，此刻神經一鬆下來，便覺得十分的疲倦了。

× × ×

第二天的中午，西北風已經減弱了不少，明媚的陽光使人感到暖洋洋的，十分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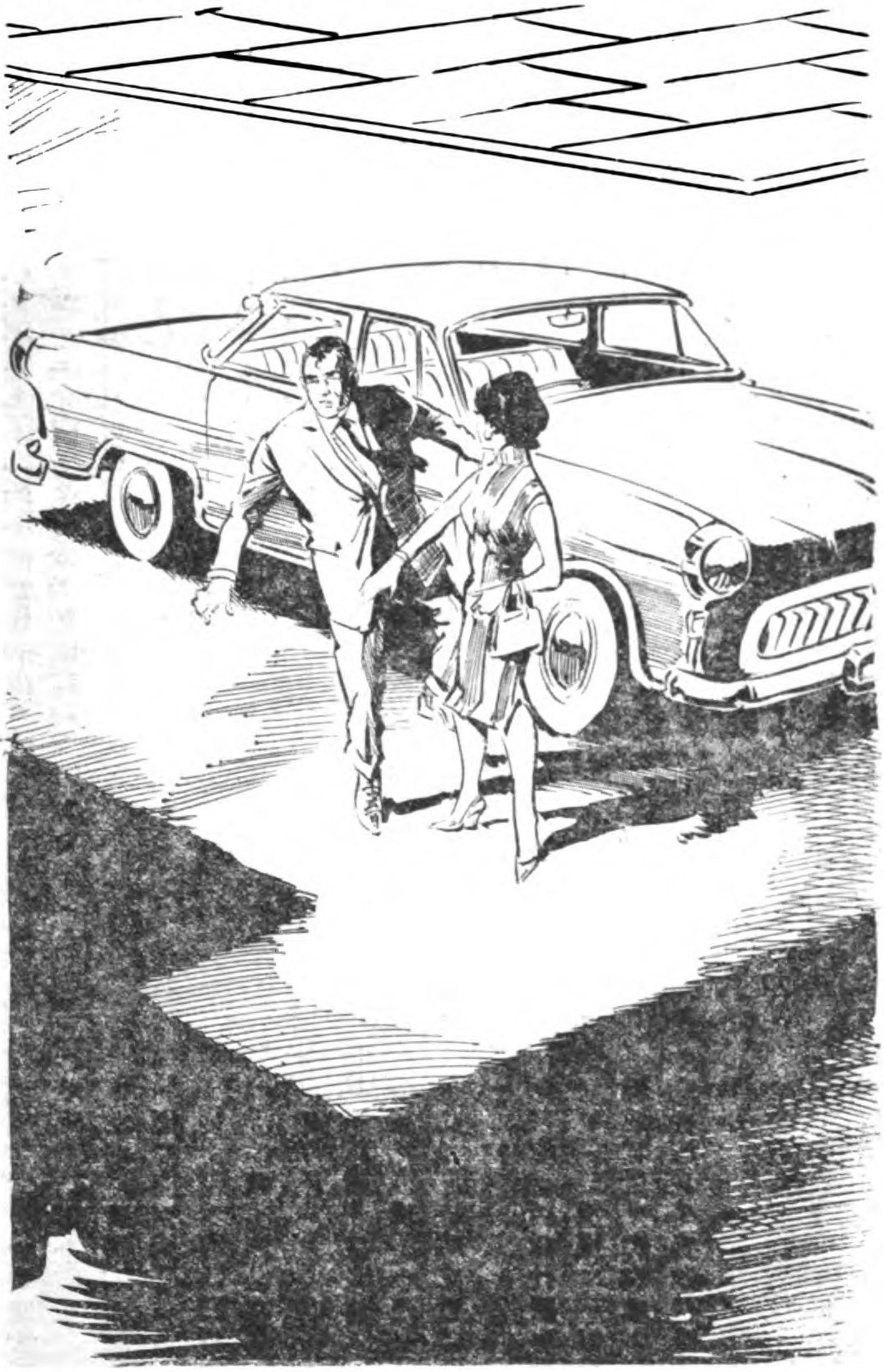
我按照倪姍姍給我的地址，到皇子道八十六號去。那兒果然是一間古玩店舖。門外的招牌上，也果然有着「義興隆」三個蒼勁有力的大字。

我不知道倪姍姍爲什麼要我到這個地方來，又爲甚麼要找着裏面的陳老板，只對他說「半邊襯衫」四個字。這裏面顯然大有文章。那個姓陳的老板，也決計不會是一個普通的人物。說不定這裏面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其危險的陷阱，至少，我這樣貿貿然地進去，勢必會引起他們的懷疑，對我極其不利。

但是，我還是定意走進去。

我先站在門外，透過櫥窗玻璃，朝裏面打量一遍。

倪珊珊絕不領我的情一巴掌狠狠地拍到了我的臉上！



那是一間中等大小的古玩店，店面不怎樣大，裏面擺滿了中外古董。我對於古玩並不怎樣在行，但我却也可以看得出，那些所謂古董，並沒有什麼特別希罕貴重的。

我站在門外畧一觀望，便推門走進去。

我才一跨進門裏，不覺呆了一呆。

只看見櫃面裏，站着一個售貨員，竟是個外國人。那時候店裏有二個顧客，正在選購古玩，都是六十來歲的老者。那個外國店員，正在忙於從貨櫃裏拿貨品。

他一看見我走進來，便向我點一點頭，招呼道：「這位先生，請你等一會，對不住。」

他竟然操着一口極其純正的中國話，我不能不十分狐疑！

這間古玩店取名「義興隆」，門外的裝璜又是古色古香，充滿了濃厚中國情調，但是店子裏面，却不是那麼一回事，竟然僱用了一個外國人，使人感到極其的不調和！

我裝做一個對古玩十分有興趣的顧客，站在一邊靜靜地細瞧那些古董。但我却不斷地偷眼打量那個外國人。

他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穿一套灰色的西裝，身裁十分的高大。從外表上看去，他跟一般的外國人並沒有多大的分別，但是他的眼神之間，却充滿了狡猾和陰沉。那是絕對逃不過我的眼睛的。

不一會兒，那二個老者買好了古玩走了。那個外國店員便從櫃枱的一端朝我走過來。

他向我道：「對不起，先生，讓你久候了。」

我道：「沒關係。」

他向我笑一笑：「先生大概是第一次光臨敝店的吧？」

我點一點頭，撒個謊道：「不錯，我這次從英國回來，打算買一點古玩帶回去。是一個朋友介紹我來的。」

「先生喜歡甚麼古玩？」

我隨便指了一隻瓷花瓶，道：「這隻花瓶倒不錯。」

那外國人笑一笑道：「這是明朝古董『雨過天晴』，十分珍貴呢！」

我道：「我想價錢不定不會少的。」

「價錢雖然高一點，但却十分值得的。我們店子開價絕對公道。」

我摸了摸那隻花瓶道：「我很有意把它買下來。但我想見一見你們的老闆。請你不要見怪，我只是想跟他還一還價錢。」

那外國人又是笑一笑道：

「敝人就是小號的老闆。」

我不覺暗暗地吃了一驚！

倪姍姍曾對我說，這家古玩店的老闆是姓「陳」的，那顯然是中國人的姓字，但是這個外國人，却自認是老闆。

那外國人似乎已然看出我的狐疑表情，道：「很奇怪，是吧？我是在中國出生的，這間店舖已經開了十年了。」

我道：「但我那位朋友告訴我，老闆是姓陳的。」

他「格格」地笑了起來，「先生，我是在中國出世，在中國長大的。」

我也笑了笑，道：「原來如此，失敬，失敬。」

「那裏話，那裏話，」他向我一彎身，伸出雙手，捧住了那隻瓷花瓶，作狀鑑賞一番，道：

「這隻古瓶，確是十分希罕的，放在客廳花几上，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至於價錢方面——」

我打斷他的話：道：

「我相信它的價值決計不會高過『半邊襯衫』。」

我這句話才一出口，他的面色陡地一變，雙手竟也鬆了開來，「砰」地一聲，那隻「雨過天青」，已然變成了碎片！

我這句話，令到他大感意外，以至於足足有半分鐘的時間，他是定定地瞧着我，動也不動。

倪姍姍托我辦的事情，已經完成，我便不再逗留下去，回身便走。

我還沒有走到門口，陳老闆忽道：

「慢走！我有話跟你說。」

他叫住我，完全在我的料想之中。我回過頭去望着他。他已然從櫃枱裏面，走了出來。

「未請教先生貴姓大名？」

我搖搖頭道：「不必了。我本人跟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你的來意並非是買一隻花瓶的吧？」

「不錯。」

「那麼，你爲什麼要匆匆離開呢？」

我聳一聳肩道：「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

陳老闆目光灼灼地，在我的臉上不住的打量，好一會兒，才道：

「提醒我？提醒什麼？」

我道：「半邊襯衫！」

「爲甚麼要提醒我？」

「那是我的一個朋友托我的。」

「他是誰？」

我道：「對不住，我不能對你說。」

陳老闆直視着我，道：

「我希望你能告訴我。」

我低頭想了一想，道：

「你想要我說出來，那也可以。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陳老闆溜轉着眼珠，顯得既焦急又狐疑。

我道：「用它的秘密來交換！」

陳老闆怔了一怔，面有難色，道：

「你說什麼秘密？」

我不客氣地道：「陳老闆，你用不着再裝蒜了。說不說是你的自由，

我並沒有逼你說！」

陳老闆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道：

「那秘密既與你無關，你又何必一定要知道？」

我冷笑一聲道：

「很好。那麼，我們的談話，該到此爲止了！」

我一說完，便即跨步走出門口。

他忽又叫住我：「等一等！」

我回過頭，冷冷地道：「你不是要我賠償你的花瓶的吧？」

他道：「剛巧相反，我想用比那隻花瓶還更值錢的東西，跟你交換。」

我冷嗤一聲，道：

「陳老闆，你把我估計得未免太低了些！」

他道：「那筆錢足够你享受五年！」

我道：「我已有足够享受二十年的鈔票。你還是留着自己去享福吧！」

我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那個地方。

我在馬路上，一邊走一邊想着那許多令人難以解釋的疑團。

那個陳老闆一聽得我說出「半邊襯衫」四個字，竟然像受了電擊也似的，顯然也是這個陰謀裏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我剛才走得堅決，但我却並沒有放棄從他那裏找尋線索的主意。

但是，我一個人走在馬路上，還沒有想到用什麼法子找尋之前，我却發覺，我的背後，已然有二個人，在緊緊地盯着我！

那顯然是陳老闆派人來跟踪我。我走到一間餐廳門前，停了下來，從袋裏摸出一支香烟，把它燃着了。

我借着餐廳黑色玻璃門的反映，偷眼看清了後面的那二個

中國古玩店雇用外國人做店員，顯得十分的不配稱。

傢伙。

那二個傢伙穿着黑色的西裝，襟上插了潔白整齊的手帕，那種模樣、就跟電影上的便衣偵探一樣，似乎唯恐不足以顯示他們的身份。我不覺替他們那種幼稚，感到好笑。

我燃着了紙烟，便走進餐廳。

我剛才在卡座坐下，便看見那二個傢伙，果然也跟着走了進來，先是向四周圍一掃視。我低着頭，看一份餐牌，裝着毫不知道。他們當然已看到了我，走到我斜對面的卡座上，坐了下來。

這二個傢伙儘管可憐，但是，我還是定意要把他們捉弄一番！

我忽站起來，朝進來的門口走去。那二個傢伙互相交了一個眼色，顯然被我的舉動弄得莫名其妙，以爲我要離開這兒了。

我走到櫃枱，拿起了電話。那二個傢伙中的一個，也走了過來，向櫃枱的收銀小姐，要了一本電話簿，裝着翻查電話號碼。

我撥了一個電話，給我的經理人。電話一接通，我便道：

「喂，四四七，我剛才已去過了。一切都照原計劃進行。但是，此刻却有二個人在跟踪我，一時無法擺脫……我在露薏斯餐廳……你帶人來？……那好極了！」

我掛上電話，回到卡座。不一會，那個偷聽我電話的傢伙，也走了回來，跟另一個傢伙咬耳講了幾句。那傢伙立即露出驚皇之色，跟自己的夥伴商量了一番，顯然被我的虛勢嚇住，預備逃走了。

他們湊在一起還沒講完，便有一個穿白色制服的侍者，托了一隻盤子，走到他們的卡座前。

我忽又從卡座裏站起來，裝着又去打電話。我走到那侍者身邊，故意撞他一下。

那侍者本來正要把盤子裏的咖啡拿出來，被我這一撞，向前一個踉蹌，盤子裏的二杯熱氣騰騰的黑咖啡，便朝那二個傢伙的身上，傾倒了下去。滾熱的咖啡，濺到了他們筆挺的西裝上，也濺到了他們的臉上，直燙得他們失聲痛叫。

那侍者當然不知道我是故意的，連忙慌慌張張地向那二個傢伙連聲陪個不是。

我也道：「對不住，對不住。」掏出手帕往他們的身上抹。

那二個傢伙明知道我是故意的，却不敢跟我爲難，只有忍聲吞氣。而我的肚子裏却在偷笑不已。

我捉弄了那二個討厭而又可憐的傢伙，便到一間酒店去，找我的一個做私家偵探的朋友王鎮。他是此地的註冊偵探。

我深覺得這個秘密決不是我一個人所能勝任的，我需要找一個朋友跟我一齊合作，於是我便想到王鎮這個人。

我從前曾經跟他合作過許多次，彼此十分熟落。

可是我在沒有上去之前，經過那間酒店下面的一家時裝商店，偶一抬頭，忽瞧見一個十分相熟的男子，走了進去。

那個男子不是別人，正是那天晚上，喝醉了酒硬剝路人襯衫的韋傑生！

這個送上來的機會，我當然不肯白白放過，心中一陣歡喜，連忙也跟着走進了那間裝飾豪華的時裝公司。

那家時裝公司，正在舉辦一項空前的時裝表演，所有的模特兒並非女子，而是男人。當然，這個時裝表演，是專門爲男仕們而舉辦的，所展覽的衣服，也盡是男仕們的新欵服裝。

韋傑生找了空位坐了下來，我爲了避免他的視線，也連忙在他的後面坐下來。

時裝表演剛開始不久，中外的紳士淑女，差不多已經坐滿了，新聞記者們紛紛地拍照，氣氛相當熱鬧。我奇怪韋傑生爲什麼要到這個地方來，我當然無法馬上知道，只有靜靜地坐着，留意他的舉止。

這樣一直等到，差不多快要結束了，韋傑生還是毫無動靜。那時候，有一個男模特兒，穿了一套黑色的晚禮服出場，在台上轉了一個圈子，然後把上裝脫下，展示出裏面的一件設計別緻的白襯衫。

這當兒，我瞧見韋傑生的神色，忽然變得十分緊張。他忽立起身，走到一個主持人的身邊，附耳向他說了幾句話。那主持人回答了幾句，韋傑生便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

我實在不明白，韋傑生何以如此緊張。但是，我很快地想到了一個可能性，便是那一定與那件表演者所展出的襯衫有關係！

我一想到「襯衫」，立即不敢怠慢，連忙也跟了出去！

（欲知韋傑生到什麼地方去？霍愛迪遇到了什麼意外？那陳老闆又是什麼人？請看下期分解。）

名作家**散髮生**所撰武俠小說，素以新穎奇詭，不落俗套，著稱於時，前為本刊撰寫之長篇連載，深獲讀者一致嘉許。

茲應本刊敦請，再撰新作：

冷劍磨情

即將在本刊連載　希注意刊載日期

傳奇性帝王列傳

崇禎皇帝的末日

蘭陵·文　鳳君·圖

沒有神宗那樣的福命

一生命途多舛，生不逢辰的朱由檢，在十八歲以前的孩提和少年時期的生活，固然殊不愉快幸福，而自從十八歲那年以藩王而嗣承大統後，也幾乎全未度過一天的太平安樂日子，所謂「昇平盛世」，是與他絕緣的。

以他朱家王朝一代而言，可稱得爲「昇平盛世」的時期—政治比較清明，國力比較富强，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國內比較少暴戾之氣而較多祥和之氣—，只是自太祖至孝宗的百三四十年的一段期間。這一百三十多年，佔了朱明享國年數的一半（這就是說，有明一代有一半時間是治世，國計民生比較正常安定， 而另一半時間是衰亂之世），但其實，這數目是要打幾個小折扣的。首先要稍打折扣的是建國的初期。太祖雖在公元一三六八年建立了大明王朝，但那時一統大業尙未全部告成，仍須在南北勞師動衆，而彼時剛在大戰之後，國家的紀綱和社會的經濟，都有待積極的整頓和促進。不過，大亂之後易爲治，飢者易爲飽，只要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情況，能比大亂之時和之前稍佳，人民就一時會感到甚滿足，而欣然讚頌聖天子的德政了。而在事實上，明太祖也的確勵精圖治，在政治、經濟各方面極努力從事整頓和促進，所以，約自洪武第二個十年開始時起，「昇平盛世」就漸啓其端。太祖的三十一年統治告終後，惠帝即位，不失爲一位能够承繼祖業的守成令主，但可惜的是建文一朝僅四年，就進行了四年皇位爭奪的內戰。國有戰爭，是强藩對朝廷之戰，且連續進行四年之久，當然要使「昇平盛世」大打折扣。但總算好，上有洪武朝三十一年慘淡經營而所植的頗厚根基 ，而由燕王篡位而成的太宗（成祖），不失爲英主，頗能步武前修，發揚先烈，使四年內戰所給予邦國生民的損害能很快補復，並使政治、經濟等都能有進一步的發展，故自成祖至仁、宣二宗之世，可說是明代最盛之時，是朱明一代的昇平盛世。永樂、洪熙、宣德三朝，雖然也經常有戰爭（是外戰，北對蒙古的部族，南對安南），但還不致損傷國家的元氣。到了英宗時，祖澤雖厚，但明初的所謂昇平盛世，却大爲減色，先之以太監王振的亂政，給當時的邦國生民固然有相當的損害，而最大的禍患却在給以後的朱明王朝之政治作風以極大極壞的影響，使貪汚的惡風從此加强，並給宦官擅政亂國開了先例（明代宦官之禍，其實應由那位由燕王而篡位的成祖負肇端始作俑的責任，仁宗和宣宗有助使日後闖禍發生的責任）；繼之以在外戰中的那場「土木之役」的大失敗，損兵折將凡數十萬之衆，器械、糧食、金錢的損失難以數計，皇帝且成了俘虜，京城被外敵圍攻而幾乎陷落， 設非國基深厚， 若使沒有于謙這樣才德俱優的救亡平亂大臣毅然起而擔當大任，朱家王朝就不待一百九十五年後的滿洲人入關而老早就爲異族所取代了。英宗被俘後，景帝嗣承大統，七年中總算能維持安定的局面，勉可稱爲「小康之世」。英宗復辟後又統治了王朝八年，依然寵任宵小奸人，京城屢生叛變，幸好都能迅予數平，而國內其他各地也都尙算安定。總而言之，英宗一朝—初在位的「正統」十四年期間和復辟後的「天順」八年間—雖然靠着祖澤深厚，國內民生尙未見怎樣窘困，治安秩序也尙稱穩定，但無論如何是不能稱得「昇平盛世」的。其後的憲宗成化一朝二十三年，皇帝不德失政的事很多，政治甚穢濁，民生亦漸見困窘，盜賊作亂的事也日盛，但畢竟仍因爲國基厚和祖澤深，亦造成大亂，史家仍把成化一朝算在明代前半期的太平之時內。憲宗後的孝宗弘治一朝十八年，是明代前半期昇平盛世的迴光返照時期。孝宗是一位賢明的君主。明代諸帝，昏庸愚蠢的不去說他，那些比較英明的，又都嫌過於剛愎暴戾。惟獨孝宗，人旣賢明，而性格又比較仁柔。他在位時，斥奸佞，任賢能，頗有恭儉恤民之德。雖然在政事上也不免小有闕失，而他的性格也有時不免「仁而不斷」的短處，但弘治一朝確是明代的治世，使英宗、憲宗以來的闕失，漸得補復，不獨保存了明初盛時的元氣，而且還爲日後留下了頗深厚的根基，等於給子孫留下了一筆頗大的遺產，子孫大量揮霍，尙不致立告匱竭。可惜，孝宗在位的年數太短了，只得十八年（像武宗那樣的皇帝，在位十六年，却又太長了），正當三十六歲的盛年就去世了。

孝宗弘治一朝可說是結束明代前半期昇平盛世的一朝。他的唯一的兒子武宗正德一朝，就是明代由盛轉衰，由治轉亂的一朝。武宗的荒淫無道，政多缺失，以致强藩屢起爭奪帝位而動干戈，而人民也多揭竿起而爲亂，是一個十足有資格

的亡國之君。但明室仍然能不亡而繼續存在，就是由於孝宗十八年中所建的根基獨厚之故。

由武宗而世宗、穆宗、神宗、光宗，以致熹宗，明室的貧衰已達於極點，亂禍也發展至難以收拾的地步，崇禎皇帝就是在這樣情景的環境中，登上皇帝的寶座的。

崇禎皇帝年事雖輕，但很聰明，在接過他白痴哥哥所遺下的帝位時，他就知道責任艱鉅，以後的日子是絕不好過的。他在一即位後，就苦心衡慮，要設法應付這個衰弱禍亂之極的局面。他是抱定心思想做個挽回危亡的中興之主的。

他在一即位後，就設法收拾那個在天啓朝禍國殃民而等於是實際上的皇帝的太監魏忠賢。他這一手是要得的，就在他即位後幾個月，當「崇禎」紀元開始的時候——崇禎元年——，就把魏忠賢、客氏及其一黨的人，或誅，或囚，或貶職，或放逐，並定下了「逆案」的名單（一方面讓名單中的人遺臭萬年；一方面向臣民表示，舉凡「逆案」中的現存諸人，一概永不錄用。），總算收拾淨盡了。

他收拾了客魏及閹黨後，舉國臣民讚頌他的聖明，以爲巨姦已去，國事前途大有希望，每個人都有輕鬆和樂觀的感覺。誰知事情沒有這樣簡單，國事的危急不只是魏忠賢一個因素，而命運却偏不饒放過這位年輕而有志的君主，外患內亂相逼而來，萬曆末即爲明室大患的建州部族，就在崇禎元年的前一年——即天啓七年——，由一位新君嗣位——即清太宗皇太極——，其人才畧英武不遜乃父清太祖努爾哈赤，加之乃父多年經營，到他即位時，勢力更強，兵員更多，土地更廣，而對敵的明王朝之勢更衰，他更有意積極伐明，其志不小，直欲取代明室而爲中國的主人。

崇禎二年，因爲歷年來的暴吏苛政的虐民，再加上一場饑饉的天災，陝西各地的人民爲了求生存，便紛起作亂。先由幾個強悍的人振臂一呼，揭桿而起，迅即就得到了無數響應隨從的人，這就是所謂「流寇之亂」。數十百萬之衆的「流寇」，幾全是由平時善良守分的農民所組成。爲朱明王朝送葬的張獻忠，以及親手滅明的李自成，就是崇禎二年時起的「流寇」中的兩個人。

收拾了客魏閹黨的崇禎皇帝，並沒有能夠因此輕鬆安樂一下。滿洲的外患，流寇的內亂，交逼而來，廹使他非要集中全心全力來對付不可。他在位的十七年中，可說是全爲應付這兩項禍患而忙着。崇禎一朝所有的政事措施，也可說全是爲了應付這一外一內的禍患之目的而服務的。

禍患愈來愈急廹和嚴重；所有的應付策畧和措施，只有更加深禍患的急廹和嚴重性；王朝的情勢也愈來愈危急，前景也日見黯淡。全心全力應付禍患而不敢稍有懈怠的崇禎帝，在他統治的最後兩三年中。神經每日處於緊張中，身心都感到極大的疲勞。一年的元旦日上午，他去某一宮給一位老太妃拜年（那位太妃是神宗後宮的妃嬪，算來是崇禎皇帝的庶祖母。崇禎末年時，萬曆朝的後宮妃嬪就僅得這位太妃巍然獨存了）。他在行過禮後，在一張椅上剛一坐下，就入睡了。太妃知道他疲勞過甚，便低聲吩咐他的隨侍太監不可驚醒他，並命宮女取來一條毛氈，輕輕地覆在他的身上，免致睡中受寒。隔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後，他才自己醒過來。他發覺到適才入睡的事，便立即起身向太妃行禮，請恕失禮的罪。他說：「國事蜩螗，兒臣這些年來就未曾有一日閒暇豫逸過。昨晚大除夕，普天之下臣民歡度新年，內外各級官署也都在過年的前後十幾天內封印不理事。但流寇和建夷的禍患愈來愈深，兒臣却不能一日不理事，昨晚就曾批閱章疏到今晨丑初時分，接着就換衣更冠，隨即去謁太廟，受朝賀，做一個皇帝在元旦的各項典禮儀式上應做的各事，然後又至嫂后和太妃的宮來拜年。兒臣已經一日一夜未曾睡過片刻，即是前晚小除夕，也只睡了一兩個時辰，以致適才在太妃面前失禮。」太妃不禁淒咽地說：「皇帝眞是太辛勞了。國事固然緊要，但也得珍攝聖躬才是。想當年神宗皇帝的時候，每逢新年，宮內的熱鬧快活眞夠瞧。神宗皇帝是最懂得調養身心、珍攝聖躬而不使太勞苦的。皇帝該學學神宗的樣。」崇禎帝說：「多謝太妃的關懷和垂示，但兒臣福薄，即欲學神祖的樣，也不可得。神祖時，天下還太平，可以暇豫安逸，現今——」他泣不成聲了。太妃也啜泣了。

最後一年的元旦朝會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春回大地，新歲來臨，是會使人精神一振，對於來日前景懷抱有無限的新希望的。可是，崇禎十七年甲申歲的來臨時，大明帝國統治下的各地區——尤其是首善之地

的北京城內——的臣民，心頭都有着一塊大石重壓着，每個人都充滿了悲觀的情緒。因爲局勢發展到崇禎十六年歲暮的時候，人人都可以看得出大明王胡已經沒有什麼較光明的前景了。即使是一向醉生夢死的人，或諱疾忌醫而不敢望壞的方向想像去的人，現今也多直覺地感到大明王朝快要完了，說不定這崇禎十七年就是大明王朝最後紀元的一年。在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心情下，甲申歲新年的來臨，只能給人沮喪，而說不上什麼歡欣鼓舞了。

每年的元旦日清晨的朝會，皇帝登臨大殿，接受羣臣的朝賀崇呼，是國家的一項大典。文武

李自成大軍向京師進發，京城中官員軍民準備迎降。

百官總是戰戰兢兢，備極恭愼地從事的，天未明時就各趨入，在大殿分東西班肅立，恭候皇帝登殿而受朝。平日皇帝朝見羣臣，臣下稍有失儀，就要受到糾彈而被重懲，更何況是一年一度的國之大典的元旦大朝會。但崇禎十七年甲申歲的元旦朝會，却出現一代王朝二百七十六年來從未有過的怪現象。

這天，皇帝大約比以往提早了一些時間視朝，當他在各執事太監的前呼後擁下而登大殿的時候，大殿內外的一切情景都和往日的元旦朝會完全不同。本來分東西班肅立恭候聖駕出臨的文武百官，固然不見一個，即應在殿上司衞護和糾儀之職的錦衣衞官員，也只得大金吾一人立班。照規矩，在皇帝登殿前的若干時間內，皇宮撞鐘擊鼓，讓羣臣知曉，鐘鼓聲停，也就是皇帝來到殿上的時候。可是這天元旦，在鐘鼓聲停後，仍無一個官員在。從來只有羣臣恭候皇帝，現今却變成了皇帝呆坐在大殿的寶椅上等候羣臣了。怎麼辦呢？只有再度鳴鐘擊鼓，並大開東西兩門，使鐘鼓聲能够傳達，俾羣臣聞到後疾馳入朝。但在久久後， 仍不見有文武百官趨至。 皇帝老是呆坐在殿上等候，不是辦法，於是決定先去叩謁太廟，然後再回殿受朝。但去太廟的鑾輿儀仗，一時又準備不及，衆人忙得團團轉，仍覺得就此去謁太廟，諸多不安未便。於是，皇帝又從輦輾上下來，再回到寶椅上坐下等候。經過了這麼長久時的時間後，羣臣總算都疾馳入朝了，可是，秩序却壞極了，亂成一團，什麼規矩都說不上了。這一年的元旦大朝，就是在如此未有過的怪現象下，草草舉行而畢事的。崇禎皇帝本是最嚴厲的一個君主，臣下一點之小過失錯誤都不肯放過的。但現今國勢如此，他想要發揮皇帝的尊嚴和威權，已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因之，他對這次元旦朝會出奇的荒唐怪現象，也就置之不問，沒有追究任何人的責任，也沒有給任何臣工以處分。當然，他的內心是感慨無限和難過之極的。

這次元旦朝會是崇禎皇帝最後一次在元旦日受羣臣朝賀的典禮，兩個多月後，他本人就和他朱家的王朝同亡了。有人說，凶禍的事總是預先有不祥的朕兆的，崇禎十七年元旦朝會的怪現象，就是兩個多月後京師淪陷和君死國亡的預兆。這其實並不是什麼鬼神特示的預兆，仍是人為的亡國現象。羣臣對於王朝的命運已抱了絕對悲觀的心情，平時對於皇帝的那種寅畏尊敬的心，對於國家法令規矩的遵守不敢稍失的念頭，到了此時都已自然而然地鬆懈和不當作一回事了；可能有些不肖的臣工，那時已一心在打算另找出路以保富貴；所以，才有這樣的事出現。在國勢不危急到如此地步的時日裏，這樣的事是絕不會發生的。在元旦後不到一百天，京城即將淪陷，崇禎皇帝會經親手撞鐘，召集文武百官來朝，沒有一個臣工聞聲而來，這不過是元旦朝會的現象更嚴重的一次重演而已。這年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準備登殿受朝賀，明室的那班勳戚大臣，文武百官，擠擁爭進，被守門的兵士棍棒亂加，仍不顧稍稍後退，深怕落伍而不得入。那時，距離李自成登殿的時間尚有一大段時刻，門尚未啓，那班明室的臣工，寧願在門外冷風刺骨中立候，雖受打撻罵，亦不稍却。拿這情形，和三幾天前崇禎帝親自撞鐘召集羣臣以及元旦朝會的情形相比，眞是有天壤之別。

新年過後，情勢的危急有着加速度的發展，正月初三日，李自成尚在陝西西安稱王，建國號曰「大順」，只不過兩個月的時間，已進兵至京畿了。三月十一日，皇帝下「罪己詔」，但現今已非空言的罪己詔書可以救亡了。李自成的軍隊圍攻京城，朝廷爲了激勵守城的士氣，想以金錢來做工具，但司國庫的戶部早已空虛到一文俱無。皇宮內庫是儲藏不少的金銀的，但這位崇禎皇帝却吝嗇得很，綽有他祖父萬曆皇帝的遺風，是不肯移私財來濟公用的。崇禎元年，宰相劉鴻訓鑒於抵禦滿洲的守關軍士因缺餉而鼓譟，便勸皇帝從宮中庫內發出三十萬兩銀來犒賞守關的官兵，這一奏勸，大忤皇帝的意。劉鴻訓本來是很得這位新即位的皇帝的敬信的，因了這勸皇帝出私財的事，從此失歡，稍後，崇禎皇帝借了別一件小事，便想置這位劉閣老於死地，幸得諸大臣內力救，才得免死，但仍不免充軍邊遠的地方，而終於死在戍所。現今京師危急，淪陷在即，崇禎皇帝依然無意發出內帑（後來，李自成退出北京時，曾用成百成千輛的車，滿載了皇宮的金銀而去）。他在最緊急的那幾天，雖然也曾一解慳囊，從宮內撥出了一筆錢，賞給守城的兵士，但爲數太少了，每個兵只能分得幾枚小錢，買一塊大餅都不够。有一個守城的小兵，在接過長官所分下的皇帝的賞錢，連眼都不看一眼，便拋擲去城牆之下，氣忿忿地說：「皇帝要我們賣命保衞他

的性命和他家的江山，却不肯出錢，到了此刻，他還看不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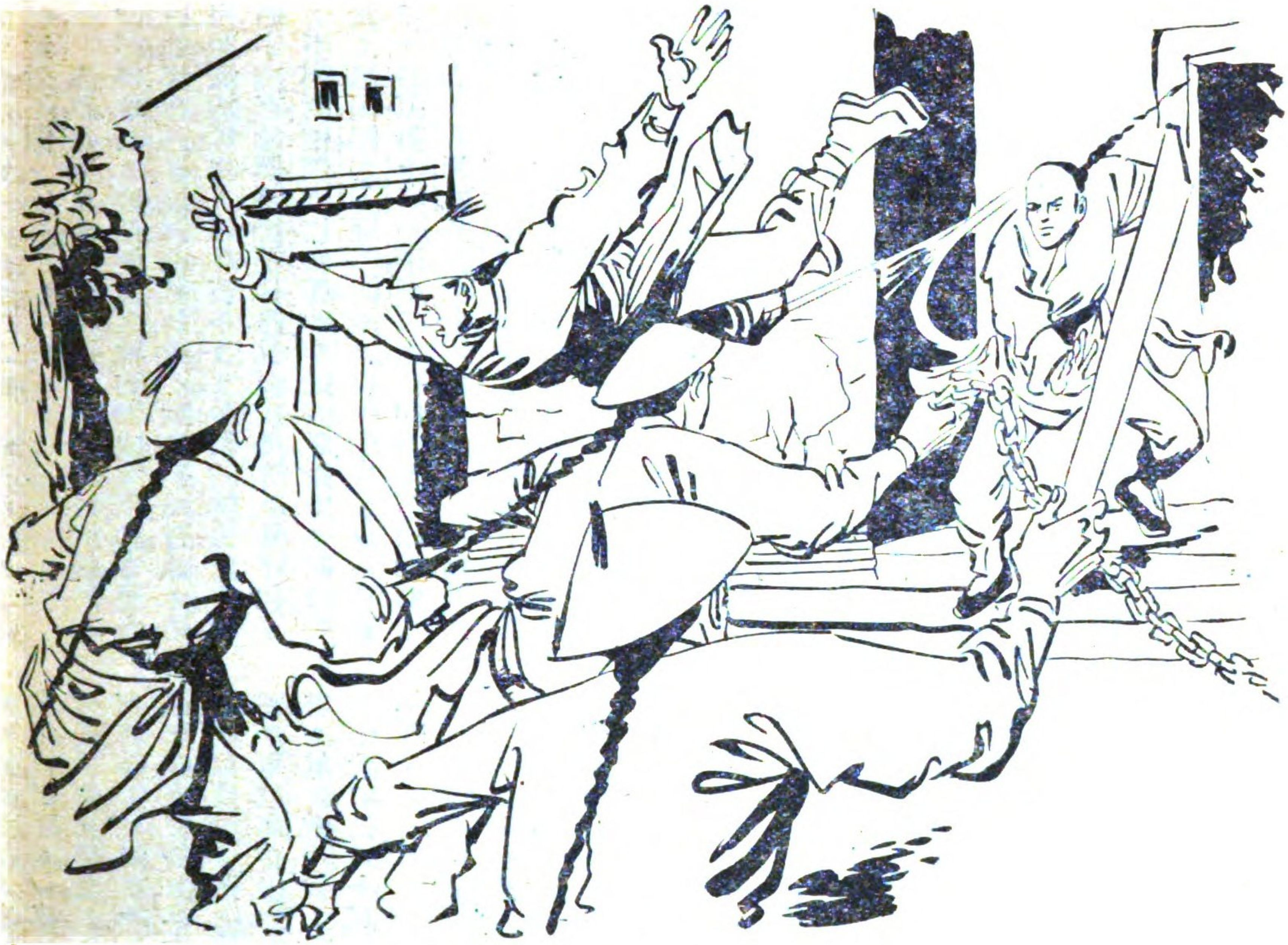
崇禎皇帝見到國庫空虛，自己宮內的錢財又捨不得拿出，於是便向京城的勳戚大臣和富民大戶勸腦筋，勸他們輸財助餉。對於平民百姓，是用勸派的辦法，但時至今日，勸派的辦法已行不通了，百姓們眼看幾日內就要換皇帝，易朝代了，不再對這個垂亡在即的朝廷有所畏懼，對於勸派，來個相應不理，而負責勸派的官員也心事重重，命運難卜，也懶得出力去從事。至於對勳戚大臣們，則用的是指名勸捐的方式。這班勳戚大臣一向吮吸國家和人民的膏血，都積貲甚厚。他們在平時，會想出種種的花樣來向皇帝進獻金銀財帛，珠寶珍物，以博皇帝的歡心。可是到了今天，他們認爲拿私財出來給皇家用，是一件大愚蠢的事，誰也不願做一個寃大頭，個個都向皇帝派出勸捐的太監嘆窮訴苦（稍後，李自成入京，這班勳戚大臣的家財，都在或自願或被追逼下而盡行獻出了。）連皇帝的至親，與皇帝的命運同休戚的國丈周奎，也是如此。周奎本是一個白丁和窮措大。沒有功名和沒有錢財，但自從靠了女兒而做國丈後，本身封侯，子女都蔭有官職，平時巧取豪奪，衆人側目，斂積得的貲財，富可敵國，單就皇帝皇后每年給他的珠寶財帛的賞賜而言，就爲數不貲，現在，京城危急，國亡在即，皇帝請他捐出十萬八萬兩銀子來助餉，他也相應不理了。

李自成向京師的進行之速，已遠到了空前的程度，這完全是因爲一路不遇抵抗之故。除了一兩處外，其他所有各地的朝廷守將和官民等，對於李自成的部隊，無不望風而降。李自成兵臨京師城下後，京師的官民等，也都準備着迎降，沒有人存固守堅拒的心。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軍環攻九門。九門外本設有三大營以迎戰的，一見李軍來到，便全數不戰而降。李自成在此以前，早已對京師的官民作了心理攻勢，公開宣佈稱將於三月某日入京，那時，李自成尚遠在千里外，山西、河北各地仍在朝廷的手上，現今已是三月了，李軍果然來到京師城外，京師的人因此堅信李自成必定能在三兩日內入城，官兵等更無守志了。再有李自成所派至京師的喬裝爲各種身分的間諜，這時也都公開露面活動了，勸說大家小戶，勿用恐懼，切毋抗拒，祗要在門上貼有「順民」的字條，就可保生命財產的安全。以是，京城尚未失守，大明天子猶在，而京師的官宦和平民之家，都已在作準備迎降而爲順民的工作了。再加之那時奉旨守衞京城各門的，幾乎全是太監，這班內侍們既無作戰的經驗，又多是靠不住的小人，更使人堅信京師在一兩日內必會淪陷。

（未完）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作家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俠盜白金龍

佛門藏嬌

羅天·文　鳳簫·圖

力舉鋼鼎

白金龍向禪房外一走，那林才老頭子還有些遲疑，倒是那老方丈目光如炬，慧眼識人，當下微微一點頭道：「這位小施主乃仗義執言，敢作敢爲的血性男兒，他說能設法對付那些如狼似虎的差役，諒不是徒托空言，我們不如隨他到外面看看去。」說完話，首先起身，跟在白金龍身後。

淨明淨能師兄弟更不敢怠慢，提起燈籠，隨在老方丈左右。那林才老頭子雖然也不得不跟着一同走，可是他還是不住勸道：「小相公，他們有十幾個人，你本領再大些，也孤掌難鳴，雙拳難敵四手，他們又不講理，借着官府勢力，你非吃虧不不。」

白金龍微微一笑，也不多說，一行人出了偏院，行至大雄寶殿，那老方丈也不知道白金龍要做什麼，忍不住問道：「小施主敢是挑選幾名身粗力壯的僧人做隨從麼？這倒好辦，廚房挑水的莽和尚有些氣力，待老衲去喊了他來。」

白金龍呵呵笑道：「不用，不用，憑我一雙拳頭，諒那十幾膿包還不是我的對手。他一面說，一面已走近大殿前那座高與人齊，約摸也有千把斤重的紫銅大香爐前，雙手在爐身上按了一按，又道：「我要林老爹領我去會會那些膿包，怕他胆小，如今我比個樣兒讓他瞧瞧，也好讓他放心。」

那林才向白金龍望了一眼，詫異聲道：「你要我老僕看……看什麼？」

白金龍也不多說，雙膝一彎，身形猛地向下一蹲，雙手各抓住一條香爐脚，嘴上高喊了一聲「起」，丹田氣一提，力貫雙臂，徐徐向上升起。

林才止不住驚聲嚷道：「相公，這不可能……不能鬧玩兒的，快……快放下吧，小心……小心壓着你的脚，快放下來吧？」

那老方丈師徒三人也看得目瞪口呆，怔立一邊，那還說得出話來。

白金龍更自賣弄精神，將那大香爐剛提至與胸相齊，猛地又雙臂向下一甩，只見雙臂向上一挺，那手上的香爐倏地又向空中再上去兩尺多高，剛好停在白金龍的頭頂。

林才更驚叫着：「放下來，放下來，別駭壞人，小心壓着自己。」

老方丈不住地點頭道：「善哉！善哉，小施主果然周身好功夫，老衲佩服。」

那兩名小沙彌更避得遠遠的，唯恐銅香爐壓下來倆傷自己。

白金龍一上一下，接連舉了三次，才將大香爐輕輕向地面放下去。

林才不住嘴咐道：「小心些，小心些，別壓傷自己。」

老方丈也雙手合掌，唸了幾聲「阿彌陀佛。」

淨明淨能師兄弟要上來幫手吧，明知力有不逮，急的進了一步，又退一步，不知如何是好。

白金龍將大香爐放回原處，色不變，氣不湧，方向林才呵呵笑道：「林老爹，你說我對付得了那十幾個膿包麼？」

林才連連點頭道：「對付得了，對付得了。憑相公這一身氣力，千軍萬馬也去得。」

白金龍接口道：「對付得了就好，林老爹，趁着天色沒有亮之前，咱們趕到鎮上去，阻止那羣狗奴才去搜廟還來得及。」

林才不假思索應了一聲「好」，然而他又轉過臉去，望着老和尚道：「老師傅，只是我遠遠趕來，沒見到姑娘一面，總有點不放心。」

老和尚合掌道：「林越檀，這個你可以放心，林姑娘的安全包在我老衲身上，有老衲在絕不讓林姑娘有絲毫危險，你還是快跟這位小施主走一趟吧！」

林才又應了一聲是，向老和尚彎腰一拱，才領了白金龍向廟門前走去。那淨明和尚趕緊提了燈籠，脚下快走幾步，去開廟門。

官迷心竅

龍華鎮距離華嚴寺只不過三里地，走着走着，已見樹林背後，隱隱透出燈光。林才向前指了一指道：「那就是龍華鎮。」

白金龍忍不住問道：「林老爹，瞧現在天色，離五更還遠得很，怎地鎮上就有人起身，就算是豆腐店，也用不了這麼亮的燈光啊？」

林才道：「不瞞大爺說，那就是林家莊院，我家大相公深更半夜去衙門找了那羣官面上的人物來，延開兩桌，到現在還沒有散席。」

白金龍哦了一聲道：「你家大相公叫什麼名字？」

林才道：「單名一個傑，從小是被老爺寵慣了的，老爺一死，大相公就變成沒籠頭的野馬，無法無天，什麼人也管不住。」

白金龍道：「他再任性胡爲，總不能打主意打到他自己的親妹子身上去，這比禽獸還不如，難道那林姑娘不是與他同母所生的麼？」

林才搖頭道：「怎麼不是？老爺太太就是養下這一雙兒女。」

白金龍驚異道：「這林傑那廝的心肝不知用什麼做成的？寡廉鮮恥，形同禽獸，有一日落在在我手上，我倒要掏出他的心肝瞧瞧。」

那林才走得好好的，突然一轉身，雙膝一屈，向白金龍跪了下去，嘴上喃喃聲道：「大爺，你……你這可做不得，林家就祇……祇有這一條後代根苗，倘使你殺了我家大相公，要我老僕有何面去見地下的老主人。大爺，你可千萬做不得，要殺就殺我老頭子。」

白金龍呵呵大笑，一伸手將林才攙起身來，說道：「我不過是說說氣話而已，你又何必急成這個樣子。」

林才到底老了，所謂年邁力衰，心中一急之下，連說話也有些氣喘喘的，當下又斷斷續續地道：「不瞞大爺說，我老頭子一生受了林家大恩，豈有在別人面前說我家大相公壞話的道理，只不過爲了姑娘一輩子幸福的事，我老頭子也顧不得這許多，只有先委屈大相公一下，解了姑娘眼

前之困。他停了一停，又道：「我家相公實在也是好人，只不過做官的心太重了一點，所謂迷了心竅，爲了自己過官癮，不惜將自己親妹子送與別人做妾。」

白金龍更止不住忍俊不禁，呵呵大笑道：「他是個官兒迷，但不知迷到什麼程度？」

林才也忍不住笑了一笑道：「我家相公的官迷可大了，宅裏連我也只有兩個下人，不許我們叫他相公，一律要稱他大人，什麼打躬作揖，什麼端茶送客，樣樣都學齊了，連我這樣大年紀，每日都要站班伺候，相公說：『這是排場，趁早先學會了免得將來去做官時鬧笑話。』一口一一個『來人哪？』下人見了相公，先打千，每說一句話，先要加上一頂什麼『回大人的話』的帽子，不然就是不懂規矩。」

白金龍又笑着道：「對付這種官迷心竅的人，我有辦法，拿一柄夜壺對準他的嘴巴，灌他一肚子尿，看他還是不是一口一個『來人哪！』」

那林才也聽得笑的合不攏嘴來，兩人談談說說，已近了龍華鎭上，林才指着東首亮着燈火的一間大宅道：「大爺，我們從後門進去吧！免得驚動那班兇神惡煞，多惹麻煩。」

白金龍也不多說，點了點頭。林才領着路，進了一條小弄堂，轉到大宅背後，推門進去。

黑暗中已閃出來一個小童道：「老爹，你怎麼去了這末久，相公又問了不知多少次，黃三哥不斷替你說好話，說你吃壞了肚子，去找醫生：……」

語聲未了，只聽得前廳中又傳來呵叱聲道：「來人哪！來人哪！大胆老奴，本官在此用宴，敢不前來伺候，分明是瞧不起本官，快傳他上來問話。」

接着又是一個響亮聲音應了一個「喳」。

那呵叱聲又道：「還不快去，難道你也有心要頂撞本官麼？」

哪響亮的嗓子答道：「回大人的話，小的不敢，只是那林才得了急症，去看醫生，恐怕還沒有回來。」

那呵叱聲大罵道：「混蛋，該掌嘴，你還沒有到後面去，怎知那老奴還沒回來。」說完話，又是連聲混蛋，罵不絕口。

那響亮的嗓子又應了一聲「喳」這才見一陣匆促的脚步聲，向後間走來。

大過官癮

林才立即向白金龍悄聲道：「大相公在找我了，我得立即上去回話。」接着他又轉臉向那小童道：「毛娃子，你回去吧！你替我等了半天門，這幾文錢拿去買糖吃。」一面說，一面從衣袋裏掏出十幾文制錢，塞在那小童的手心裏。

那小童接過了制錢，一閃身就出了後門，這時候那從前廳走來的脚步聲恰好到了附近，耳邊更傳來語聲道：「毛娃子，大叔回來了沒有？」

林才關上後門，趕緊一轉身迎上前去，壓低了嗓子道：「黃老弟，我回來了。」

黑暗中已現出一個影子來，喘了幾口氣，方道：「大叔，可將我急壞了，你到華嚴寺去，見到姑娘沒有？那老方丈又怎麼說……」說到最後幾個字，一眼望見站在林才身旁的白金龍，頓時止住話頭。

林才忙介紹道：「這位大爺是老方丈請他來的，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吧！不妨事。」

那黑暗中走來的正是黃三，趕緊向白金龍拱了一拱手，然後繼續向林才道：「大相公找來的那京差役，天明後即去華嚴寺，持有道台衙門發出的手令，要搜查華嚴寺，你跟老方丈說清楚了沒有？」

林才連連點頭道：「說過了，說過了。」

黃三又問道：「你怎麼還不帶着姑娘走？我還當你不回來了哩！」

林才指了一指白金龍，正欲開口，只聽得前廳中又一聲聲的喊道：「來人哪！來人哪！混帳王八蛋，一個個都走得不見影子。」

黃三呆了一呆，忙道：「大叔，咱們快上去吧！相公又發作他的獃脾氣了。」

林才隨口應道：「好，好。」一面又向白金龍道：「我們去去就來，你不要走開。」說完話，提起脚步，與黃三一齊匆匆向前廳走去。

白金龍怎願在後面空候，等林才等二人走遠了，他亦脚步一起，悄悄向前廳走去，穿過一條甬道，眼前的燈火大亮，說笑聲，豁拳聲，亦雜亂傳進耳朶中來。他當然不敢胡亂闖進廳中去，脚底下向左一拐灣，摸進大廳背後的窗戶孔，偷偷望進去。

這一間大廳眞不算小，中央放着兩桌酒席，餘地還多得很。每一張桌上圍着七八個漢子，都

穿着公門衣服，料是那一班衙役。獨有下首桌主位坐着一個衣着濶綽的年輕男子，裂綢長袍，外罩一件啥味呢的天青坎肩，腰上繫着鼻烟壺，西洋掛錶，漆皮荷包，嚕裏嚕囌一大串，反正那些做官兒的穿戴他都齊全了。

白金龍料定那年輕男子就是林才口中的大相公，姓林名傑，一腦子官癮，看到他那副打扮，幾乎又要忍俊不禁，竊竊偷笑起來。

那林才與黃三兩人就垂首肅立站于階下，就像伺候老爺上堂似的，眼觀鼻，鼻觀心，不敢稍有移動。

那上坐的林傑依然搖頭晃腦地向下問道：「林才，你知罪了沒有？」

林才倒不遲疑地嚇嚇答道：「小的知罪了，求大人開恩。」

林傑拍了一下桌子，就像做戲似的吆道：「死罪可免，活罪難饒，與本官拖下去打。」

那黃三倒真懂事，識得他主人的脾胃，忙上前一步，彎腰求情道：「回大人的話，那林才年老血衰，禁不起打，求大人恕了他這一遭吧！」

兩邊方桌坐着的十幾名衙役，也個個成了掩口胡盧，大概林傑的官迷心竅出了名，這些人俱是見怪不怪，只偷偷暗笑而已。

那林傑他似乎官癮也過了，這才擺了一擺手道：「看在黃三的面上，暫寄押住你這一頓打，還不趕快退下去，準備酒菜上來。」

林才倒是說慣了的，毫不猶豫道：「謝大人恩典，公侯萬代。」說完話，又打了一躬，才退出大廳來。

石臼頂門

窗外的白金龍忍住一肚子笑又從簷後繞到廳前，穿過一塊空地，就是大門。

大門上已經上了木門，白金龍試拉了一下，沒有拉動，心裏忽然有主意，暗想：「若能設法將大門堵住了，讓那羣狗奴才出不去，開他們一個大玩笑，這方法倒可以試試。」

然而又怎能將大門堵住呢？他又得大費腦筋了。他繞着門後踱了幾個圈子，忽地又想起後院中的那個大石臼，怕沒有四五百斤重，正好派上用場。

他一想到此處，腳下更不遲疑，一轉身就向後院中走，那石臼使用年久，已陷進地面有三四寸深，好在白金龍練成的好氣力，擺下馬擋，雙手在石臼邊搖晃了幾下，先搖鬆臼底的泥土，然後提一口丹田氣，雙臂環抱住臼身，輕易地將石臼抱得離地兩三尺高。

客廳中依然不斷傳出談笑聲，而然白金龍早輕移腳步，抱着石臼到大門後，向下一放，石臼正好頂住大門正中，要開門非先移開石臼不可。

他做好這一切，東方已逐漸現出魚肚白，天色快大亮了，耳邊更傳來林傑的談話聲，準備帶着這一干差役，去華嚴寺找他的妹子的下落。

白金龍心頭自有主意，當下再不停留，一個「白鶴冲天」竄上牆頂，翻身到了牆外。

這時急壞人那管家人林才，他祗不過去前廳說了幾句話的時間，返回後房，就不見白金龍的踪影，又不敢高聲喊叫，急得對熱鍋上的螞蟻，團團亂轉。

天色越來越亮，林才也越來越急，肚子裏更不住責罵白金龍，不守信義，在華嚴寺裏說得好容易，事到臨頭却一溜了之。

他正準備不顧三七二十一，趁着那干差役還未動身，自己搶先趕到華嚴寺去，找着了老方丈再打主意。然而耳邊却已聽得林傑的嚷聲道：「林才，林才，這老傢伙又去了那裏？」

林才是應慣了的，心中雖想走，嘴上却已止不住高聲應道：「老僕在後房中，相公有什麼吩咐？」

前面的林傑更大聲道：「快來，這是誰幹下的好事？你能不知道麼？」

林才吃了一驚，以爲白金龍在前面吃人發覺了，趕緊提腳向前院走去，只見大門背後，黑鴉鴉地聚了一羣人頭，那林傑更是指手劃足，大聲咆哮。

林才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擠進人羣中去一看，只見大門背後頂着一個大石臼，不覺衝口說道：「這不是後院中用來椿穀的石臼麼？怎麼會移到大門後來？」

那黃三也呆呆站在石臼旁，接口說道：「是啊！知道是誰惡作劇，將它移到門背後來，相公還一口指是我，天大的寃枉，不要說我黃三一個人，就是有兩個黃三，也搬不動石臼啊！」

林傑用鼻孔哼了一聲，打起官腔道：「胡說，不是你們兩個人還有誰？難道還是我相公吃飽了飯沒事做，來搬石臼作耍子麼？」

林才心中一動，想起了白金龍在華嚴寺中舉起銅香爐的那回事，搬移石臼的除了他還有誰，頓時將那份焦急的心情放寬了許多。

林傑又發話道：「還呆着幹麼？不趕快搬開它，難道還要等着我相公親自來動手？」

林才雖然不願意，然而仍不得不上前去搬石臼。那黃三也站在石血一邊，兩人合力，可是這石臼至少有四五百斤重，林才又是老頭子，年邁力衰，兩人推了半晌，就像蜻蜓撼石柱，絲毫未動。

那站在一旁的差役也急了，怕躭誤時間，走露消息，當下走出幾名壯漢子，七手八脫，同心合力，總算將石臼移出去兩三尺遠，剛够打開大門。

佛祖傳話

這時天色剛亮，那林傑一見開了大門，也沒有看清楚門外情形，提脚就向門檻上跨。想不到他剛跨過一條左腿去，猛地驚呼了一聲，一個倒翻筋斗，向後直摔出去七八步遠近。

那十幾名差役一齊圍了上去，雜亂問道：「林相公，你怎麼啦？是不是昨晚多喝了幾杯，頭輕脚重，連自己大門口都辨不清方向。」

林傑坐起了上半身，瞪大了眼珠子，望着門口，嘴上亂叫道：「有鬼，有鬼。」

差役中的李都頭呵呵笑道：「已經過了五更，太陽都快出來了，孤魂野鬼怎還敢出來走動？林相公，我看你是喝多了幾杯，華嚴寺別去了吧！咱們兄弟去代你走一遭，你在家中靜候好音吧。」

林傑連連搖起腦袋道：「李頭兒，我不騙你，門檻外面眞的有鬼，剛才我一脚踏出去，祇覺得軟綿綿的，像是踏在棉花台上，我心中一動，正準備將脚收回來，不知那兒來的一股大力，在我脚下一托，我頓時身不由主的倒翻回來。」

李都頭收住笑聲，轉臉向門口望去，只見那道大門檻，差不多有一尺高，門外的光線不算清楚，只約畧可辨人影而已。他聚精會神的瞧了半晌，也瞧不出有甚麼可疑的情形來。

他在公門中混了半輩子，經驗自然比普通一般人豐富，先前他見到石臼頂住大門，已覺得事有蹊蹺，及至林傑再摔了一個大筋斗，更感到苗頭不對，當下向他身旁的一個小伙子，使了一個眼色道：「朱四弟，你去門口巡視一下，看眞的有鬼沒有？」

那小伙子會意，一手掏出了鐵鍊，裝出說笑的口吻道：「就算有鬼的話，我朱四爺也鎖他上閻王殿去。」一面說，一面逐漸向門口接近。

他也早猜想到那門檻背後有名堂，所以目不轉睛，直盯在門檻上。

天色又亮了一點，門外的景物也比較清晰了一點，當朱四距離門邊還有三四步的時候，他看到了門檻背後躺着一個人影子。

那些差役，平時欺侮善良百姓已慣，何況躺在別人門簷下，不是乞兒也跟乞兒差不多，這還要講甚麼客氣。所以那朱四走近門檻邊，更不由分說，右手鐵鍊一起，「刷」地向下打去，嘴上大罵道：「那裏來的化子，也不睜眼看看，此處能容你隨便躺下的麼？……」

剛說到「麼」字上，又聽得他語氣一變，突然間哀號了一聲，身形凌空翻起，一個懸空筋斗，竟向街心飛去，摔了個四脚朝天，背脊落地，直挺挺的躺在地面上，嘴中哼哼啊啊，再也爬不起身來。

那李都頭也看清楚了，原來門檻背後藏着有人，頓時勃然大怒道：「那裏鑽出來的野小子，這不是存心要咱兄弟好看麼？抄傢伙，大伙兒齊上，先鎖住他再說。」他自己再不怠慢，向衣襟中一掏，早摸出一條一尺多長的鐵尺來。

十幾名差役更不用多吩咐，鐵鍊的鐵鍊，短刀的短刀，齊向門邊湧去。

那林才也看清楚了，心中一動，不知是喜是憂，暗想：「那不是陪我同來的大爺麼？」

李都頭單人先上，越走近門邊，門檻後躺着的人越看得清楚，只見是一位身穿灰布衫的少年，長得氣宇軒昂，神氣十足，不像是窮途落魄的乞兒化子，正閉着眼瞼，抱頭高臥。

李都頭老成練達，江湖中的奇聞也聽得多，此時對眼前人起了懷疑，在未估清楚來人身份以前，那敢貿然出手。所以他一脚踏在門檻上，右手的鐵尺大力敲着門檻，嘴上高聲叱道：「朋友，天亮了，你還賴着不走，可阻了別了出門。」

門檻下躺着的少年人，擦了一擦眼睛，又打了一個呵欠，迷迷胡胡地爬起身來，嘴上胡亂應道：「哦，哦，天亮了，我還睡得正香甜哩！」

李都頭的眼睛多尖，一瞧對方身上，不見有

多少灰土，分明是躺下去沒多久，再一看對方裝束，也不像是無家可歸的落魄漢，當下脚步一起，攔在白金龍身前，問道：「朋友，明人不說暗話，咱姓李的在上海混了一二十年，甚麼大風大浪沒見過，你也別裝瘋傻，到底跟我姓李的有甚麼過節，乾脆說個明白。」

那年輕人正是白金龍，聽得李都頭將場面話一說，頓時面露喜色，自言自語地笑道：「對了，對了，老兄眞的是姓李麼？那完全對了。」

李都頭一拍胸膛道：「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李得明就是我，我就是李得明，老兄亦用不到吞吞吐吐，有甚麼話儘管說吧！」

白金龍緊着李都頭問道：「你就是李得明，是上海道衙門的都頭？」

李都頭昂然一點頭道：「不是你家大爺又是誰？」

白金龍又問道：「你是領着手下，要去華嚴寺麼？」

李都頭沒有好顏色道：「是又怎樣？要你這樣嚕嚕囌囌。」

白金龍大笑道：「怪不得如來佛祖夢中說的淸楚，姓李的，如來佛祖要我警告你，佛門乃淸淨之地，你胆敢去任意胡爲，來生將你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超生。所以我勸勸你，多積點德，少作點孽，這搜查華嚴寺的差使還是免了吧！」

大伙齊上

李都頭立即神色一變，大怒道：「好小子，我當你是那道上的朋友，原來你是華嚴寺派來的，居然敢在我李得明前面，花言巧語，鬼話連篇，你倒是說的有憑有據，既然是如來佛祖要你來的，你就向如來佛祖討救兵吧！」

那林傑也匆匆忙忙的走近李都頭身旁來，指着白金龍道：「李頭兒，這人鬼頭鬼腦，來歷不明，不如將他抓下了，交與觀察大人治罪。」

李都頭呵呵笑道：「那還用講，裝神弄鬼，導人迷信，這就是一條大罪名。」說完話，左右一顧，又道：「弟兄們，將這厮抓下了。」

白金龍冷冷一笑，說道：「要抓我麼，怕沒有這樣容易。」他一看門邊形勢太狹窄，無法施展身手，當下脚步一移，向街心一站，嘴上又大笑：「狗奴才，你們一齊都上，看小爺怎樣教訓你？」

差役中早搶出兩名壯漢來，一個叫劉唐，手持鐵尺，另一個叫趙榮，手執鐵鍊，一前一後，分向白金龍身旁撲近。

那位林大相公正在氣頭上，高聲喊道：「劉大哥，趙二哥，你們兩位多用一把力，將那小子痛痛快快揍一頓，方消了小弟心頭之恨。」

那劉唐已離白金龍只三四步遠，鐵尺一舉「雪花蓋頂」，鐵尺迎着腦門砸下，嘴上又大笑道：「小子，聽到了沒有？林相公要我揍你一頓，識事的快跪地求饒吧，還可少討些苦吃。」

白金龍冷笑了一聲，也不多說，一個「獅子搖頭」，早躲開了頭頂那一擊，左手向前一遞，扣住了劉唐的右臂，右手跟着一出，抓住劉唐胸前衣衫，雙手同時使力，向上一舉，只見那劉唐已是橫地身懸半空，嘴上驚叫道：「我的小爺子，這可鬧不得玩兒，快鬆手吧！跌下來可要了我的小命。」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恁地沒用的膿包，也在你家小爺面前現世，去你的吧！」說時雙手一用力，只見那空中的劉唐，就如騰雲駕霧似的，滴溜溜轉了幾個筋斗，一跤跌在大門邊，連帶着又壓倒了幾名同伴，喊痛聲，呼叫聲，此起彼落，雜亂一團。

白金龍拍拍雙手，大笑不已。

那使鐵鍊的趙榮還不知道死活，乘着白金龍不注意，鐵鍊一抖，對準脖子套下。

然而白金龍是什麼人物，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那鐵鍊剛至頭頂，白金龍已是雙手一抬，抓住了鐵鍊，猛地一使力，反向趙榮頭頂套去。

趙榮雖然也長得身高力壯，然而比起白金龍來就如小巫見大巫，差了老遠一大截，這鐵鍊向回一落，他頓時成了軟脚蟹，有心無力，只有眼睜睜的望着鐵鍊落下來。

白金龍一招得手，更不饒人，乘着鐵鍊已套進對方脖子，接着又猛地一使力，向前一扯。

趙榮怎能抗得住，就在這一扯之下，他頓時脚不點地踉踉蹌蹌的向前衝去。

前面擋脚邊就站着那十幾名差役，一見趙榮撞來，提不及的向四周躲閃。然而那趙榮就像沒龍頭的野馬，奔的又急又快，只聽得「轟隆」一響，又撞倒了五六個，喊痛之聲，又是此起彼落。

那李都頭一共也祇帶來十三名弟兄，這時兩跌之下已傷了八九名，身體完好無損的連自己也不過是五六個人，當下那能再忍耐得住，暴喝了一聲，舉起了鐵尺，當先就上。

其餘那五名差役也知道遇上勁敵了，不敢稍有怠慢，隨在李都頭身後，一湧而上。

好個白金龍，身形一起，就在這五六個人中間鑽進鑽出，不消一盞茶的時間，那動手的五六名差役，早已累得遍體大汗，氣喘如牛。

李都頭也知道不行了，趁着還跑得動，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免得吃眼前虧。

白金龍呵呵大笑，右手一起，出指如戟，就向他右腹「章門穴」上點去，嘴上道：「李頭兒，你想開溜了？別性急，咱們再走幾招。」

李得明只覺得右腹上一痠一麻，頓時渾身軟綿綿的使不出勁來，正暗自驚訝間，想不到下身雙腿一麻，頓時「撲」一响，身不由已的倒下地去。

一服醒官湯

動手的那幾名差役，駭得心慌意亂，也顧不得同伴死活，自己先逃命要緊。然而白金龍怎能讓他們走，身形展開，有如旋風一般，一舉之間全倒下地去。

那林大相公起先還仗着人多勢衆，穩操勝卷，正自得意洋洋，想不到祇不過一轉眼的時間，十幾名差役全躺下了，這才感到不妙，正一轉身欲向門內走去，那白金龍早已大踏步搶近身來。

林傑一驚之下，一雙腿就不管使用，只知道篩米糠似的簌簌發抖。

白金龍右手一伸，抓住了林傑胸前，大喝道：「小子，你要死要活，隨你自己揀。」

林傑口顫顫答非所問地道：「這……這不關本……本官事。」

白金龍呵呵笑道：「你是什麼官？是筆套管還是痰盂罐？」

林傑一聽問他是什麼官，頓時臉色一怔，一本正經地答道：「本官乃是蒙觀察大人手令，派在巡警所上行走，巡警所雖還未成立，然這是已經……」

白金龍不等他說完，左手一起，賞了他一個大耳光。

林傑本還有些懼怕，然一提到了官字以後，頓時又變了一副官迷心竅的樣子，搖幌起腦袋道：「你敢以下犯上，動手打起本官來了，本官一張片子送你去縣衙門，準有你二十記大板子受用。」

白金龍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乾脆左手一起，又劈劈拍拍之賞了他五六個耳光。

老家人林才看的清楚，忙上來求情道：「大爺，饒了我家大相公吧！他是胡塗人，何必跟他認眞。」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他官迷心竅，我却有一服醒官湯，保險他一服就好。」說完話，左右一看，只見牆角落正有一個尿桶，白金龍不管三七二十一，提起林傑，就向尿桶走去。

那林傑還是一口一個「本官」，白金龍也不理他這許多，走近尿桶邊，將林傑身形上下一顛倒，提起他的腦袋，就向尿桶內塞進去。

尿桶內滿滿的一桶尿，頓時向林傑的眼睛嘴巴，耳朵鼻孔裏鑽進去，林傑這才清醒了一大半，一面掙扎，一面沒口求饒。

白金龍厲聲問道：「你還要做官不要。」

林傑大叫道：「大爺，饒了我吧！我不要做官了，快放下我，我再受不了……」

語聲未了，只見街頭上走來一位老和尙，身後更跟了一頂小轎，那老和尙更唸了一聲佛道：「小施主，你就恕了林檀越吧！知過能改，善莫大焉，老衲已經將林姑娘送回莊上來了。」

那林傑也跟着大叫道：「老方丈救命。」

白金龍倒是呆了一呆，將手上的林傑向地面一扔，問道：「老師傅，你怎麼會來的？」

老方丈合什道：「佛門弟子，不打誑語，所以老衲準備帶了林姑娘，跟他們見官去，如今事情已了，老衲也不願多生枝節，你就饒了他們吧！」

小轎裏更走下一位少女來，向倒在地上的林傑，頓足痛罵，林傑那敢再回嘴，只有求饒的份兒。那倒在地上的十幾名差役也知道這一回要糟，碰到釘子上了。好在老方丈慈悲爲懷，不但不恨，反代他們求情。白金龍又辭嚴義正的教訓了他們一頓，才分別替他們解開穴道，放他們走路。林傑經過了這一次教訓，總算醒了他做官的迷夢。林姑娘重回家園，日後也嫁了一位好丈夫。白金龍仗義相助，自始至終都沒有露出姓名，悄然離去。

——本段完——

實用自衛術

·袁鉄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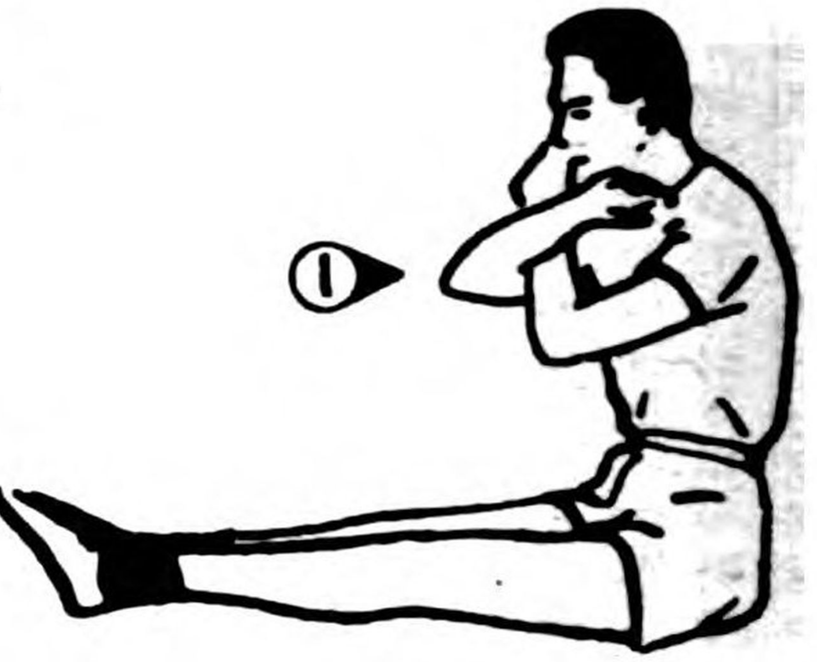
柔道「護身倒地法」

本月初，香港金文泰中學，發生了一件學生鄧奕輝因練習柔道而意外死亡的事故。

這件不幸的事情，我在報紙上看過了，也看過幾篇記者就此事件訪問幾位柔道名師的特寫。其中有一間報館的記者，曾訪問過南華體育會柔道班的教練黑帶三段蔡德培先生。

蔡德培先生就此問頭，發表他的意見道：

I



「假如在設備完善的柔道館內，以及在有經驗的柔道教練的指導之下練習柔道，那是不會發生如鄧奕輝因練習柔道而意外身亡的。」

我在寫這篇稿子的前一天早上，曾和明報的幾位記者，在灣仔大觀酒樓一起飲茶，雖然鄧奕輝事件的新聞已經過去多天，但我們還是談到這個問題。

我也曾表示過我個人的意見。我的意見，可以說跟蔡德培先生的意見完全一樣。

鄧奕輝斃命的原因，據說是由於後腦受到劇烈的撞擊，致使腦部溢血而不治死亡的。這就不能不留意到下列三個要點：

（一）練習柔道場地所舖設的「榻榻米」不合需要之標準（包括質地、厚度和面積），或太過陳舊。

（二）教練未按照柔道鍛練的次序，使學生練就落蓆功夫（即「護身倒地法」，日本人稱做「受身」），便任由他們互相投摔，或者在落蓆技巧方面未能教得學生們純熟完善，致使他們在落地之時，不符合最基本的姿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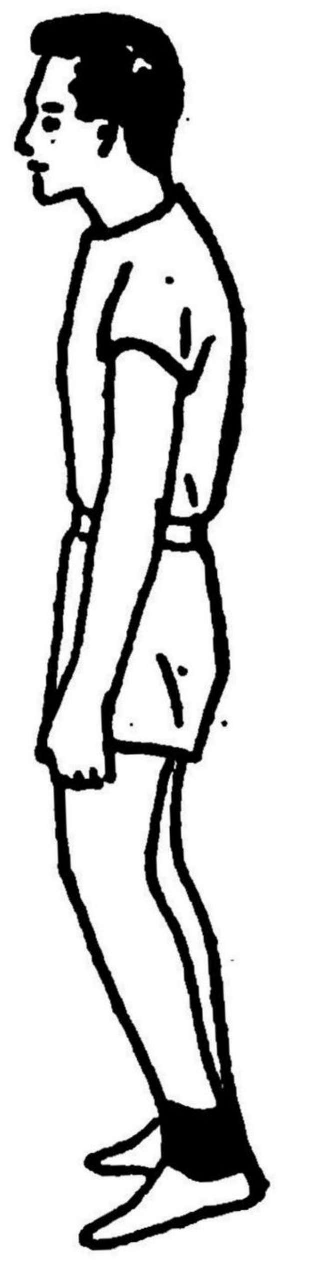
（三）這一點原因是在死者的本身，可能由於投摔時思想未能集中，或一時玩得性起而疏忽，或一時驕矜大意而輕視。

從這三點原因，我們可以看出鍛練柔道的最基本條件——完善的設備、正統的教練、嚴謹純熟的落蓆功夫。三者缺一不可。

一個正統優良的柔道教練，在教導學生練習對抗投摔之前，必定先要教會他們如何落蓆。這種所謂「護身倒地法」，乃是鍛練柔道的最基本動作。學生們必須在這方面下足功夫，練得純熟，達到身體着地時候，頭部能永遠不觸及地面，

II

A



才算合手基本標準，才算踏進柔道之門。

否則，一個優良的教練，決不准許他們隨便作對抗投摔的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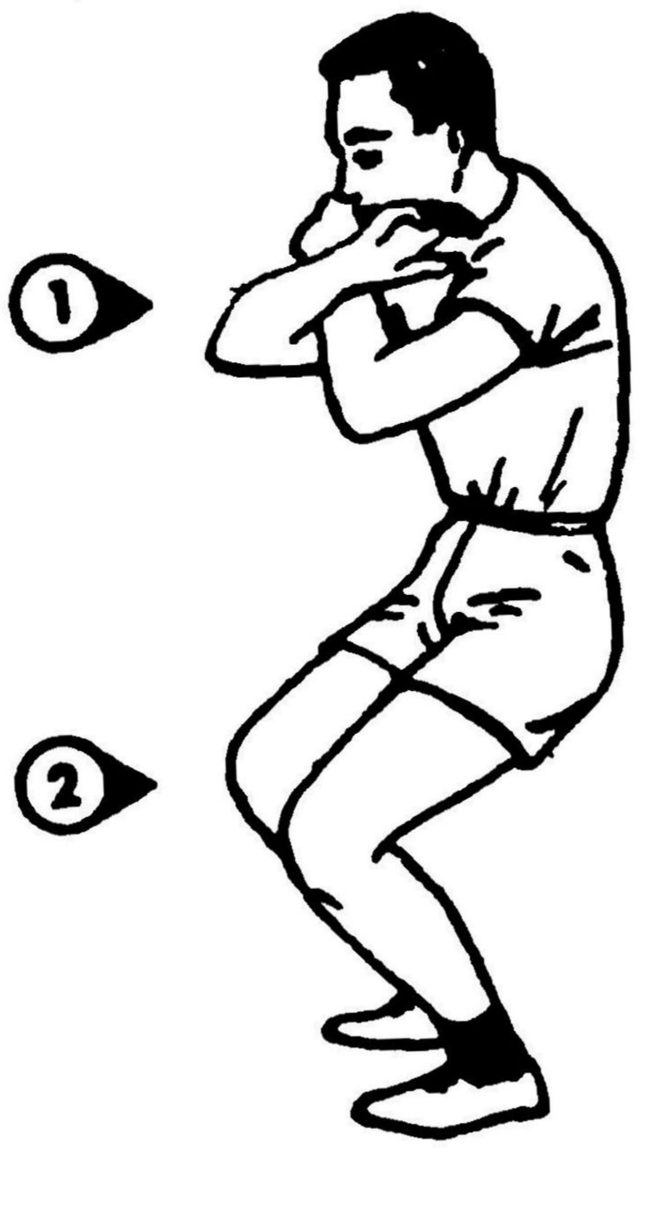
這就像練習西洋拳一樣，一個優良的西洋拳教練，必定首先教會學生們的防守攻擊，然後才能談到發拳攻擊對方，否則只有挨打的份兒。

日本一位黑帶九段的名師曾說：「柔道的練習，應在被摔倒之中求取進步。」這句話，可作為一般學習柔道者的「座右銘」。

其實，練好「護身倒地法」的功夫，不但可以防止被撻得重、摔得痛和防止腦部、頸部、肘骨指骨關節，受到劇烈的震動或扭斷，並且在積極方面來講，更可以使你有再接再厲反敗為勝的機會。因為你可以在剛一落地之後，立即重新彈起來，有如「鯉魚打挺」一般，絲毫不受威脅。

上一期我教了幾套使用「空手道」的打法，制服侵犯你的敵人，這一期，我打算暫且把題目換一換，先不講「空手道」或「擒拿手」的打法，而專門談一談柔道的「護身倒地法」。因為我在以後的許多期裏，將要教你很多套十分實用的柔道摔倒法，因此，你就必須要把這個基本「入門功夫」學會和練熟。

B



「護身倒地法」大致可分為二類，即（一）後倒護身法；（二）前倒護身法。

由於篇幅關係，這一期裏，我先教你如何鍛練「後倒護身法」，並附以清楚的動作圖示，你一定可以看得十分明白。

練習「後倒護身法」，應從姿勢低處做起，然後才漸漸地進入高姿勢。換句話說，你應該先坐着或蹲着倒下去，然後再站着倒下去。

第一步，你可以如圖一所示那般，雙腿伸直地坐在榻榻米上。

你的雙手互相交义地放在你的左右腮下，成「×」形。左右肘骨略略枱起，如動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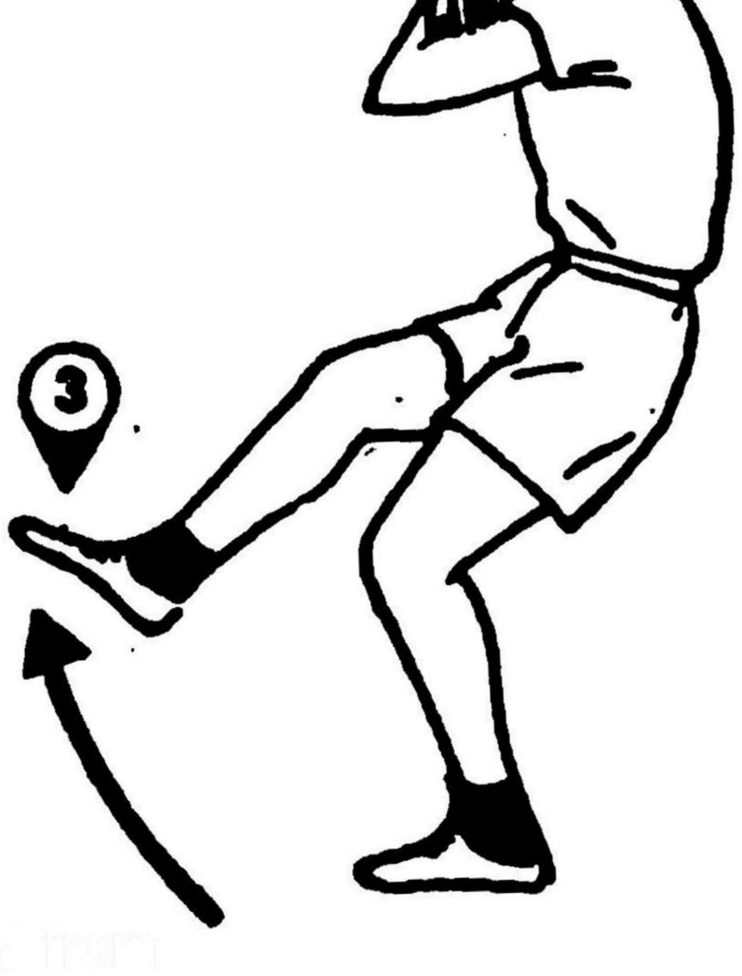
第二步，你便可以向後面仰身倒下去，以你的背部貼於地面，頭部稍為抬起，緊收下顎，不使觸到地面。

在這個後倒動作中，包含了二個小動作，須要同時進行：

（A）動作二——你的雙足緊緊地併在一起，在後倒之際，雙足一齊舉高（如箭咀方向所示）。並乘這一舉足之勢，將你的臀部盡量抬起。

（B）動作三——在後倒時候，你的背部將要觸及地面之際，你的雙手便從交义「×」形，

C



而左右分開，一齊力拍榻榻米。

這種用手掌力拍地面的動作，在柔道之中十分重要的。它的主要作用，乃在減弱你的跌倒力道。有許多不懂得柔道的人，看見一個柔道師被人摔倒地上，發出砰然巨聲，還以為摔得一定極重，撻得一定極痛，其實剛剛相反。那砰然一聲，只不過是手掌拍地之聲罷了。

圖一與圖二的動作練熟了之後，你便可以站着向後面仰身倒下去。這個後倒的姿勢，由於是站着的，其跌下去的力道自然比坐着的大，因此你就更加要小心，

圖A——直立。

圖B——雙臂交成「×」形（如動作一）。

圖C——舉起一隻右足（如動作三及箭咀方向）。

圖D——左膝彎下，身體向後坐低。同時，你的雙手也開始左右分開，預備拍蓆。但有一點要留意，你的上半部身體，要盡量向前彎曲，以免頭部碰到地面（動作四）。

圖E——這一坐低身子之後，你的背部便向後倒下去而貼到地面，同時，你的雙足照箭咀方向舉高（動作五），你的雙手則力拍地面（動作六），以減弱後倒勢力。你的頭部，當然不可觸及地面。你的臀部也同樣要抬起來。

除了這一種後倒練習法之外，還有二種畧有不同的倒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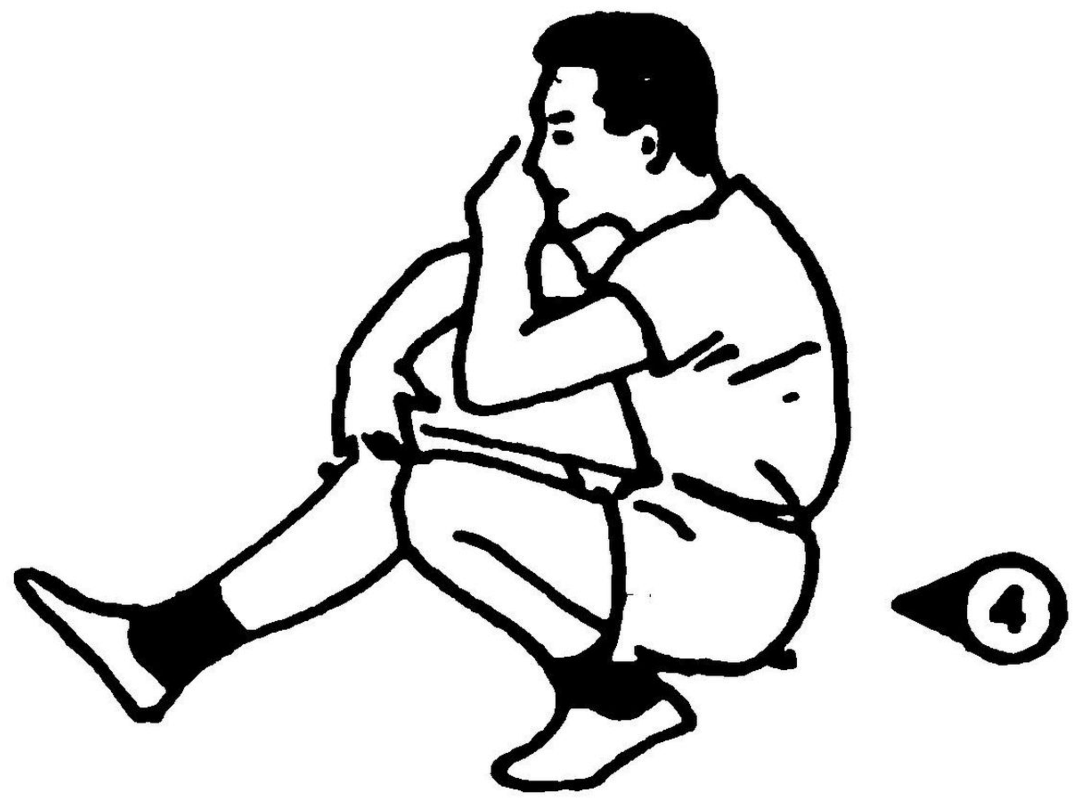
圖F——一足着地，一足高舉。

這個倒地法的練習，可以完全照圖A到圖D的動作。到了圖D，你的背部剛要着地之際，你的雙手便力拍地面（動作八），你的一隻左足可以仍舊踏在地面，只舉起你的一隻右足（動作九）。

不過在你的雙手一拍地面，右脚剛剛舉起之際，你的臀部和腰部便要乘勢抬起，不再觸及地面（動作七）。

這個落地式的練習，起初會覺得不慣，不過練過幾次之後，你就會自然了。

D



圖G——側身後倒法。

這個倒法，又不同於上述的二種，不過從圖A到圖D的動作，仍舊完全一樣。只不過當你向後倒下之際，你的身體畧向左方扭轉，使你的左面半邊背部着地。

這個倒地法有四個動作須加留意：

動作十——當你才一倒地之際，你的左手掌要力拍地面，以減弱倒地之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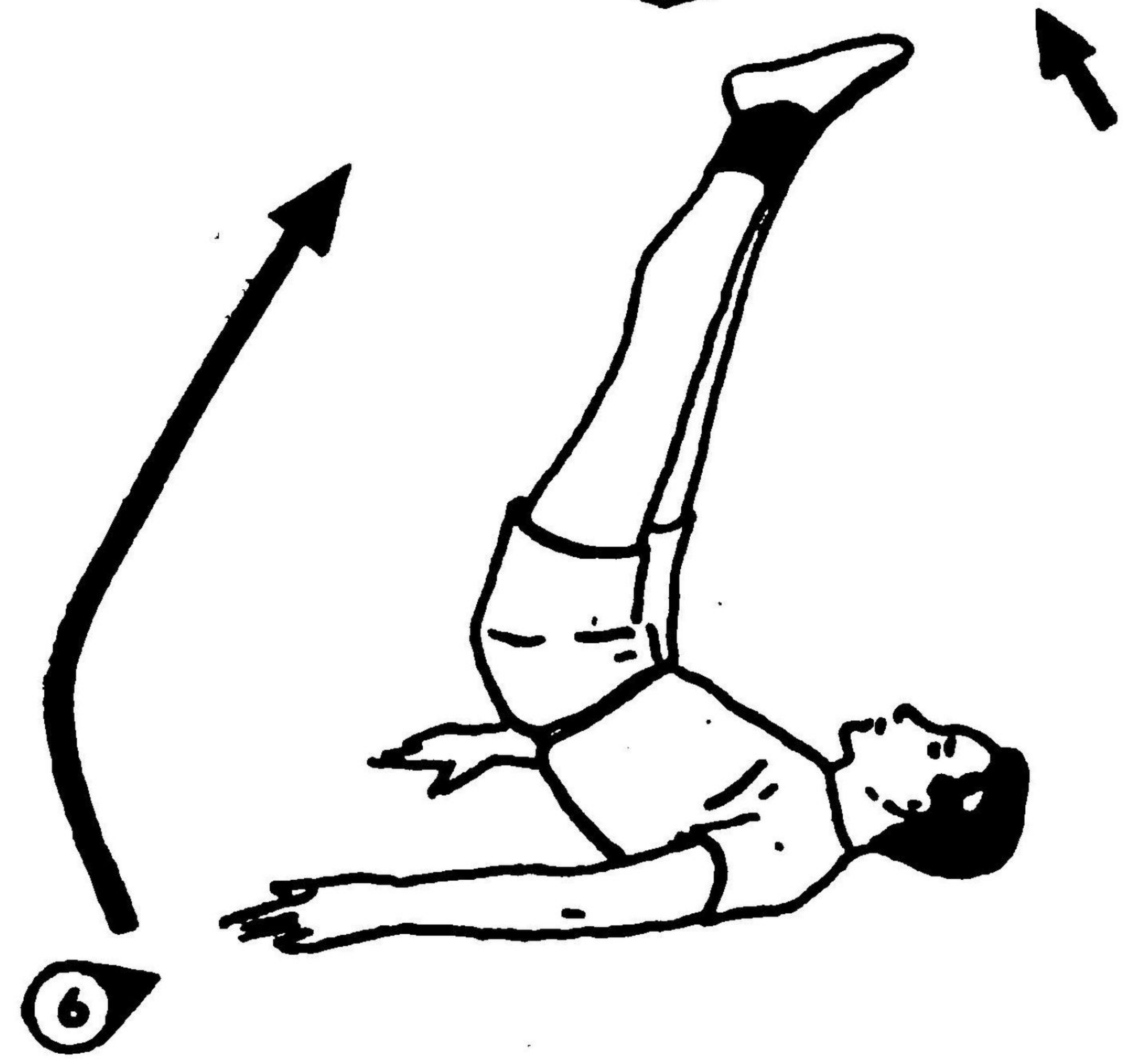
動作十一——你的左腿要畧屈地放在地面上。

動作十二——你的右手高高抬起。

動作十三——你的右足則乘那一倒之勢，向上舉起來。

好了，上述的三種後倒護身法的基本練習，我全都附圖教給你了。只要你肯按照我的指示，慢慢地實際鍛練，則你很快地就會學會「後倒護身法」的基本動作。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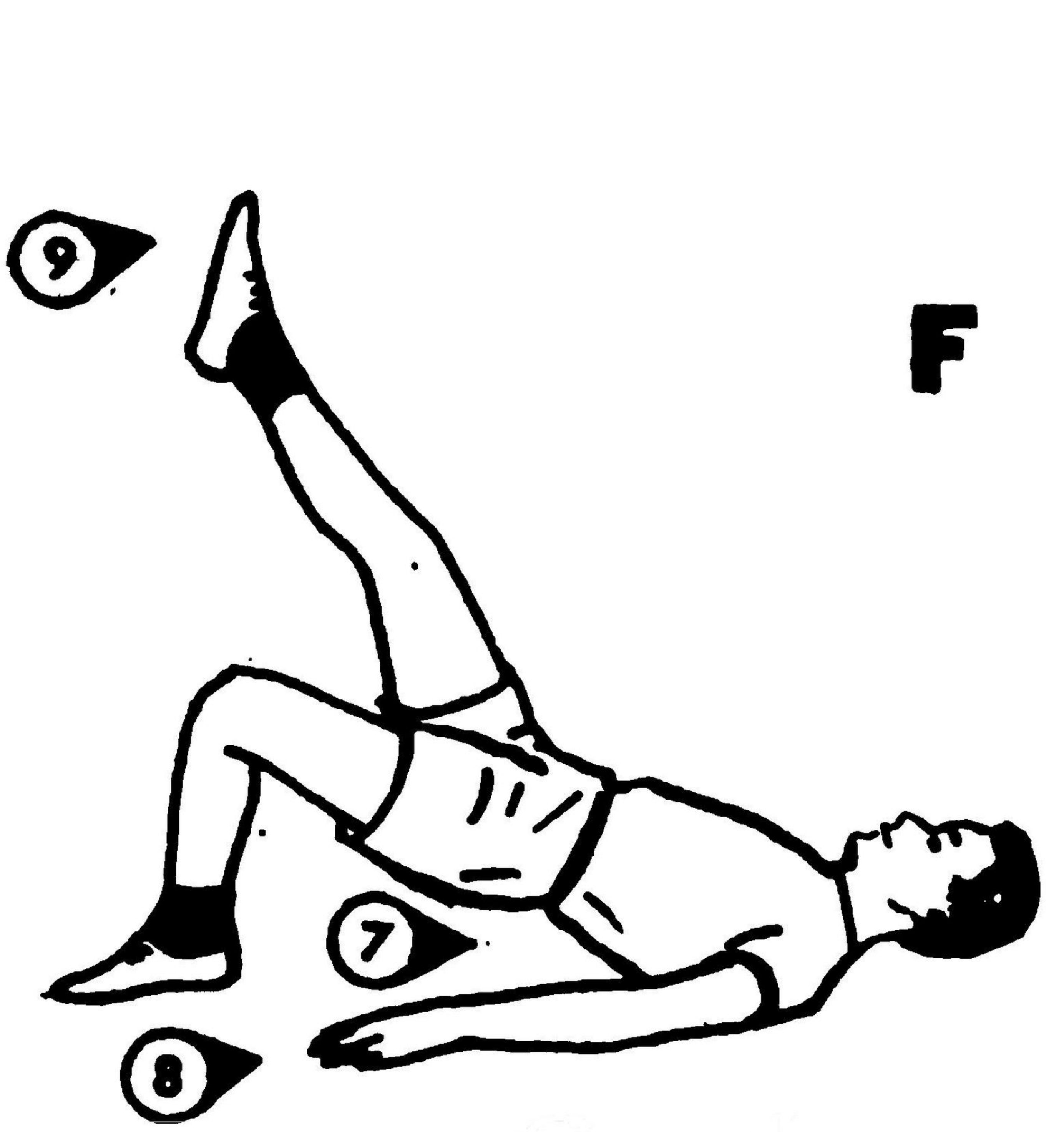


開始鍛練的時候，你可以不必心急，慢慢地向後倒下去，等到一切動作都純熟無誤了，你便可以加快速度，突然地、迅速地後倒下去。則你後倒之力雖大，但你仍然不會覺得跌得痛。到了這個階段，你的後倒護身練習，大致上已算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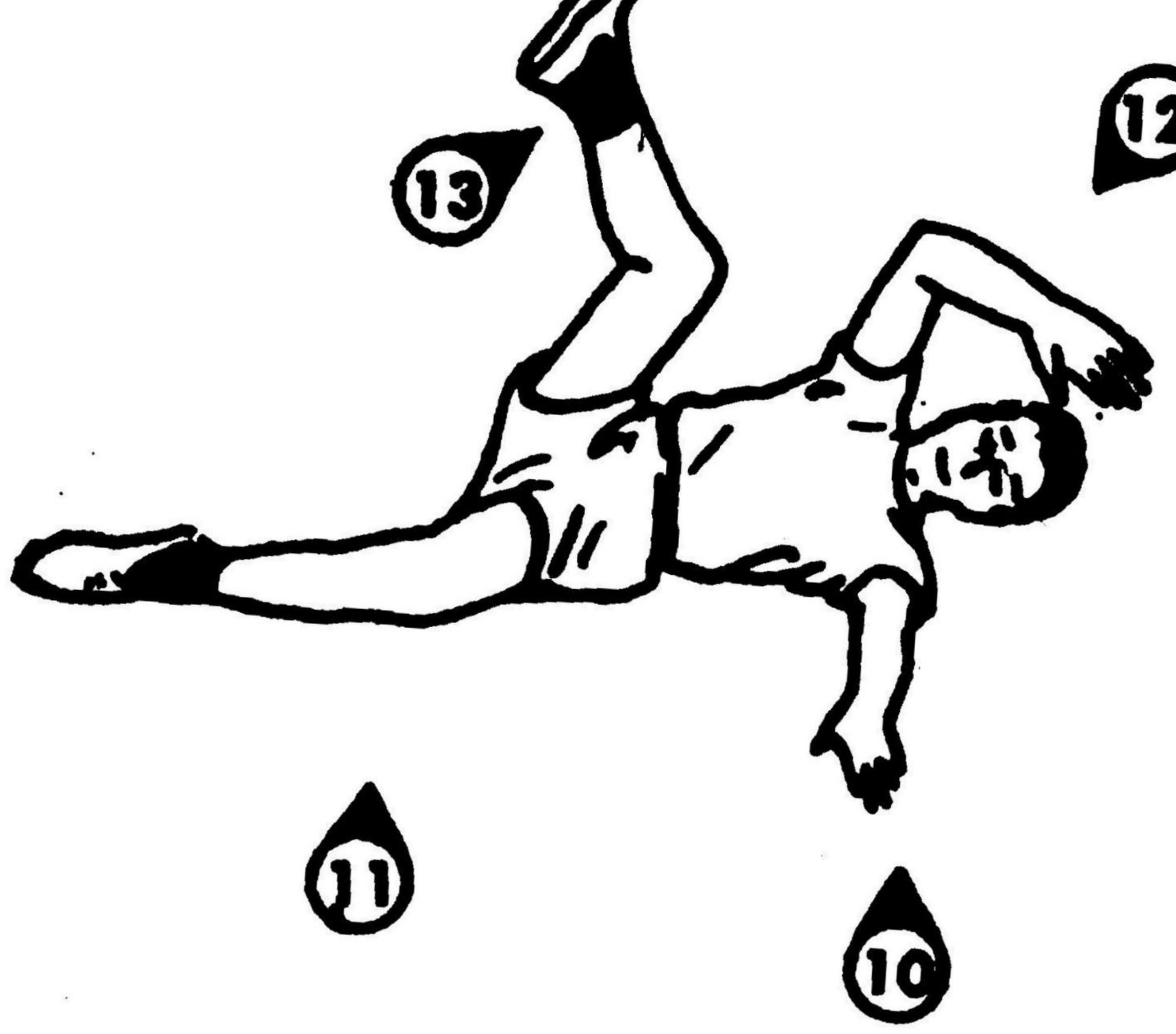
不過我還有二個很重要的竅門，需要向大家解釋明白：

（一）無論是「後倒護身」或是「前倒護身」，無論你是怎樣被人摔撻到地上，無論你是從樓梯上或是從火車上跌下來，當你的身子着地之際，固然不可將頭部或頸部着地，而是用你的肩膊或背部首先落地，並以手掌減小跌下之勁道。但是同時，你也要留意，你的身體始終要保持一種底圓滑溜之姿勢，切不可像長竹或方盒子似的

F



G



，跌得格格作响。

舉一個例，比方你從高處跳進水裏，你的身體成一條直線揷進水裏，或是捲曲成球形衝進水裏，你的身體必然不會被水面震壞。但是如果你的身體成「大」字形，平面地撲到水裏，則你的胸腹勢必受到極大的阻止，而被水面震傷。

H

再舉一個例，我曾見過一個人從電單車上摔下來，他摔下的姿勢，成「大」字形，雙手張開，竟以胸腹首先着地，不言可知，他的傷勢一定跌得極重！

但是我見過香港馬場裏的名騎師郭子猷，從馬背上摔跌下來，他的落地姿勢就絕對的不同，是以肩膊首先着地，並且整個身體，是成滾圓形的，看上去就像一隻捲曲的龍蝦一樣，這樣跌下去自然不會傷及內臟要害，更不會摔得格格作響。

如果你照這樣的姿勢（如圖廿），正確無誤地跌下去，就算摔跌的力道大，在地上打幾個跟斛，也不會跌得格格作響，而是圓滑無聲的。

這樣的滾圓姿勢，當然也包括你的頭部在內。因此，你必須記住，你的下顎要收緊，這樣後腦才不會直接撞到地上。

明白了這個道理，你就自然知道，從圖D到圖E或圖F、圖G，你的後倒次序，總是先腰部而後背部，這樣圓滑的倒下去，就決不會跌痛。

（二）當你雙手拍蓆的時候，也經要注意正確的姿勢，以及正確的時間，必須要恰到好處，剛够火候。

即當你背部着地的剎那間（注意：背部不可硬直，應該捲曲如滾輪），你的雙手便應立即拍蓆，身體與手臂的角度以三十度——四十度爲合適。

不過我所說的「雙手拍蓆」，其實並非只指手掌，而是你的整條手臂，包括手掌、手肘和胳膊，全部與地面平行地拍下去，這樣才能有效地減小跌下之勢力。

同時，你還要注意，你的雙臂不但要與地面平行地拍下去，並且你拍下去的位置也不可離身體太遠或太近。太遠，只能用到前臂，拍下去的力道不足以減低跌下去的勢力；太近的話，身體容易壓住胳臂，有折斷的危險。

特別是「側身倒地」，你用單手拍地，不要離身體太近，以免壓斷手臂。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袁鐵虎信箱

袁鐵虎先生：

弟有幾個難題向先生請教，望先生能在百忙中抽出一些時間來爲弟解答，則感激不盡！

（一）練鐵砂掌是否能够在夜間練？

（二）練鐵砂掌爲何要在淸晨空腹之時？

（三）你能够爲弟補購「野馬」第八十四期和八十八期這兩本嗎？

以上問題如蒙賜答感激不盡。我很想跟先生交爲一個筆友，以便能時常寫信向先生請教，希望先生能答允。

順祝

生活愉快

弟　陳眞鍾

（馬來西亞）陳眞鍾君：

自從我開始寫這篇專欄以來，便養成了每晚拆閱讀者來信的習慣。二年來，讀者來信陸續不絕，拆信閱信似乎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上的樂趣。我的年紀一年年地增加，但我的性情，却還是站在年輕人的一邊，所以我對於年輕人的來信，十分樂於閱讀和答覆。

茲答覆你的問題如下：

（一）練鐵砂掌可以在夜間進行，但却要視乎你的日常生活習慣，換句話說，你在夜間精神一定要十分充沛，才可以練，否則懨懨欲睡提不起精神來，則要有害無益了。同時也要留意，不要擾亂別人的好夢。

（二）練鐵砂掌在任何時間都可以進行，但不可在飯後，飯後練習有礙腸胃消化和血液流通，容易練壞身體，這個道理你一定知道。一般說，最好的時間是在淸晨，因爲淸晨空氣好，並且睡了一個晚上，所有的疲勞和煩惱全都掃除，這樣練起來，精神一定充沛，心情一定愉快，當然比較奔波了一天在夜間帶着疲勞的身軀去練要好得多。

（三）欲補購這二期「野馬」，請附郵滙寄來出版社，自會有專人替你服務寄上。

（九龍旺角）亞高高君：

泰國拳是一種十分兇狠的拳術，它的打法實在包括了西洋拳和國術二種，因爲在比賽的時候，雙方不但可以戴着拳套互相攻擊，更可以起脚踢擊。這是泰國拳與西洋拳最大的不同之處。

還有的不同之處是，西洋拳比賽的規則，只限於拳擊上半身的部位（即皮帶以上），但泰國拳却可以攻擊身體上任何部位。所以拳手都要配戴「護陰罩」，以免受到生命危險。

除了可以用脚踢之外，泰國拳的比賽規則也准許雙方用膝骨和肘骨撞擊，所以在打鬥的方式上要比西洋拳多而兇。

泰國拳比賽，拳手要戴拳套，這種拳套跟西洋拳用的一樣，最輕的爲四安士。而拳手的雙足，則不准穿鞋，都是赤足的。

泰國拳的「技術擊倒」（K．O．）與西洋拳的規定一樣，即一個拳手不論被對方用拳或用脚用肘擊倒之後，公證人便在其倒地之時起，由一數至十（即十秒鐘），如果仍不能站起來繼續比賽，即判敗北論。有一特別之處，如果拳手被擊出拳台圍繩之外，公證人也要照數十次，如果仍不爬回拳台，亦判作負論。

本月十日起一連三天，在澳門舉辦的泰國拳比賽，相信你已看完返港了，你認爲它是不是打得很兇呢？

（香港西營盤）阮世傑君：

來信承詢之有關拳國拳的問題，請參閱我答覆亞高高君之信。

泰國拳比賽也須分級。按其體重可分爲七級：

（一）飛量級：一一二磅

（二）班淵級：一一八磅

（三）羽量級，一二六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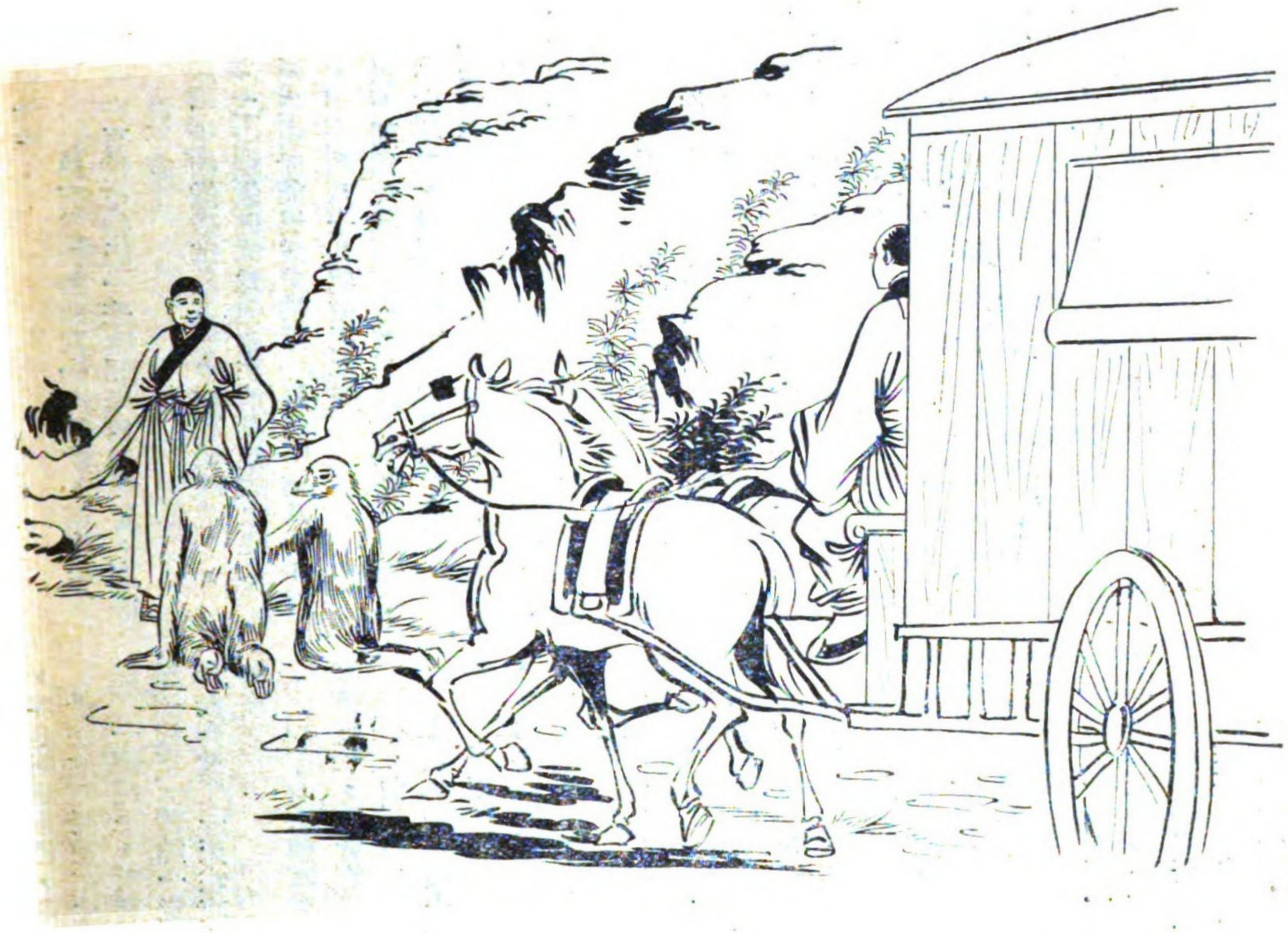
（四）輕量級：一三五磅

（五）韋特級：一四七磅

（六）中量級：一六〇磅

（七）重量級：一七五磅以上。

泰國拳比賽也分回合。一般以三分鐘爲一回合。一回合之後休息兩分鐘，比賽以五個回合爲限度，並判定勝負。其計分法以擊中對方即得分數，然後總計五個回合的總分數，得分最多的拳手就贏得此場比賽的勝利。



武俠長篇連載

丹心一劍

琴心·文　羽君·圖

母子重逢訴衷情

獨孤雲的心情十分激動，一直呆呆地注視着那個女尼的行動，可是她對兩頭巨猿摩娑片刻後，神色已轉爲平靜。

不過這平靜並沒有維持多久，她又以訝異的聲音道：「咦！大毛！二毛？你們怎麼會到此地來的，是來找我的嗎？誰告訴你們的？是不是萍表姐……」

她一口氣問了很多問題，而大毛二毛卻無法回答，牠們只是指着明易生的墳墓，同時又動手去扒開來！

獨孤雲本來想阻止的，可是不知怎麼心中一動，居然忍住了，倒是龍姑發出一聲清叱道：「大毛！人都死人，你不許再去動他！」

大毛果然不敢再挖，龍姑又道：「把泥土再堆好！」

大毛照着做了，那女尼這才發現到除了巨猿之外，還有人在旁，隨便用眼睛掃了一下。

獨孤雲連忙低下頭，不讓她看淸自己的面目。

那女尼也沒有對他特別注意，只朝龍娘問道：「姑娘這兩頭畜生是你帶來的嗎？」

龍姑自然也不認識這個女尼，所以點點頭道：「是的……」

女尼微異道：「牠們怎麼會跟着你的呢？」

龍姑覺得這女尼的面目頗爲親切，當然她並沒有想到她與獨孤雲相似而親切，可是對於她的問話卻極爲樂意回答，因此她含笑道：「牠們也不是屬於我的，是人家託我送到牠們的舊主人那兒去的，你是牠們的舊主人嗎？」

女尼平靜地搖搖頭道：「貧尼不是！」龍姑失望地道：「我看來也不像，不過你怎麼認識牠們呢？」

女尼輕輕一嘆道：「貧尼過去跟牠們有點淵源！」

龍姑哦了一聲又問道：「那麼你是……」

女尼微微一笑道：「貧尼苦因，這墳是新的吧！裏面埋的是那一個？」大毛又哀叫起來，同時又想動手扒土。

龍姑連忙道：「是一個叫做明易生的人！」

苦因女尼微微一震，但神色間並不太激動！合什對着墳前拜了一拜，喃喃地唸了幾句佛號：「嗯！原來明易生死了，阿彌陀佛，祝他的靈魂早日安息……易生！我很對不起你……」

後面的那句話已經說得很低了，以後更喃喃喃不可聞，這使得獨孤雲爲之一怔，因爲看情形好像明易生之死與她並無關係，不過明易生在臨死時仍喊着一個梅字，作爲他死因的解釋……草非這女尼不是岑紅梅？

那女尼喃喃片刻才又問道：「明易生眞的是死了嗎？」

語氣中似乎還有着不相信的神態，大毛二毛卻哀叫着連連點頭，拖着那女尼的袖子……

苦因女尼拍拍牠們柔身道：「大毛二毛！不要吵，人總是要死的，死了就解脫了！沒有什麼可難過的，不過我眞不相信他會死……」

大毛又要扒土，龍姑道：「不會錯，我見過明易生，墓中的確是他的屍體！」

苦因默然片刻，才問道：「他是怎麼死的？」

龍姑搖頭道：「不知道，我們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屍體還浮在水池裏，是大毛把他撈起的，不過你問問獨孤大哥……」

女尼又是是一震顫着聲音道：「獨孤大哥？他是誰？」

龍姑笑着道：「獨孤大哥是個很好的人，他叫獨孤雲……」

苦因更是一震叫道：「獨孤雲！」

龍姑詫然道：「是的！您也認識獨孤大哥？」

女尼慢慢地定下神來，搖搖頭道：「不！貧尼不認識他！」

龍姑點頭道：「我相信你也不認識他，否則你們怎麼不打招呼！」

女尼愕然道：「獨孤雲也在這裏？」龍姑手指獨孤雲笑道：「那不是嗎？」

獨孤雲再也不能不抬頭了，將頭一抬道：「我就是獨孤雲！」

苦因神色激變，連退了兩步，接着又跨前了幾步，目光深注在他身上，凝視良久，目中充滿了慈情。

可是過了一會兒，她又冷靜下來，輕輕地道：「好！很好！好極了！」

獨孤雲一直與她正眼對視，臉上卻充滿了一片冷漠，現在他已確定這自名苦因的女尼一定是岑紅梅！是他的生身母親，因爲她與自己簡直是一個模樣！

大家都不開口，只有龍姑傻兮兮地問道：「師太！您說什麼好極了？」

苦因頓了一頓才道：「貧尼是附合姑娘的話說獨孤雲個是好人！」

龍姑滿意了，獨孤雲卻冷冷地道：「師太不是想知道明易生的死因嗎？」

苦因怔了一下才道：「貧尼不過隨便問問，並不一定想知道……」

獨孤雲卻不肯放鬆，尖利地道：「在下可以告訴師太，他是被人殺死的！」

苦因一愕道：「殺死明易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獨孤雲冷笑道：「對別人來說，豈止是不容易，簡直不可能，舉世之間，只有一個人能殺死他，師太知道是誰嗎？」

苦因搖搖頭道：「貧尼乃方外人，多年不問世事，怎麼會知道呢？」

獨孤雲嘿嘿冷笑道：「那人叫岑紅梅！是一個女子！」

苦因神色一變，急聲道：「不！不可能………」

獨孤雲厲聲問道：「為什麼？」苦因支吾地道：「因……因為……」

獨孤雲緊接着道：「因為岑紅梅是他的妻子！」

苦因神色驟變，半晌才道：「不錯！她們曾經是夫婦，不過後來分開了……」

獨孤雲冷哼一聲道：「那只是岑紅梅的想法，明易生卻不這麼想，他始終對岑紅梅未曾忘情，潛居小金川，在寒梅谷中廣植梅樹，用以表示他對那負情妻子的思念，好容易打聽到岑紅梅的下落，趕到此地來相見，結果反而遭了她的毒手……」

苦因失聲道：「不，岑紅梅沒有殺死他！」

獨孤雲冷笑道：「師太何以得知？」

苦因吶然良久才哽咽地道：「因為岑紅梅已經死了！」

獨孤雲一怔道：「死了？」

苦因又平靜下來了，輕輕一嘆道：「不錯，岑紅梅身死多年了！」

獨孤雲眼珠一轉道：「這就奇怪了，我到這裏的時候明易生身受重傷，奄奄一息，正在彌留狀態，他親口告訴我說他是死在……」

苦因連忙道：「說他是死在岑紅梅手中的嗎？」

獨孤雲點頭道：「不錯！他是這麼說的！」

苦因怔然片刻才道：「他既然這麼說也就算了！」獨孤雲笑笑道：「師太不是說岑紅梅已經死了多年嗎？難道她還會從墳墓中爬出來殺人？這倒是奇聞了！」

苦因平靜地道：「貧尼是佛門弟子，對於許多不可解的問題，都以劫數使然四個字作為解釋，因此貧尼倒不懷疑這件事！」

獨孤雲不禁怔然道：「那末，師太真的認為明易生是死於鬼魂之手了？」

苦因輕輕一嘆道：「貧尼沒有認定，只是相信而已，因為據貧尼所知，岑紅梅絕不可能殺死明易生，而明易生偏又那麼說……」

獨孤雲想了一想道：「太晚，他只說了一個梅字……」

苦因臉色一動道：「只說了一個梅字？」

孤獨雲點頭道：「不錯！他來不及說出底下的話就死了！」

苦因又問道：「他死後的徵象如何？」

獨孤雲想想道：「全身發黑，腫脹得不像人樣了，而且臨死時異常痛苦，滿池亂滾，一直翻到墨池裏去了……」

苦因神色激動地道：「他翻下墨池就一直沉到底了？過了一會兒又浮了上來，身上的黑紫與腫脹都消除了，恢復原來的樣子……」

獨孤雲瞪了她一眼道：「不錯！原來你都看見了！」

苦因搖搖頭道：「不，貧尼赴普陀進香朝聖，剛剛才回來！」

獨孤雲不信道：「那你怎麼如此清楚！」

苦因肅容合什，先唸了幾聲佛號才低聲道：「現在貧尼確知明易生的死因了！」

獨孤雲連忙道：「他是怎麼死的？」

苦因淡淡道：「劫數使然！佛家所謂因果循環報應，真是一點不錯！」

獨孤雲滿腹狐疑，啓唇正欲動問，苦因嘆道：「施主可以再回答一個問題嗎？在明易居處的寒谷梅中，有一棵綠蕚的梅樹是否還在那兒？」

獨孤雲心中微動道：「不在了，明易生離谷之前，放了一把火……」

苦因一呆道：「都燒掉了？那也好！大是西

方極樂世界的聖水，可以洗盡一切的罪孽，阿彌陀佛……劫火中見紅蓮……」

獨孤雲忽地一笑道：「劫火難滅魔障！」

苦因微異道：「施主此話怎講？」

獨孤雲微笑道：「你最關心的不是那棵梅樹，而是深藏在樹腹中的青梅蠱吧，那是燒不死的，已經被人取走了！」

苦因臉色一變道：「被人取走了？誰？」

獨孤雲笑笑道：「自然是你們青梅蠱門中人！」

苦因呆了半天才搖頭嘆道：「我只道可以眞正離開人世了，誰知依然不得清淨，唉！做人眞難，連求一方安靜七都不可得，冤孽！冤孽！」

獨孤雲莫名其妙，苦因又道：「施主請便吧！貧尼還有要緊的事急需辦理……」說完回身就想走，獨孤雲連忙道：「喂！你等一下，我們還有話沒談完呢？」

苦因停住脚步道：「貧尼與施主並無糾葛……」

獨孤雲冷笑道：「明易生曾經託我替他報仇……」

苦因輕輕一笑道：「貧尼沒有殺死他，施主找貧尼有什麼用？」

獨孤雲道：「我現在想想，明易生之死可能與你無關，不過另外還有一件屬於我本身的事，必須要弄清楚！」

苦因悵然笑道：「施主的事更找不到貧尼了！」

獨孤雲厲聲道：「怎麼會找不到你呢？只有你才能告訴我那個狠心的女人的下落，她曾經背夫棄子……」

苦因臉色一變道：「你是聽誰說的？」

獨孤雲冷笑道：「是我自己推測出來的！」

苦因臉色略略一寬道：「施主一定想錯了，也找錯人了！」

獨孤雲厲聲道：「我相信沒有錯，你就是岑紅梅！」

苦因爲之一震，龍姑也叫起來道：「大哥！你不是說到此地來找你母親的嗎，這位師太的臉跟你長得一樣一樣，她莫不就是……」

獨孤雲咬着牙齒狠聲叫道：「不錯！她就是狠心拋棄下我，使我受盡折磨的女人！」

苦因臉色激變，身子也在猛烈顫動，突然坐在地下，雙膝盤起，眼中淚珠直滴，抖着嘴唇唸道：「阿彌陀佛……佛祖如來佑我……」

獨孤雲厲聲道：「今天你一定要把話說清楚！」

苦因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把情緒穩定下來，輕輕地道：「好吧！說！一切都說，說清楚我也可以淸淨了……」

獨孤雲却回頭對龍姑與黑加道：「你們先走開一下，把大毛二毛也帶走！」

龍姑失望地道：「大哥，你終於找到自己的親人了，我心裏說不出的高興，爲什麼不能讓我也聽一聽呢！」

獨孤雲搖頭道：「不行，有許多事你不應該知道的，你不必知道，你該知道的，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龍姑頓了一頓，終於含着眼淚，牽着大毛二毛，走到遠遠的地方痴立等候，黑加也嘟着嘴跟過去了！

苦因輕輕一嘆道：「孩子，你不必叫他們走開，要告訴你的話並不會使你感到丟人，也不會使你見不得人……」

獨孤雲冷笑一聲道：「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以崑崙奴的身份長大的，還怕什麼丟人呢？我叫他們走開是爲着別的原因！」

苦因一怔道：「什麼，萍表姊居然這樣對待你？」

獨孤雲冷笑道：「你爲什麼不責備李如晦，一直到我離開青城山爲止，他始終把我當作一個賤奴，頂着獨孤這個可恥的姓氏！」

苦因淚落如雨，輕輕道：「孩子，別恨這個姓，獨孤剛是個最可敬的人！」

獨孤雲大叫道：「崑崙奴可不是最可敬的身份！」

苦因呆了一呆道：「孩子，別怪他，你當然有恨我們的理由，可是你聽完了我的敘述後，也許你會原諒的……」

獨孤雲想叫起來，苦因的眼中却射出一股溫柔的光芒，倒底是親子之間的天性，使他忍住了暴躁。

苦因又嘆了一口氣，開始她的敘述：孩子，你已經知道我叫岑紅梅，是青梅蠱門的第四十七代掌門人！青梅蠱門是苗一個很神秘的派別……」

獨孤雲不耐煩地道：「這些我都聽黃金豹講過了！」

苦因一怔道：「這些事連綠萍表姐都不太清楚，黃金豹又是誰？」

獨孤雲低聲道：「他是青梅蠱門四十六代掌門人的弟子，也是那女孩子的父親？」

苦因哼了一聲道：「那青梅蠱定是他取走的了？」

獨孤雲點點頭道：「是的，我想殺死明易生也是他的傑作！」

苦因點頭嘆道：「不錯，只有青梅蠱毒才能殺死明易生，也只有青梅蠱母殺人會有那種現象，不過蠱神只准掌門人使用，那老頭子犯了大誡，我格於師門規矩，必需要找到他，論以重典，剛才我說的重要的事就是指此而言！」

獨孤雲淡淡地道：「我也想到了，所以把他們支開了！」

苦因想了一下道：「你是不是眞的喜歡那女孩子，爲了她，我可以……」

獨孤雲擺擺手道：「假如能够對那老頭子放寬一點，我也不反對，不過絕不是爲了他的女兒，因爲老頭子曾救過我的命！」

苦因搖頭道：「那恐怕不行！他若是青梅蠱門下的弟子，救你的命，甚至於爲你犧牲生命都是應該的，因爲你是第四十八代的掌門人，我生下你後，就決定了這件事，他應該認識你身上的表記！」

獨孤雲一怔道：「什麼表記？」

苦因道：「你自已看不見的，在你的背心中間有一塊紅色的梅花圖記，這就是繼任掌門人的憑證！」

獨孤雲怔然道：「眞有這會事，那這老傢伙太可惡了……好吧，這事以後再談，現在我把龍姑叫過來，您把我的身世您的一切都說出來，我的事不怕人知道……」

龍姑滿腹幽怨，正在痴望着獨孤雲母子二人談天，只見他們手比臂舞，好像談得十分熱鬧，心中便有被冷落之感！

後來見他們談不了多久，忽而招手叫她過去，又不禁驚喜交集，連忙朝黑加比個手勢，叫他一同過去。

誰知黑加冷淡地搖搖頭道：「龍姑！你去好了，我不去！」

龍姑爲之一怔，黑加又不高興道：「我們又不是他養的狗，高興的時候就叫過去，不高興的時候又趕走我們，我不受這個氣！」

龍姑作色道：「黑加！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說獨孤大哥！」

黑加嘆了一口氣道：「龍姑，獨孤雲或許是個很不錯的男人，但是我勸你對他不要如此痴心，他對你再好也不會娶你的，因爲你是個苗人姑娘而他是個漢人，苗女跟漢家郎之間永遠沒有好結果的，漢人都是沒良心的！」

龍姑臉色一變道：「黑加！你不願跟着獨孤大哥就回去好了，可是你不許再說大哥的壞話，否則我永遠不理你！」

黑加急忙道：「龍姑！我完全是爲你好……」

龍姑哼了一聲道：「誰希罕！我只要大哥對我好就够了！」

黑加臉色也變了，但是他沒有發作，嘆息着道：「要是他以後對你不好了呢！苗女與漢郎之間的例子太多了，都是男的把女的遺棄了，他們把苗人沒當人看待……」

由於他們之間的爭執就誤時間，獨孤雲等不及，走過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湊巧聽見了黑加的話！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黑加大哥，我的母親也是苗人，所以我也算是半個苗人，你的話我不同意，漢苗都是一樣的人……」

龍姑不禁一愣道：「大哥，你的母親也是苗人？」

獨孤雲微笑道：「不錯！她也是個苗人，你看不出來吧，苗人與漢人之間，並沒有任何差別，所以你不必以苗人爲羞……」

龍姑關心的却不是這些，她急急地問道：「大哥！你的身世都弄清楚了？」

獨孤雲搖頭道：「我們還沒有開始談呢，所以我來叫你過去一起聽，免得再轉述一次麻煩，你快過去吧！」

龍姑趕着過去了，黑加則冷瞟一眼，慢慢地也過去了！

苦因默默地揮手示意，叫大家都在身前坐下，才開始說出那一段悱惻纏綿的故事，也說出了獨孤雲離奇的身世。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勾命符

端木玲・文
羽君・圖

此身豈甘爲盜魁

龔然猛想到黑影腋下挾着之人是勾命仙子，落星宮內，勾命仙子被一名高手挾着往後宮飛奔，自然那名挾人之人絕不可能是勾命書生。

那高大黑影分明是個男人，因此，也不可能是此宮的女主人，那名心黑手辣的勾命玉女牛玲瑜。

是誰？

龔然心湖中湧起幾道逆浪，不暇思索，加力狂追。

可惜，他追晚了一步，當他追至宮牆下面時，那人早已騰身越過宮牆去了。

當他飛身縱上宮牆時，黑影早又逃至十丈之外了，龔然那敢怠慢，發狠狂追了下去。

別看那人脅下挾着一個人，跑起來還眞快，一點都不慢，當龔然縱下宮牆，黑影閃身轉過一堵峭壁，撲向一座茂竹，龔然心中立時大急起來，因爲，那人如果閃身鑽進了竹林，自己再想追他，無異是海底撈針。

眼看那人快要逃出視線，龔然心中大急，猛運一口眞氣，暗暗傳音道：「朋友留步，不讓我龔某人拜識一下尊顏豈不太遺憾嗎！」饒他怎麼喝，怎麼激，那高大人影相應不理，一頭鑽進竹林去了。

只傳來一聲冷削的怪笑，就連影子都沒有了。龔然大急，那還顧及『逢林莫入』『窮寇莫追』的武林忌諱，一聲喝，飛步追了進去。

龔然這般不顧利害的盲目胡追固然有點不知

厲害，然而，那人挾持而去的是勾命仙子，曾經是他的姐姐，對他有過救命之恩，且又授過他勾命指訣，他豈能不捨命相救？

在他想，那人挾着勾命仙子進了竹林，自然怕他追上，當然會沒命的逃，只要他一動，難免會發出聲音，果眞有了聲音，不難將那人追及，是以他放心大胆的追了進去。可是，天底下的事，往往出人意表，當他捨命追了進去，傾耳細聽之下，不由大失所望起來。竹葉蕭蕭，那來人行其中的足步聲？

韓然思尋之下，於是收攝心神，提住一口眞氣，力運雙指以防不測，往前面小心翼翼地搜索前進。行不到十丈，左面十幾步突然起了兩下掌聲。

掌聲輕細，幾難聽淸，韓然大奇，難道那人不是一人單獨前來，另有同黨？有此發現，韓然心中一喜，屏息掩了過去。

然而，當他走不五步，突然之間，那擊掌的地方傳來沙沙的男子聲道：「是小桃姐嗎？」

「小桃是誰？」韓然心口互問。

他猛然想到了一件事，問話之人，應該是落星宮的下人，一聽其人口氣似乎與這名小桃姐於此幽會。

就韓然所知，宮中根本無小桃其人，要有，便是自己離落星宮之後，勾命書生爲勾命仙子或勾命玉女牛瑜玲所物色的使喚女婢。

兩人敢偷情嗎？韓然深知勾命書生御下極嚴，宮中之人，時遭處死，是以落星宮中之人，誰敢冒生命的危險做越軌的事？有道是螻蟻尙且偷生，何況是人？

他從而推想到一件事，那掌聲是眞的？然而那聲小桃姐是假的？

爲什麼？太明顯了，此名語音沙沙之人，怎知小桃此時到來，自已躡足而行，並未弄出響聲，如非一流高手，絕難聽出自已行路的足聲，以此推想，那人不是捕風捉影的瞎叫，便是有意相誘。如果是後者，顯然是在誘他過去察看，其用意當然屬於很壞的一方面。

聲音沙沙，其人可能故意掩飾本來的原音，就他所知，勾命書生選屬極嚴，五官不正者不取，品貌不端者不取，音量不洪者不取，所以說，落星宮無語音不正之人，那麼此人想來當非落星宮中人。

韓然心中暗自好笑，身形如瀉地水銀，迅速而輕靈的飄近發聲的地方，在距離三丈處停了下來，凝神搜望。竹影婆娑，鬼影幢幢，什麼也看不見。

然而，正當他屏息前望之時，左方突然打來一道冷凜得砭骨生寒的指風，韓然想都不想，身形一仰，一個倒翻，竄出三丈，暗叫聲「僥倖」。果不期然，幾乎墜入那人轂中。

當他穩住身形舉目往左望去時，左面空空如也，連鬼影子都沒有一個。他愕然發怔，驚噫得半聲，猛然劍眉聳揚，兩隻神光湛湛的朗目往前面望去。

前面五丈處人影一幌而沒，他那敢怠慢？心中冷哼一聲，展開上乘輕功追了過去。他快，那人更快，那人一擊不中，似乎心胆俱寒，是以急急忙忙的飛逃。

竹林並不大，彈指間，那人縱出竹林，韓然跟踪而出，竹林外是道絕壁，須登壁而上，韓然望着前面那名逃竄的人影喜形於色，得意地想道：「看你還能不能逃出小爺的手去！」

那人當眞身手不凡，腋下挾着個人，仍然行縱如飛，在壁上連續三四個起落，早已登上了崖頂。韓然雖然兩手空空，仍然落後三步。

三步之差，那人搶先了一着，一步登上壁頂，反手一指猛打而下，韓然登時嚇了個心胆俱震。

若然這一指讓點上，不被打死，也得養上一年半載，震駭之下，那敢挺着硬挨？不進反退，攀壁的手猛往下一鬆，身形暴瀉而下。

然而，那人在一回手的瞬間，他看淸楚了，身形年貌呼之欲出，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面上蒙了一塊黑巾。

此人是誰？面上雖然蒙了黑巾，仍不難隱約見到此人長了張長臉。

長臉？對了！

勾命符主！惟牛嘯天方有張長臉。

韓然大惑不解起來，牛嘯天爲什麼要刼勾命仙子？牛玲瑜成了落星宮的女主人，牛嘯天不就與韓飛雲成了姻親了嗎，那還會給勾命書生過不去

？茲事太也費解？龔穌有此發現，如不弄個水落石出，那肯罷休，當下止瀉反升，猛往上撲。

而且，從牛嘯天打出的指力，使人暗自吃驚，牛嘯天的指力成色十足，這種指力，大概就是『勾命陽指』了，從這傢伙現在的功力看，如果他再習上『勾命陰指』，習成之後，雙指合璧，將來，此獠果眞要天下無敵。

思念及此，他對牛嘯天持封勾命仙子這檔事恍然大悟，牛嘯天刧持勾命仙子的目的，可能是要脅勾命書生，以其愛女換勾命『陰』指訣。然而，他沒有完全猜對。

龔穌行速如電，追的飛快，一口氣追了十里，牛嘯天功力再高，終究因其脅下挾着個人，短時間尚不覺得，跑久就不靈光了，十里下來，牛嘯天有些氣喘起來，步速一緩，龔穌追近了不少。

龔穌在後低喝道：「姓牛的，是漢子停下來咱們談談。」

那人被龔穌一語喝破身份，陰冷一笑，乾脆不再往前跑，停下來躍上一塊丈高奇石，高踞其上，伸手往臉上一抹，果然露出來一張長長的馬臉，不是牛嘯天還有誰？

牛嘯天脅下挾挾着的也果然是勾命仙子，勾命仙子嬌軀軟癱癱的垂手吊足，像是被點了穴。

龔穌看到勾命仙子那種慘相，心中一酸，猛咬牙，憤然一指牛嘯天，怒聲叱問道：「姓牛的，虧你自誇是堂堂一代符主，挾着一名弱女子，我眞爲你羞恥。」

「嘿！嘿！」牛嘯天咬牙切齒的兩聲冷嘿道：「本符主乃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龔穌怒問道：「什麼其人之道？我不懂。」

牛嘯天冷着嗓門子說：「你不懂！哼！裝蒜！小子，我問你，咱妹妹既被你們老鬼擄來，並加以無情的蹂躪，爲什麼還要將她置之死地。」

龔穌有些驚訝，聽口氣，勾命玉女牛玲瑜似乎死了，怎麼死的？

龔穌未加反駁自己非落星宮人，沉吟了一下，反問牛嘯天道：「令妹怎麼死的？」

牛嘯天鋼牙一銼，怒聲答道：「你那禽獸不如的老鬼父親先姦後殺，用勾命陰指處死我妹妹。」

龔穌聽得一點不驚奇，證諸畢素霞所說，勾命書生的確做得出那種禽獸不如的事來。是以他不願爲勾命書生分辯，然而，牛嘯天的話使龔穌大感不安，牛嘯天口中所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的手法，實在太可怕了！難道說牛嘯天會採取同樣的報復行爲。

照勾命書生那等慘酷狠毒行徑，愛女遭人報復一點不爲過，然而，問題出在被報復之人是失去抗拒能力的弱女子，而且此人溫惋閒靜，姑且不說她曾如何關照呵護過他，便是任何一名女子，一旦碰上這種遭遇，均令人髮指，以豪雄自許的龔穌怎能忍受得了？

他豈能不加阻止！眼睜睜的看着牛嘯天毀掉勾命仙子的一生？他怒了！劍眉斜飛，緊咬鋼牙，大聲叱斥喝道：「姓牛的，寃有頭，債有主，你如是條漢子，就該去找龔飛雲了結去，怎能罪及無辜！」

牛嘯天冷聲長笑道：「那老王八蛋不知縮到那裏去了，他沒在巫山，我不拿他女兒同你出氣，還去找誰？」

「拿我出氣？」龔穌不解的在問自己。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來了，勾命書生不在巫山，桃花三嬌是牛嘯天殺的，所謂拿自己出氣，原來是自己恰巧在那裏調氣，牛嘯天要自己揹上謀殺三嬌的黑鍋，忖念及此，他沉沉的哼了一聲。

牛嘯天的行爲太卑鄙了，眼前的兩件急事他必須做；第一件，如何自牛嘯天手中救勾命仙子；第二件是要痛懲牛嘯天，爲桃花三嬌報仇。這樣做才對得起瘋狂劍士，然後見了瘋狂劍士方能有所交待。然而，他想的雖好，可是牛嘯天做得太絕了，只見牛嘯天昂然站在巖頂裂齒冷聲嘲笑，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一般地說：「小子，別胡思亂想了，我叫你們父子都做不得人，我在點死桃花三嬌時早已有了謀算，故意沒有致你死命，其原因就是要你揹黑鍋，使你同瘋狂劍士反目，哼！哼！當時我本打算親口向天下武林宣佈你的惡行，可是事就那麼巧，天山一梟他們適逢其會趕來，免了我一番口舌，他們會爲你義務宣傳呢！」

龔穌聽得怒火騰冒，睚眥盡裂。他想不到世道人心會險惡如斯！越想

越氣，越想越寒心。氣得怒衝牛斗，口不擇言的破口大罵道：「惡賊！你下來，小爺跟你大殺一千招！」

龔然當眞反手探臂，拔下藍汪汪的勾命毒劍，往高踞崖上的牛嘯天指了指。

牛嘯天冷笑一聲道：「太爺不來硬的。」

龔然怒問：「你想怎麼了結？」

牛嘯天不忙答他的話，反問龔然道：「我問你，你想不想保持這名妞兒白璧無瑕？」龔然雖怒，仍然將頭點了點，這正是他所要求的。

牛嘯天詭笑一聲道：「容易，咱們談談條件！」

龔然問：「什麼條件？」

牛嘯天仍是陰冷地笑道：「小事一件，拿勾命『陰』指訣來換。」

「勾命陰指訣？」龔然仰望着高崖，有些失望了，他怎能將指訣告訴他，讓這種惡毒之人習成蓋世絕藝，雙指合璧，無敵天下？

他猶豫起來了，他無法一口回絕牛嘯天。牛嘯天見他遲疑不決，緩緩自下腋抓起勾命仙子，一手托着勾命仙子的纖腰，一手往勾命仙子胸前一扯，嘶的一聲，勾命仙子欺霜賽雪的酥胸露了一半，雙峯幾欲脫穎而出。

龔然看得雙睛冒火，怒喝一聲，正想不計利害的飛撲而上，牛嘯天早已凶睛灼灼的虎視着下面的龔然，那隻魔手往下一移，一把扯定勾命仙子的羅裙，作勢欲扯，他得意地說道：「這妞兒的酥胸白得欺霜賽雪，只不知一雙玉腿是否像酥胸那麼美？」

「住手！」龔然暴吼一聲，咬牙制止勾命符主，一個字一個字的冷聲說道：「惡賊，小爺答應你的條件，先將我姐姐放下來。」

牛嘯天將手放垂下來，冷哼一聲，不屑地道：「小子，你別打錯了主意，太爺是好騙好打發的嗎？要人不難，你給我先拿來。」他當眞把手一伸。

龔然明白他想先要勾命指訣，想了想，事已至此，不這樣做就無法救人，登時毫不考慮探手入革囊中一摸，掏出那張香妃箋，暗運指力，反手輕揚，那張寫滿『勾命陰指』訣的香妃箋緩悠悠的飄向牛嘯天。

牛嘯天一把接住，二指一抖，狡目一瞄，皺皺眉頭，一聲冷哼，原璧奉還，拋了下來。

龔然香箋同手，正感自己行事太孟浪了，這等瑰寶，能隨便予人的嗎？他方發急，牛嘯天亦拋還了下來。

龔然如釋重負，慌忙一把接住，然而，他不解牛嘯天爲什麼連細讀一下都不屑爲之就拋了下來！此舉太出人意外，反將龔然怔住。

牛嘯天冷笑一聲，鄙夷地說：「小子，太爺不是三歲大的孩童，你隨便能騙得了的嗎？哼！那分明是張假的，出諸女人的手筆，看來你是毫無誠意。」

他說此一頓，那隻魔掌又緩緩上抬，龔然心中大急，忙出聲相阻道：「慢着！」

牛嘯天住手。龔然將計就計說：「咱們訂個日期，我拿眞指訣同你換人，不過……你得尊重我姐姐，她要有個風吹草動，看我饒你？」

牛嘯天像打了場勝仗那麼得意，得意得哈哈大笑道：「也好！不過，你知道太爺是隻饞貓，太爺沒那份耐性等，等久了會出毛病的啊！」

龔然咬牙道：「三月之期。」牛嘯天道：「不行！我只有一個月的耐性。」

龔然接上腔道：「兩個月。」

牛嘯天討價還價的道：「四十五天！」

龔然沉吟了一下，萬般無奈地道：「好！就是個半月。」

牛嘯天問：「什麼地方？」

龔然道：「老地方，赤壁。」

牛嘯天認爲龔然有意羞辱他，咬咬牙，恨聲道：「好！就是赤壁，上次咱們赤壁之戰，太爺陰溝裏翻船，中了你的詭計，不過這次太爺提醒你，太爺志在『指訣』，咱們一言爲定，貨眞價實，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銀貨兩訖之後，要不服氣，再作第二回合赤壁大戰亦可。」

龔然暗哼一聲，沒說什麼！牛嘯天飛身躍下高崖，挾着勾命仙子走了。

龔然目送牛嘯天離去，轉身折奔向前宮。他這樣做，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何嘗不知道『縱虎歸山易，再想擒虎難』的道理，他今天甘冒『擒虎

難』之險放走牛嘯天是有其不得已的理由；第一，牛嘯天志在『陰』指訣，他不愁縱他歸山之後，這頭狡計百出的惡虎會失約；第二，投鼠忌器，勾命仙子在他手上，假如自己來硬的，牛嘯天那隻魔掌只須一把扯下勾命仙子的羅帶，勾命仙子往後拿什麼臉面見人？

× × × ×

且說龔然放走牛嘯天後，繞到了落星宮前面，於暗處點擒了一名伏樁，將他提離原處，解開他的穴道，告訴他勾命仙子的遭遇，並說出自己同牛嘯天訂下了赤壁之約，要那名漢子傳話勾命書生，依時去赴約。

那名漢子唯唯諾諾，龔然問那漢子：「教主去了那裏？」

漢子誠惶誠恐地答：「月前下山，聽說去了衡山。」

龔然又問：「娘娘在宮中？」他指的是勾命玉女牛玲瑜。

那漢子搖搖頭：「娘娘死了！」

龔然問：「怎麼死的？」

那漢子說：「一天，老爺上了神女峯，翌日一早返來，娘娘便挺在寢宮中。」龔然問：「誰殺的？」

那名漢子搖頭。龔然又明白了一點，勾命玉女非是被勾命書生所殺，然而，是誰殺的？

勾命仙子那等錦心透口之人，絕不會做下這種暗下毒手傷人勾當，那麼是誰出的手？將來自然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龔然一路想不透，下了巫山，找下背上毒劍，拋入長江，他不願這種傷天害理的毒劍留在世上害人。

他茫然地上路，第一步是上武當山去歸還武當的信符——鐵劍令；並助武當一臂之力，阻止『紅燈五劍』的威脅。末一件則是找楊維英同癲狂劍士。

找楊維英自然是為了認祖歸宗，尋癲狂劍士的目的則在告訴他桃花三嬌的不幸遭遇。

關於勾命書生劫持勾命仙子的事，他倒不太愁急，其原因是落星宮的人會用最快速的方法通知上了衡山的勾命書生，他相信勾命書生聞訊之後，不得不放下其他的俗事，專程上赤壁去救愛女。

此無他，最重要的原因是勾命書生雖有過三四房妻室，然而，除勾命仙子龔珊玉外，他別無子嗣。

如今，勾命仙子被劫，他能任由掌珠為人挾持，而不去踐約嗎？龔然少了這層顧慮，行來十分輕快，一心一意的只想往武當山趕，然而，天地間的事，有時太出人意料，下巫山的第一天，就發生了一件怪事。

問題出在他沒有了勾命仙子被劫的那層顧慮，心情一輕鬆就連日夜的趕路。這一晚，恰好是個春風拂面的上弦月，拂面的微風吹在人臉上有些涼颼颼的快感，龔然踏着月影在一座荒山中匆匆而行。

越行越輕快，越走越輕爽，一口氣奔到二更時份，上弦月早在二更天即已入了山，然而，龔然仍了無倦色，放步飛趕。

亂山夜行，最易迷路，龔然只知道對正武當方向，不管有路無路，爬高縱低，亂行一遍。

當然，就他現在的功力而言，除三千弱水能使他卻步外，其餘，不管是多險的峯？再絕的谷！他行來如履平地。

正因為此一理由，他敢於在深夜中行於荒僻的亂山中。

二更甫過，天色陡然突變，狂風烏雲，刮的飛砂走石，刺人肌膚，遠處更是雷聲隆隆，看樣子，不需多久，亂山中將會有一場狂風暴雨。

春天時有風暴，說來就來，龔然明白這一點道理，乍聞雷聲，慌忙找尋避雨的地方。

折騰了半夜，快近三更了，其實他真應該停下來歇歇，將精神養足了等天亮再趕路。

張目四望之下，遠處，大約在數里外，依稀有一線燈光，那點時明時滅的燈火在夜風中閃爍不定，龔然真還無法辨清那是點什麼火光？神燈？？鬼火？還是山居人家的豆螢風燈？他想只要有燈火的地方就有人，權且避下雨再說。

龔然施展開快速身法，身如夜梟，在崎嶇的山坡上騰跳，一晃眼便閃去了五六里。

怪事！那點若隱若現的星火，依然是那麼遠，並未接近一分。此事大奇，正於此時，山風小了不少，山形已能畧辨，那點燈光像是在對面一座高山的半山間，而那座山在繚繞霧靄之中。

這一下龍然明白了，那點燈光，不只五六里的距離，說不定還在二三十里外。

一念想通，加速飛奔，一口氣跑了二十里，天色約已三更，正好趕上半山，在他想，那盞燈當已不遠，誰知轉過一個山嘴，往前搜望，頓失那點燈影。龍然詫異之下，飛縱上一棵百葉樹，登高四望之下，但見夜色蒼茫，那有半星燈光？

他心中暗道了聲「怪」，飛縱下樹，正待再往前搜尋，突然，耳邊响起兩聲清韶朗逸的鐘聲。

鐘聲不遠，應該在左近里許。龍然心中有了個數，這兩下鐘聲，大約是寺僧夜課已罷的訊號，難怪，那點若隱若現的燈火熄滅，既然是夜課已畢，燈光自然隨之熄燈。

然而，在一瞬之間，隆隆的雷聲漸漸遠颺，風雲消散，晴朗的夜空又恢復滿天星斗，龍然心中大喜，展開身形，找尋鐘聲與燈光發自何處？

一找之下，居然被他找到了一座倒塌了的廢寺。並找到了那架古鐘，也找到了不久之前熄滅，吊在半塌大殿上佛燈，那佛燈餘焰氤氳，可見剛滅不久，足見此燈卽龍然遠遠看見的那點半明半暗的星火。

燈雖然被他尋到了，可是，由於這座廢寺的不平凡，使龍然陷入迷惘中。這本是一座荒蕪已久的廢寺，連大殿的神像都已全部傾圮，從諸般跡象看，分明久已無人侍奉香火，廢寺內而且根本不可能有人，可是，剛才的兩聲鐘响是誰敲的？龕上的神燈又是誰燃的？

龍然大奇大詫之下，動手搜索廢寺。

搜！連每片瓦都搜遍，就是沒半個人影。神龕上積塵盈寸，根本就不像有人在一瞬之前停留過。

怪的是燈亮鐘响是事實，如說沒人來過，那麼鐘豈不成了自鳴鐘，而那燈豈又不成了盞自燃自滅的『神』燈？要不就是『鬼』『神』作祟，故意戲弄自己？

可是，世間儘多奇奇怪怪的傳說，龍然總覺鬼神無憑，他一千個認定，一萬個肯定，鐘聲燈火是人所爲。

如說此事出自人爲，那麼此人身手之高，就高得可以了。

再就此人這樣做有什麼目的？其用意何在？如果從某一方面看，或多或少的與龍然有點關連？

龍然是聰明人，但他因爲傲骨天生，偏不服那口鳥氣，他明知碰上了能手，偏要鬪他一下。

一聲哼，身形一閃，出了廢寺，便向山頂上追去。

他想：那人既然是針對他而來，絕對不可能逗引他一下就罷手？那人一定在山上等他，也可能在暗中監視着他的行動，伺機現身。

龍然往山頂上追的原因是那人不可能從自己所來的路上往回跑，那樣，豈不是與自己背道而馳，永遠碰不到頭了嗎？再說，追到山頂上，居高臨下，那人的行踪或多或少的總有點端倪。他像飛一樣的跑上山頂，首先，舉目往山的那面望去。

不望猶可，一望之下，我的天！龍然幾乎驚叫了起來，一顆心突突亂跳。你道爲何，原來半山腰出現了一點燈影。

燈影有什麼可驚的？此燈與一般的燈不同，龍然不得不驚？原來那點影正是前此在『死谷』中引他去見畢素霞的『紫燈』。

『此』燈是否卽『彼』燈！如是同一盞『紫』燈，那麼剛才的佛燈同古鐘都是出自那位自己心儀已久，而站在敵對立場的『星河派』的『紫燈令主』，那名尙未謀過一面的白衣少年的傑作。

『紫燈令主』不是去了星河了嗎？那是黃燈五煞親口告訴他龍然的，爲什麼眼前紫燈又出現？

一想到那名敵友難分的『紫燈令主』，龍然心中起了一種複雜的感情：一方面，他說不出爲什麼自在『死谷』聽畢素霞提說過白衣少年之後，半年來，天天夢想着有一天能見此名白衣少年一面；在另一方面，他又犯了傲性，心中一千個一萬個不服氣這名紫燈少年，想同他找機會較量一下，究竟誰强？

想到後者，龍然那管果不果？也未留意追下去是否會與自己所要去的

方向相左了心中一聲哼，對着那盞紫燈沒命的飛追。

『紫燈』在夜霧中騰跳，忽快忽慢，聶然追了一程距離拉近了不少。紫燈去的方向，好像是沿着雞心嶺往西直投向大巴山，聶然起先沒有覺察，只顧拼命的尾隨着追去，看着越追越近，心中不由大喜，猛力飛追。

糊裏糊塗的追了一個多時辰，與紫燈的距離雖然又拉近了不少，然而，聶然發覺有些不妙起來。他抬眼望望星辰方位，發覺自己正與去武當山的路背道而馳，離武當山越去越遠了。去武當本是往東北方向，可是，現在自己所行的卻變成了西南。

他此刻眞的徬徨起來了，難以取捨，是終止追紫燈？回頭趕路？還是繼續再往前追？

思之者再，他終於捨不得這稀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爲，照這樣追下去，至多再半個時辰，定然能將紫燈追上。想着即將能見到白衣少年，他怎肯半途而廢？一發狠，又猛追了下去。

不錯，距離越來越近，然而，天色隨之明亮了起來，最先是晨曦微露，還可辨識得出紫燈在前面半里那麽遠處騰躍，接着是魚肚般白的曉色自背後射來，趕走了天壁上的星光，也吞噬掉了那點明滅不定的紫色燈影。

紫色燈光的突然失踪，聶然爲之氣結，眞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應了『功虧一簣』一句話。

燈光一消失，朦朧的曉霧隨之騰騰而起，如此一來，連人影都看不見了。然而，聶然一咬牙，認定紫燈消逝的方向盲目地繼續狂追下去。

他想：紫燈既已在望，人當然不會太遠。基於此一念頭，他追得亦發起勁，彈指之間追了十數里，仍然是前途茫茫，晨霧中了無白衣少年的影踪。

所過之處，觸眼皆是荒僻無人的山野，別說是像樣點的道路沒有，便是羊腸小道也不見一條。

因爲一直追不到人，他開始有些失悔起來，照這樣追下去，什麽時候才追個完？如果永遠追不到人，豈不耽誤了正事？萬一人轉了灣，自己豈不空追一場？

一想到上武當山是眼前最重要的事，自己不應該任性，應該適可而止，不能再盲目的追下去了。是以又緩緩的將奔馳如電的步子放慢了下來。雖說是放慢，但他並未立刻將步子收住，仍然存着一線希望，一面放緩步子，一面舉目往前面細搜。

「啊！」他喜得狂叫了一聲，不遠處，濛濛晨霧中，一棵婆娑的古松下面，正有一點白色人影，依在松根上養神。

白色！這不是那白衣少年還有誰？大概是因跑累了歇歇腿，聶然看得心中好笑起來，心中暗暗地駡道：「好小子！你也有跑累的時候啊！」

他喜不自勝的又將步子加快了起來，恨不得一步跳到古松下面，一把攫住那小子的衣領，左右開弓，清清脆脆的賞他兩耳括子。

然而，事情並非如想像那麽便當，想的越得意，失望的成份越大，他飛追了才七八丈那麽遠時，一團高興突然烟消雲散，飛到九霄雲外去了，一顆熱烘烘的心驟然一下子冰涷了三尺。

一點不錯，那依在古松下面養神的人確是穿着白色衣服，可是，此名穿着白衣的人與他心中所想的白衣少年有了很大的出入：第一，此人不單止穿了白袍，另外頷下還多了把盈尺的白鬚；第二，此人一副龍鍾老態的樣子，與他心中所想的那名神氣活現的白衣少年差上十萬八千里。

這一來，眞是洩盡了氣，聶然快快地走了過去，十分不快地將那老人打量了一下。

那名老人雖是閉目在養神，然而，老人一張面孔十分慈祥，使人一望之下，說不出的打心底升起來一種好感。

聶然輕輕的走到老人面前，正待出聲招呼，誰知老人年歲雖高，聽覺還十分靈敏，聶然的步聲方停，白衣老人已緩緩睜開了慈光柔和的眸子，迎着聶然點頭微笑，若無其事地問：「早啊！小兄弟！一大清早忙着趕上那兒去呀？」

聶然一楞，他怎能回答老人，說自己要上武當山，其原因是武當在東，而自己現下正背道而馳，照實說了豈不被老人貽笑，然而，他又怎能不回答老人的話？

他遲疑了一下，尷尬地一笑，支吾地道：「在下因貪趕夜路，以至迷

失了方向，借問老丈一聲，此地屬那一省，是什麼縣？」

老人手捻白鬚，慢條斯理地說：「此地是川東地界，快接近川北的城口縣，你是不是上城口縣城去的？」

龔然為了掩飾自己的窘態，將計就計的說：「不錯，小可正是想上城去。」

白袍老人掀鬚微笑點題說：「這就怪極啦！這些年輕哥兒們幹嗎都喜歡向城口跑？照這樣說，我小老兒也該往城口走上一趟。」

「這些？」此二字大有文章，按照數字來說，起碼是兩個以上方能如此稱呼，可見『年輕哥兒』不止自己一人，尚另有其人。

龔然正想啓口相詢，老人早已將手輕輕一抬，指着西面叢山深處淡淡地說：「剛才，像你一般年歲，一樣長得葱葱俊俊的哥兒，問老夫的路，也正是去城口。」

龔然高興得幾乎狂跳起來，精神一震，連忙問：「那人是不是一身白衣？」

老人驚奇地反問龔然：「你識得他？」

龔然點點題，興奮地答：「唔！認得。」

老人慌忙揚手往前一指，含混的說：「快追！過去好一刻了，他走得十分快速呢！」

龔然如响斯應，輕聲道「謝」，雙足一點，早已出去了五丈。跟着是三數個起落，人已在十丈開外了。

他這般急趕沒有什麼原因，唯一的希望是要追那名白衣少年。然而，龔然飛趕出去甫十丈，猛然愕叫一聲，身形一緩，將去勢收住，扭頭回望那棵婆娑老松下面。那棵老松下面早已空空如也，人去樹孤，那還有白衣老人的影子？

龔然牙巴猛咬，跺足暗恨道：「啊！龔某人吃你耍了！」

原來他看出那名白鬚老人的言談舉止間有了漏洞，懷疑老人的身份有問題。首先，他發現這是四處無人烟的荒僻山野，在一大清早出現了名龍鍾老人？能說不啓人疑竇？

其次，老人語意隱隱約約的透出對白衣少年十分熟稔；最後是老人那隻信手往前一指的時候，袖管中所露出的半截藕臂，太使人懷疑，試問一名年逾知命的老人，其手臂應屬乾癟枯瘦一型，何以如此白嫩？

回顧之下，老人的突然自古松下消失，增加龔然的懷疑，龔然心中一聲低低暗哼，並未回頭走向古松，照着老人所指方向，往前繼續走。

他看出來那名老人即是白衣少年化裝，他唯一不明白少年要將他誑往城口的原因何在？」

白衣少年在城口佈下陷阱，等自己去自投羅網？白衣少年為了阻撓自己實行上武當山的計劃，有意將自己誘開，還是另有其原因？

反正，他這樣做，總有他的圖謀，只要趕到城口，不難弄他個水落石出。龔然乃是天不怕地不怕之人，明知白衣少年對他有所圖謀，仍甘願投入其圈套中，往前趕去，他有些不信邪，有意看看白衣少年在搗什麼鬼？

一個時辰之後，萬山叢中出現了一座黑黝黝的城池，龔然明白那城池是老人口中所說的『城口』縣。

然而，當他趕到城門口時，怪事又發生了，城門口迎出來一位衣着形貌跟老松下所見的白袍老人一般無二的另一位白衣老人。

兩名老人十分酷肖，如說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其唯一不同之點是在此兩名老人的一雙手。前者所見白嫩似藕，而後者確如他所想的那般精瘦乾枯。

怪的是此名老人一見龔然，竟然打個哈哈道：「啊！小兄弟，你方才到啊！」

龔然牙巴一咬，心中悶哼了一聲，抱拳答道：「老丈好快的脚程！」

老人若無其事的哈哈一笑道：「見笑！見笑！老朽抄的是近路，而小兄弟你走的是遠道，老朽是以先到了小兄弟一步。」

龔然語塞，猛想起白衣少年來，明知此名老人與白衣少年不無瓜葛，但他仍然要問：「老丈進城時見到不久之前向老丈問路的那位仁兄了沒有？」

老人將頭連點，忙着答說：「看見啦！那位小兄弟上了東街的『聚英酒樓』嘍！你看，前面轉角處，不就是嗎？」

龔然順着老人的手指處望去，果然不遠處的街轉角處一座高樓上酒招

兒飄飄，寫着『聚英酒樓』。

龍然心中又是一聲哼，暗罵了聲「鬼話！」

你道龍然如此不講理嗎？非也！他罵的原因是氣這名老人與那名少年串通了作弄他，試想一大早，誰會發了歪風，睜開眼就去照顧酒樓？然而，老人的話更令他將心一橫，非要上酒樓看他一下不可！

龍然挾怒上了酒樓，怪事又出現了，說來令人不信，這麽大清早，酒樓上的食客居然上了個滿座。座中酒客，一個個凸胸吸腹，滿臉慓悍之色，龍然一眼就看出來數十名酒客全是武林中人，每人全向他望來。

他對滿樓的武林豪客倒不怎麽在意，管自放眼找那名白衣少年可是衆多酒客之中，居然沒有一名少年。最年輕的也在三十歲開外。

龍然大奇，正想向左近一名蛇背老人打聽一下，冷不防店夥計自身後掩了過來，輕輕的招呼道：「客倌，您訂的位子在那邊。」

「我訂的！」龍然兩眼大睜，驚得幾乎要跳了起來。

店夥計含笑躬腰答道：「是的，是您的位子。」他好像發覺自己的解釋不够完整，慌着又補充一句道：「是一位客倌爲您訂的。」

龍然劍眉一挑，猛問道：「那人多大年紀？」夥計回答道：「與客倌不相上下。」

龍然一愣，點點頭吩咐道：「好！帶我去！」

夥計將龍然引到靠窗的一張酒桌上坐下，龍然坐定之後，又舉目向座中所有的酒客打量，他希望在數十張面孔中找到一張熟習的面孔，或者是那些什麽『燈』？什麽『煞』的面孔。

最後令他大失所望，數十雙眸子用懷疑的眼色望着他，那些眼色既無敵意，也無友善表情，可就是沒有一雙他會見過的。

龍然大奇，心中暗自嘀咕：「是怎麽回事？」

既來之，則安之，龍然既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還在乎這些陌生面孔嗎？他對所有攻向他的眼色不理不睬，大大方方的坐了下去。

想是他的鎮靜使得所有酒客莫測高深，此時座中的情形有些變了，本是鴉雀無聲的凝望着龍然，竟然一個個交頭接耳，竊竊私議了起來。

有人在說：「真看不出來，這麽年輕輕的人，出手怎會那麽辣！……」

龍然週身一震，神目飛掃，轉向發話處望去，那名漢子似爲他銳利的目光所懾，頓時將未出口的話嚥住。

這面的人縮住嘴，然而另一面却有人似乎用讚美的口氣說道：「啊！像『桃花三嬌』那等高人，吃他一招點死，這份神功當眞參透天地造化了！神技！神技！」

這一下，事情擺明了，揹黑鍋的事發作了，衆口鑠金，自己眞要跳入黃河洗不清了。處此情景下的龍然，直作了難了，在未弄明白這些武林豪傑的眞正身份之前，他不能輕易發言。反駁他們所說的話，糾正他們的錯誤。但是，不說行嗎？難道他眞願將這口黑鍋揹了下去？

正當他舉棋不定之際，突然，空氣像爆裂開來一樣，一個破鑼嗓門嘶聲喊叫道：「他媽的！你給老子抬啥槓兒？咱們五位『黃燈』當家的親口所說的還有錯嗎？」顯然說話之人屬『星河派』旗下嘍囉。

龍然循聲轉頭望去，左後方第三張桌子上一名粗黑漢子正口沫橫飛的叱斥着另一名紅臉漢。

那名紅臉漢「叭」的一聲，一巴拍在桌上，拍了個盤飛碟舞，反唇大罵道：「媽的巴子！咱『石門一覇』偏不信邪，憑那小子乳臭未退的樣兒，出手一招就能將橫行武林數十年的桃花三嬌收拾掉，那小子豈不成了神仙？」

「石門一覇」龍然驟然想起來了，此『覇』乃是名橫行北五省的獨行大盜，殺人越貨，案積如山。

石門一覇橫掃龍然一眼，「哆」的一屁股坐了下去，將臉轉向粗黑漢子冷冷地說：「是那個王八羔子出的邪門主意，選什麽南七北六，水陸兩道的勞什子總舵把子，我首先反對，特別是將這小子引來，想讓他獵頭獨佔！」

此語一出，龍然吃驚了，舉座的慓悍大漢同樣的吃驚了，羣豪側目，望向石門一覇，那眼色好像是在問：「誰說的要選這小子做總舵把子？」

龍然此時方弄明白了，這原來是場惡作劇，第一，自己被人作弄，搖進了黑道人物中的選盟漩渦，那作弄自己之人太惡作劇了；竟要自己作天

下賊頭！第二，藉此機會將自己巧揹的黑鍋公諸天下，硬要陷自己於不義，簡直是施耐庵筆下所寫的梁山泊那些賊頭的作風，拖人下水。

龔煞正想站起來交待兩句離去，冷不防坐於右側面第三張桌子上的三名長衫中年漢子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袖管一捲，未語先嗽一聲，死聲活氣的道：「咱們『泯江三義』擁護『令主』的決定，今天到場的人誰都有份，手底判强弱，强者爲王，弱者臣服，要不服氣的衝着我們三義來。」

「令主？」又一個使龔煞無法理解的謎，此名令主是誰？勾命符主？還是紫燈令主，不用說，主其事之人是這名令主。

照自己被紫燈引來此地看，這名令主必是『紫燈』令主。

本來，自己對紫燈少年多少有點好感，然而，經此一來，該令主欲陷自己於不義，要自己去做天下賊頭，其用意何在？是否爲了籠絡自己，有意將自己放在『賊』站上，以便宰割！

今天在座之人，均爲一丘之貉，舉座皆賊，而且，都是一方惡霸，多數爲了爭賊頭寶座而來。可見自己是碰巧了，被人引着來此鑽入此一圈套內。

龔煞既然是俠肝義膽的奇男子，自然恥於同這些凶名大著的惡賊爲伍。

龔煞懶得再多就下去，也懶得同這些惡賊多說半句話，他不理衆賊的羣轟，也不待主其事之人出現，劍眉一挑，旁若無人的站了起來，將衣履整了整，一抬下顎，龍行虎步的往梯口走去。

然而，舉座皆爲凶横一時的黑道煞神，見龔煞這種大馬金刀，未將他們放在眼裏的神情，一個個心有忿慨，登時全有了反感。首先是『石門一霸』霍地站了起來，一聲冷哼，跨步將龔煞的去路阻住。緊跟着羣賊一個個挺身而起，六七十雙凶目齊向龔煞掃來。

在此情景之下，龔煞想一走了之也是不可能了，他怎能不交待兩句？然而，他又恥於開口，一聲哼，横睨羣賊一眼，傲然問石門一霸道：「閣下想怎麼樣？」

石門一霸一聲嘿，儼然黑道人物的領袖龍頭，一如龔煞的神態，目無餘子的横睨羣賊一眼，方冷冷的將臉轉正，向龔煞發令般的說道：「坐下！要走也得等令主現身後，有個交待再走。」

石門一霸那種飛揚跋扈的味道，一舉一動，的確將他凶横狂傲的獨特脾性表露無餘。

龔煞見去路被阻，不由氣往上撞，一聲哼，緩緩抬手，問石門一霸：「閣下同赤水河的八頭水怪風化雨相比如何？」

他的用意是希望對方知難而退，自己也不願生事，詎知他今天碰上了刀尖上舐血，專門吃横飯的惡賊，當着天下羣賊之面，他便是心中知難，表面上也不願嚥下這口氣，所謂頭可斷，血可流，人，是絕對丟不得。

他石門一霸今天如果知難而退，那無異說往此而後，『石門一霸』武林除名。黑道人物中沒有了他這一號。武林人物如果混到被除名的一天，那眞比挨兩刀還痛苦。

基於此一簡單理由，石門一霸明知龔煞緩抬的那隻示威的手可能適可而止，也可能眞的打出一招追魂『陰』指，然而，他對那隻緩抬的手視若無睹，反而前挪半步，一挺胸，冷笑一聲，傲然逼問：「是示威？還是眞幹！」

語氣既軟又硬，龔煞一時作了難，自己行動的意向爲人喝破，也就無法眞個硬來，因爲，那樣一來，顯然有些不够風度了。

然而，龔煞勢又不能退回去，情勢的發展，兩下成了僵局，石門一霸自不敢率爾出手，龔煞則是不便出手。

龔煞終不愧是一代奇才，聰慧過人，淡然一笑，緩抬的手變拳合抱，向羣賊拱拱說道：「在下無意參加角逐盟主寶座，也不願被捲入漩渦，因此自願退出酒樓，石門當家的有意留難在下，諸位有目共睹，現在，我龔某人請石門當家的借光讓路。」語聲鏘鏘，理直氣壯。此語一出，羣賊全將目光移向石門一霸。

有理天下去得，無理寸步難行，經龔煞如此一說，石門一霸火紅的面色忽青忽白，一時作起難來。

處於此種情形下，他找不出恰當的理由反駁龔煞，更無蠻幹的藉口，何況他根本不敢輕舉妄動。

事情十分明顯，石門一霸只有讓路一途，如再强阻龔煞的去路，一切

後果就得由石門一霸負。

石門一霸作了難，他沒有想到强出頭的結果，自己反而弄得灰頭土臉起來。

時間那容得他再拖延，眼看龔然就要一步邁了出去，說時遲，那時快，石門一霸凶睛中突然閃過一抹凶光，身形一幌，進身運掌，口中暴喝一聲：「給我躺下！」

勢隨聲發，右手駢指如戟，欺身探臂，點向龔然的左脅肋骨，左掌虛引，往龔然面門上一幌，吸引龔然的注意力，然而，別看這隻掌僅是虛虛一引，其實暗中藏了多少變化！當掌臨龔然面門不及五寸之時，五指陡分，中食二指直取雙睛。

石門一霸心狠意毒，他生像是一招就要將龔然廢掉，是以這一招使出了壓箱底的本領，因此，不光只是雙掌打向敵人，兩隻脚也與雙掌採取同樣的行動，一式連環雙飛交相踢出兩腿。一招四式，式式驚魂奪魄。

變起倉卒，酒樓上之人全是大行家，一個個看得心中驚跳不已，誰都那樣想……這小子完了！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龔然確是一時俊彥，豪雄絕代，衆人只見他甩臂擰身，旋身錯步，眼睛一花，人已退出了三步，石門一霸一招其厲無比的絕着落了空。

這一下，石門一霸眞個下不了台惱羞成怒，一聲狂吼，身形電閃，跟蹤追擊了上去。指顧間，他已攻出了六掌。

天作孽，猶自可；自作孽，不可活。一個人如果注定非死不可，那麼縱然是掌管人間生死的閻王爺出手救他也不見得會生效果。石門一霸一連攻了六掌，龔然一連退了三步，他只封敵掌，並未還手，爲了羣賊環伺，他怕被人暗中偷襲，是以既要防石門一霸的淩厲快攻，又要分神防羣賊的冷招，如此一來，他所採取的打法是只守不攻。

然而，石門一霸大概是昏了頭，心中一發狠，抱定了一不做二不休的壞心思，未能適可而止的及時收手，六掌之後，凶性狂發，呼呼掌風如雪片暴瀉，掌掌運足全力，直壓向龔然。

龔然到此地步，再要只守不攻，在石門一霸的一輪猛攻下，雖保掌掌都能封阻得住；因爲石門一霸原非等閒之輩，他乃是黑道中的佼佼高手，論武功，比紅燈五劍的太湖神龍並不遜色多少。

他能單人獨馬在河北地面獨行其是的叫得响字號，足見其人非武林中一般泛泛之流可比。

而且，他所攻出的每一掌，無不是出足了全力？龔然只感到勁風壓體，他那敢托大而不加還擊？

龔然虎吼一聲，不再退讓，左掌斜斜的橫切了出去，硬封石門一霸帶來的一掌；右指「嘶」的一聲打出一道冷凛罡風，就在羣賊愕聲驚叫「勾命指」聲中，石門一霸慘然一聲悶哼，火紅的面色登時煞白，仰頭噴出一道血箭，凶目厲色頓斂，豪喘了兩口，一屁股往地上坐了下去。

想是石門一霸素常太已狂傲了些，羣賊有意看他的笑話，居然在石門一霸危於纍卵之際，並未出手挾攻龔然！在那種情形之下，當龔然指力將發未發之際，如果羣賊中隨便有兩人出掌挾攻龔然，龔然那一勾命指絕不敢不顧本身的危險而輕率從事的打出去。

然而，石門一霸跌坐地上之後，情勢就有些不同了，羣賊鼓噪一聲，躍上桌面，竟然自動圍了個大圓圈將龔然圍於核心，六七十名悍賊有的握劍，有的挺刀，怒眼中凶光灼灼，齊注着龔然，眼看就要一窩蜂而上，刀劍並舉，將龔然剁成肉泥。

正於此時，雙方劍拔弩張，眼看就是一場血戰發作，突然，梯口輕响，兩聲輕咳响處，出現了兩名白袍老人。

兩名老人排衆而入，往龔然面前一站，龔然不由爲之楞住。老人一現身，羣賊立時鴉鵲無聲，靜立俛首，一種恭謹容色躍然於眉宇間。

此兩名白袍老人正是龔然不久之前所見過的兩名老人，兩老身形面貌酷肖，唯一不同的是一人童顏鶴髮，雙頰豐滿些，也紅潤些，兩手嫩如嬰臂，細膩似粉藕；一人面色蒼老些，雙臂精瘦如柴。

那名童顏老者，龔然還曾誤認此老係白衣少年喬扮，現在看來，自己大謬而特謬，兩名老人皆貨眞價實，誰都不是假扮的。

龔然大奇，此兩名老人輪廓酷肖，想係同胞手足，然而二名老人容顏則有分別，其一童顏；其一蒼古。

分明二名老人在羣賊中有極崇高的聲譽，然而，就他所知，武林中又沒有這樣兩名老人。兩名老人似乎看出來龔煞對他們的身份有了懷疑，雙雙搶前兩步，主動向龔煞拱手作自我介紹。

那名精瘦些的先說道：「老朽『陽煞』。」

陽煞語落，童顏老人接着淡然一笑道：「老朽『陰煞』。」

兩名老人報的十分乾脆，龔煞心中起了個斗大的疙瘩，他低低地念着：「陰陽雙煞！」

陰陽雙煞是何許人？別說武林中沒此二名白袍老人，連其名也未聽人提及過。

龔煞在雙煞報名之後，不得不意思一下，當下抱抱拳客氣道：「久仰！久仰！」

仰什麼呢？雙煞是何許人他清楚嗎？然而，聰明如龔煞之流，自然有他過人的地方，豪笑一聲，用半徵詢，半猜忖的口吻問雙煞：「過去聽家父曾提起過，兩位好像在那裏得意？……」略作沉吟，歉然一笑道：「慚愧！在下一時想不起來，兩位多海涵。」

以勾命書生的愛子秉傳人，知道陰陽雙煞的底蘊是

一點不虛張的，雙煞怎會疑心聶煞在詐訛他們，還道說聶煞少不更事，對大人說過的話只當它是耳邊春風，東耳進，西耳出，沒將它牢記在心裏。

雙煞當下異口同聲的答說：「聶少俠別見笑，咱們老兄弟倆不成材，數十年來倚人慣了，是以仍離不開兩位太上護法，在老菩薩身邊跑跑腿。」

「兩位太上護法！」聶煞恍然大悟，原來，雙煞是『星河派』兩位太上護法身邊的紅人。

但凡是早年在武林中稍有頭臉之人都知道，早年名滿天下的那兩名紅粉女魔頭身邊有兩名武功又高，偏又忠貞不二的老僕，此二名忠僕即眼前的陰陽雙煞。

聶煞嘿了一聲道：「難怪！我說二位的大名怎麼會那麼熟？」

聶煞心中暗自盤算，如何將雙煞自己的用意套出來？

衆盜見三人簡直是在敘潤，然而，只有乾瞪眼的份，敢怒而不敢言。

聶煞看在眼裏，指指衆賊哈哈一聲大笑了起來道：「兩位前輩說得好笑不好笑？這些水陸兩路的大英雄大豪傑譽照川北，竟爾強將在下扯上一腳，哈！哈！眞是笑話。」

陽煞一聲嘿嘿，忍住聶煞的笑聲，接口反問聶煞：「少俠可知道今天被扯上是誰的主意？」

聶煞故意大搖其頭道：「這個小可怎麼清楚呢？」

陽煞抖嗓大笑道：「本派『紫燈令主』的旨意，而又出諸老朽們全力促成。」

聶煞兩手一攤道：「這個小可不懂。」

陰煞得意的笑說道：「敝派的『紫燈令主』與少俠大是投緣，授意老朽們設法將少俠接引到本派門下，最好是在水陸道上獨擋一面，提高少俠的地位與本派『金燈七劍』的地位相等，便可爲少俠化解巫山神女峯上擊落四霸金燈的前嫌。」

聶煞明白了，原來，星河派是有計劃的要自己做賊頭，而將自己引入漩渦之人，正是這兩名老鬼。

但是，他有很多地方不太明白，分明『紫燈令主』親自出馬引自己來此，怎說是雙煞力促其成呢？

聶煞心有所思，不禁形諸面上，陰煞最善觀人臉色，察言觀色之餘，又是得意的輕笑着說：「少俠在懷疑是『令主』親自接引少俠來此的嗎？」

聶煞不便否認，點點頭，陰煞指着陽煞得意地說：「好教少俠得知，咱們兩個老不死的在令主授意的時候，爲了行事方便，曾格外俯允咱們借用令主的燈號……」

聶煞牙巴一咬，心中一聲冷嘿，忖念道：「你們兩名老鬼胡作胡爲不打緊，可把我聶某人整慘了！」

陰煞仍得意地指着陽煞滔滔不絕地說道：「前一段敲鐘滅佛燈引少俠是家兄一力作成，後面一段掌紫燈爲少俠引路是老朽獻的醜。」

聶煞心中十分氣不過，然而，表面上仍恭維雙煞道：「兩位這手雙簧演的太巳高明，在下欽佩之至。」

雙煞謙遜道：「獻醜！獻醜！貽笑方家，少俠多包涵。」

聶煞心中實在氣雙煞不過，陡然雙拳一抱，拱拱手道：「兩位的美意在下心領，哼！抱歉之至，聶某人再沒出息，也不會淪爲做賊頭啊！」

這是句氣話，正因爲聶煞氣雙煞耍了他半晚，實在氣雙煞不過，是以這句氣話衝口而出，他根本就沒考慮到這句話會發生什麼後果？

在塲之人，除也聶煞外，誰不是賊頭？然而，問題就在於黑道中有…個大忌諱，做無本生意的人，就怕被人當面指着鼻子罵他是『賊』，這可說是犯了天大的忌諱，比罵他祖宗十八代還要厲害些。

如此一來，衆賊立時一陣嘩然，怒目仇視，一個個磨牙厲齒，只待聶煞一聲令下，數十柄劍蓄勢待發，就要亂劍分屍。

陰陽雙煞見聶煞不識抬舉，並當着這麼多人給他們難堪，使他們老臉沒地方放，心中也難免有氣，一聲冷哼，雙雙一個倒縱，退出了圈外。

這無異是在暗示衆賊，告訴他們說：「孩子們，你們可也痛而快之的放手去幹吧！」

賊之異於一般武林道，除了他們幹不要錢的買賣，傷天害理的姿意亂殺人外，最顯著一點是利害相衝突時務必除之而後快。其方法是只求達到

目的，不計較手段。陰陽雙煞一退，羣賊認爲是出手的時機已至，喊吶一聲，便要蜂湧而上。

譚煞見一場大戰已是不可避免，心中暗暗着急起來，須知道這一場殺伐戰之下，不知要死多少人？

在往日還則罷了，如今，自己明白了身世，怎能讓自己雙手毀了父親天下第一劍的清名俠譽？上天有好生之德，他們雖是盜賊，每人雙手都染滿了血腥，然而亂殺無度總是件傷天害理之事，當下舌綻春雷的大叫一聲道：「且慢！」

神威凜凜的一聲大吼，果眞將賊羣鎭住，亂糟糟的賊羣剎那靜了下來，每雙凶光閃爍的賊眼瞪視着譚煞。

譚煞昂然地吸口氣，朗朗發話道：「在下本不惜一死，然而譚某人上體天心，恐手底下沒有眼睛，勾命指一出，多造殺業。」

他本想用「勾命指」的餘威鎭懾羣賊，然而，不提「勾命指」還好些，一提勾命指，羣賊雖然大叫道：「桃花三嬌是前車之鑑，這小子體什麼天心，趁他尚未成氣候，宰了他，何況他爹早已傳下話來，格殺無論。」

最後一句話，譚煞聽得痛澈肺腑，勾命書生的絕情，想起了那惡魔毀了自己的家，戮殺年邁蒼蒼的祖父同母親，不由痛澈五內，登時怪叫了一聲，咬咬牙齒道：「諸位既然是自尋死路，那就怪不得在下心狠手辣了！」

可惜，譚煞一時情緒激動，未能及時否認桃花三嬌是他所殺的，反而說下了這兩句狠話，在不明底蘊的人聽來，好像桃花三嬌是千眞萬確的死在譚煞指下似的。

羣賊一擺手中兵刃，吶喊一聲，四面八方的圍上來。

譚煞牙關一咬，早已豁出去了，暗吸一口眞氣，將眞力運於指掌上，不等羣賊圍攏，既已覷定左面比較人少之處揚起右掌打了過去。當下一片兵刃撞擊聲大作，羣賊中有的兵刃被撞上了屋頂，有的被鄰近的兵刃砍傷了四肢。他這一掌出足了全力，這些江湖草寇豈能阻擋？

剎那之間，賊陣紊亂，譚煞見良機已至，大吼一聲，左手五指飛洒，立時之間，慘哼之聲四起，「卜通」「卜通」的倒了四五名。

左面兩名惡賊飛步縱下八仙桌直撲譚煞，譚煞順手抄張椅子擲了過去，那兩名惡賊身形忍得一忍，譚煞左脚一橫，將另一張八仙桌掃了個棹面同棹脚分家，站於上面的五名惡賊慌的騰身奔避。

譚煞見露出了大缺口，那還怠慢，點足側飛，脫出重圍，直奔梯口。

然而，白影一閃，陰陽雙煞面上閃過一種陰森可怕的冷笑，四袖齊揮，硬將譚煞逼了回去，兩人並冷絲絲地說：「此路不通！」

陰陽雙煞僅將譚煞逼了回去，未跟踪追撲，雙煞似乎誠心要瞧熱鬧，看看這位新近崛起的少年高手如何惡戰天下黑道惡煞，然而，身後的羣賊亦已躡至，喊吶一聲，刀劍齊舉，雨點的飛剁下來。

雙拳難敵四掌，羣賊誰不想成名露臉，將譚煞傷在自己刀劍之下，凡以所出招式，無不是精妙絕倫？

處於此等情形之下，如果追魂劍不拋入長江，一劍在手，倒也不把這些惡賊放在眼裏，如今，赤手空拳處此亂劍之下，眼看已經危於一髮，勢難逃出羣賊的刀劍分屍慘刑。

誰來救他？鬼也不可能來救他，在這種危於纍卵的情形下，便是楊維英親自出馬都不行了！

突然，奇蹟出現了，譚煞身形一矮，腕底一翻，「噹！噹」之聲大作，數十點黑紫細粒迎向羣賊手中的兵刃，接着是一陣暴雨似的金鐵交擊聲，攻向譚煞的羣賊慌不迭的暴退，他們只覺的兵刃上傳來的震力奇大，只震得虎口酸麻，握不住兵刃。

羣賊中，有人驚叫道：「不好！這小子打的是『無影勾命砂』！」

此語一出，羣賊像潮水般的飛退，然而，那些毒砂有的反彈了回來，羣賊之中，有五六名霉運當頭，各着了一砂子，打得當場栽跌樓板上。有些爲飛舞亂擲的兵刃砍傷了手臉，是以驚慌聲中挾雜慘叫聲。

情勢一剎那有了極顯著的變化，羣賊自亂章法，奔相走避。

譚煞見機不可失，反手一追魂指向陰煞打了過去，雙煞那敢硬接，然而雙煞心思鬼靈，側裏一閃，四袖齊揮，兜迎向譚煞，不使他往梯口衝下去，譚煞見一擊無功，且因爲這番運眞力，頗感有力不從心，勢必不能再運勾命指傷敵了。

再拖下去，今天下場必然慘不可言，一念及此，他怎敢怠慢，趁戰勝餘威猶在，羣賊爽阻亡魂之下，神威凜凜的斷喝一聲「打」反迎着羣賊衝了過去。

羣賊新挫，亡魂之餘，聞「打」汗毛直豎，奔相走避，龍然順手自地上檢起一柄長劍，一式「勾魂奪命」，飛刺向面前逃命的五名惡寇。

劍風㕡嘯，冷氣浸肌，龍然非真真最要取這幾名惡寇的生命，這一招看似凌厲，其實是虛招，但見冷虹閃結間，龍然身形突然呼的一聲騰空而起，飛越過那五名奔避的惡寇的頂門，一踪射向臨街的窗戶。

人未到，足先至，一脚踢飛那扇方格梨花窗，人跟着像激箭一般的穿窗而出，臨空一個觔斗翻下街上。

西樓門口拴着不少健馬，龍然找了匹週身雪白，雄健非凡的駿馬騰了上去，揚手一鞭，白馬四蹄縱奔，往前狂衝而去，樓上吼聲震耳，梯口，人影幢幢，想來已有不少人跟踪追撲而下。

情急之下，龍然只顧跳上馬背加鞭飛逃，忙中有錯，沒將方向弄清，白馬四蹄狂騰的衝出了西門。及至衝出城門，龍然方覺出太陽係自背後照來，暗叫了聲「糟」。

此刻，他想兜轉馬頭往回走也是不可能了，因此，耳後風馳電掣的响起了一陣怒蹄奔騰聲，聽聲音！這些蹄聲約莫有十數匹，其十最近的兩匹，聲音特別近，似乎只有一箭之地。

處於此種形下，別說龍然想兜轉馬頭，便是連轉彎都不敢，眼前只希望小心謹慎的如何加鞭，將身後的追兵甩掉再作計較。

然而，他明白那追得最近，距他僅有一箭之地的兩騎准是陰陽雙煞，其理由是雙煞身在梯口，下樓最快。

他不敢往後着，只管加鞭飛逃。一個時辰之後，大道變成了條崎嶇的山徑，沿着一條激流湍騰的大紅逆流往西北蜿蜒而上，蹄聲慢慢稀疏了下來，連追得最近的兩騎也因白馬的神駿而甩遠不少。雖然無法兜轉馬頭奔向武當山，然而生命的危險性已解除了威脅。

龍然此時方敢扭頭回望，果然不錯，身後二十丈外策騎飛追的正是那兩名老鬼，兩名老鬼乘的是兩匹烏黑駿馬，人白馬黑，十分起眼，雙煞不停的揮鞭其餘十幾騎賊寇，那就掉得遠遠的，最近的也有里多遠。

盤江繞峯的山徑越走越險，越行越陡急。越往西行，形勢越險，中午時分，山道突然向左一轉往西斜斜的排向大巴山羣峯間，山徑一變再變，成了條羊腸小徑。

這當兒，陰陽雙煞的黑馬已掉到半里外去了，雙煞仍餘勇猶健，不停的鞭打坐騎，緊綴不捨。

龍然見奔了半天仍沒有將追兵甩掉，心念陡寒，又加鞭策馬，此時的坐騎亦已週身水淋淋的爲汗所濕透，照理，應該讓牠休息一會兒了，然而，身後的强敵使得龍然不敢停下來，是以明知坐騎亦已疲累不堪，仍奔命的揮鞭。

牲口雖不會講話，總也是血肉之軀，兩個多時辰的狂，少說點也在一百四五十里開外了，加上山道崎嶇，行來十分費力，坐下的白駒鼻孔牛喘，漸漸有些不支了。這樣又行了五十多里，白馬奔行的速度不但大減，簡直慢得連一般二等脚力的了牲口都不如。

當然，白馬慢了下來，陰陽雙煞的黑馬不也照樣的慢下來嗎？在他想雙煞恐怕早已將坐騎甩掉啦。

龍然扭頭回望，嘿！了得，雙煞的黑馬有些不尋常，不但一點不見緩慢下來，而且，像是更加神駿，蹄聲如雷，疾趕而來。與自己的白馬一比，相形之下，白馬簡直差上了天大一截。

龍然心中大詫而特詫，暗問自己爲什麼黑馬會反常？脚力突然加快，飛奔了來。

問題在於情勢的變化太大了，照這樣下去，三五里後，黑馬一準能追上自己。他不敢再往下想黑馬何以會突然加快的原因，急仰頭打量右面的峭壁。

峭壁奇陡如削，綿延百里，眞是一片陰險窮山。龍然將山勢打量好後，暗自點頭，有了主意。

他認爲甩脫陰陽雙煞的方法，棄坐騎已是行不通了，最可行的是爬上絕峯，那樣範圍比較廣些，機會也多些。念頭一經打定，趁白馬轉一個山嘴，大路爲山嘴所遮時騰身疾起，身形如梟，沿着絕壁往上揉升。

白馬驟覺背上的負荷一輕，歡騰萬狀的潑開四蹄，沿着小徑嘶嘯一聲狂馳而去。

龔然在揉壁登峯間偷眼下望，見白馬豎耳立鬃猶自全力疾奔，心中感到一陣歉然，深覺自己在騰身而上的同時，應該勒住韁，讓他放慢步子歇歇，然而，自己沒有那麼做。

龔然全力搶登，半盞熱茶功夫登上了百丈絕峯，峯下仍傳來怒蹄奔騰聲，俯身下望，可惜視線被一堵危崖遮住，無法看到下面的情景。

他沉沉的吐了一口氣，也無限感慨的長嘆了一聲，這一聲嘆，宛如是發洩了這麼一句話：「啊！多不容易啊！總算將你們兩名老鬼給甩脫啦！」

龔然面上多少滲上了些喜色，長長的吸口氣，興冲冲的一旋身，準備弄清方向，對正武當山往回趕。可是，當他將身一旋，頓時從頭頂門涼到了脚板心。

你道何爲？身後十數丈外，霍然負手站着那名童顏白髮的陰煞。

陰煞慢條斯理的朝他走來。龔然念頭飛快的一轉，心口互問：「陽煞呢？」

他想：「陽煞可能追下去了。如果陽煞果眞追了下去，陰煞落了單，自己鼓足餘勇賞陰煞一指，他有十足把握，一指足可篤定的將陰煞打發掉。

心念一決，一聲哼，也迎着陰煞走了上去。陰煞換了副皮笑肉不笑的陰沉沉的面孔，一邊走攏過來，一邊得意萬分的說道：「少俠想的不錯，『金蟬脫殼』，嘿！嘿！這一着雖然妙，可惜少俠沒深思熟慮一番，這種雕蟲小技，應該施之於什麼對象才會生效？像老朽哥們倆，嘿！嘿！不怕少俠見笑，這種小計謀對我來說，簡直是，太乏味了。」

陰煞話中的含意，暗示他洞燭先機，先一步識破了自己的謀算，陰煞豈不成了神仙？

龔然想不透自己在行動上什麼地方露了馬脚。陰煞察言解色，似乎從他的臉色又看得深入了一層，明白他在想什麼，仍是冷然地笑說道：「少俠的白馬本已乏累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驟然，蹄聲傳來，疾如奔雷，而恰當其時，少俠縱騎轉入一座山嘴後面，是以老朽稍加思索，即已明白了那馬已是匹空鞍，你龔少俠準是棄鞍登壁，老朽靈機一動，那敢後人？嘿！嘿！龔少俠別見笑方好。」

陰煞對龔然極盡譏諷之能事，數說得龔然面上火辣辣的有些發燒。但他仍是不服氣，心中乍哼，忖問道：「老鬼你少得意！看你怎能逃得出小爺的勾命指？」

他緩緩的抬手，將眞力蓄滿右手五指間。從他那種神情表示，誰都看得出來他要作什麼！照說陰煞對勾命指不敢托大，見龔然要用這種絕門武學來對付他，最起碼也應打個冷噤，然而，老鬼一種怡然自得的神態，根本就沒有把龔然的勾命指看在眼裏。

詎知，正於他狐疑不決之時，身後，突然起了一聲蒼勁的輕咳。

龔然明白了，明白何以老鬼有恃無恐？原來陽煞已到了自己身後。他乃是聰明人，想都不用想，即已經知道兩名老鬼必定是發現了白馬的蹄聲之後，陰煞搶登而上的陽煞跟踪追下去。那樣雙管齊下，絕不會兩頭落空。

從陽煞在自己前面登峯一點看，足見陽煞是追了下去，發現了空鞍的白馬之後，方搶登絕峯的。

如此一來，兩名老鬼一前一後成了挾擊之勢，龔然不得不放棄搶陰煞一指後拔步脫逃的打算。他緩緩將步子收住，面上，聲色不動，心中，在籌思脫身之策。

在這種情形下，能急中生智想出脫身的謀算不是易事，因爲，兩名老鬼俱是到了氣候的紫薑，眞是兩隻老狐狸，什麼也瞞不過他們，要想脫身，只有想出一條週詳萬全的路子，方能逃得出老鬼的糾纏。要慢慢的想，不能操之過急。

既然要慢慢的想，那就得將時間拖延下去，如何拖？唯一的辦法只有同雙煞窮磨，先摔兩頂二尺高的帽子給老鬼戴上，撿些他們得意的事奉承一番，讓他們得意忘形，飄飄若仙而鬆懈戒備之時，再出其不意的發難。

念頭一打定，龔然昂然駐步，向雙煞抱拳豪笑道：「兩位前輩眞是高明之至，小可服啦！憑兩位的機智，當眞可當『明察秋毫』四字，然而，

在下孤陋寡聞，此事很是不解。」陽煞果然被高帽子壓得飄飄若仙起來，說道：「少俠請說：「有些什麼不解的事，如老朽知道，絕對使你滿足所求。」

龍煞說：「第一，二位對在下的態度出爾反爾，起先是費盡心機將在下引至酒樓上，想我區區小可，不惜開罪水陸兩道英雄，硬要我龍某人參加黑道英雄大會，曾幾何時，又聽任那些惡賊刁難在下，而今更令人不解，二位何以苦苦相逼，非得在下而後甘心？第二，兩位既是秉承貴派掌燈令主的旨意垂注龍某人，而今，從諸般事實證明，兩位不但沒關照在下，相反的，苦苦相逼小可，殊令人費解，尚祈二位明示。」

陰煞哈哈一笑，點頭應道：「你問的好，這些問題簡單之至，咱們出爾反爾的手法，完全是奉命行事，對你龍少俠，我們奉到令主成全的意旨，而又奉到兩位護法權宜行事的暗示，是以我們竭力成全你，及見你不堪造就，是以就想到了你既不為我們『星河派』所用，就不能讓你危害本派，然而，從你一意孤行的諸般行跡看，你已危及本派的利益同安全，是以只好捨棄令主的意旨，轉而秉承兩位護法的暗示權宜行事。」

龍煞雖然聽得心驚肉跳，但在表面上仍是力持鎮靜，長長的哦了一聲，故作輕鬆地說：「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照二位這麼說，兩位對我龍某人今天一定要得之而後快囉！」

陽煞揪揪落腮鬍道：「有這麼回事！」

他隨即又往下補充一句道：「你知道咱們為什麼一口氣將你引着往西跑？現在又逼着你往西逃的原因嗎？」

龍煞一怔，驚奇不置地說：「難道還有什麼文章不成？」

陽煞點頭大笑道：「那是另一着妙計。」

龍煞詫然接問：「又是着什麼錦囊妙計？」

陽煞仍是慢條斯理的說：「調虎離山。」

龍煞追問：「調什麼虎？離什麼山？」

陽煞以手加額，得意的哈哈一笑道：「調的兩隻猛虎，離的是武當山，因為怕你們阻撓紅燈五劍行事，好教你得知，一隻猛虎是楊維英，由本派兩位太上護法親自出馬，將他引往阿爾金山去了，敝派在星河的盡頭掘下了陷阱，準備捉虎。」

龍煞這一驚非同小可，忖念道：「爹上了阿爾金山？不正成了隻身入虎穴了嗎？」

他在想，陽煞又往下接說道：「第二頭猛虎是你，咳！咳！聚英樓那齣鬧戲，嘿！嘿！表面上是黑道英雄大會，其實，是佈下了個陷阱，擒你這隻餓虎。」

龍煞心中乍凜，一剉牙，怒嘿了一聲，然而，他強忍下受辱的激動情緒，籌思脫出雙煞魔掌之策。

他必須立刻趕上阿爾金山，助父親楊維英一臂。因為，父親隻身入龍潭虎穴太危險了。然而，他還沒有想妥脫身之計，在陽煞說完之後，反而哈哈大笑道：「前輩太看得起我龍某人了，談到在下是二位心目中的『猛虎』，我龍某人擔待不起，哈哈！咱們別談這些傷感情的事，倒是兩位今天另一樁傑作小可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知在下是否還堪造就，否則就賜教一下如何？」

雙煞愕然，龍煞輕鬆地說：「不是別的，就是不久之前發生的事。」

陰煞聽得甚感興趣，入神地望着他。龍煞輕啊了一聲，打個哈哈不着邊際地說：「高明！的確太高明了。」

這種不着邊際的話使人聽得莫測高深，雙煞皺緊眉頭，靜等他擺平了說出來。

龍煞支吾了半天，方不痛不癢的說：「本來，二位的坐騎比小的先乏力，本已掉後了里多遠，突然之間，蹄聲如雷，一眨眼追了上來，不知二位使的什麼絕招？」

雙煞哈哈大笑道：「我道是什麼事，龍少俠談的原來是這個？哈！哈！太簡單啦！凡是久走江湖之人，碰上了牲口乏力，偏生路程已到了百里過几十的要命關頭，只需牲口勉為其難的再行一程，那麼只好請牠嘗些酒泡的醉豆，讓他提提神，然後，揚手一鞭，保你不誤事，坐騎其行如飛。」

這本是個不關痛癢的問題，龍煞轉彎抹角，兜了半天圈子，故作神秘的說了出來，偏生是雙煞的得意傑作，雙煞聽得十分意得，哈哈大笑了

起來。

龔煞如此做作一番用意，明眼人一看卽透。

且說變煞經龔煞一捧，眞是捧到了心癢處，陽煞笑得有得有些失態，笑得灣腰打跌。

龔煞俊目一轉，見變煞落入自已算計之中，暗道一聲：『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念頭一轉，身形已自倒栩而起，一聲「再見」，反往峯下疾瀉。

山勢陡削，這種將性命豁出去，亡命瀉落的身法，眞像連命都不要似的只顧連滾帶爬的往絕壁端飛瀉而下，只看得變煞猛伸舌頭，强如變煞這等高人都看得心胆俱慄，可見龔煞身形下瀉是用了多險的身法。

其實，就功力而論，陰陽變煞便一人也比他深厚些，面對這種一等一的兩名武林高手，他如果不走險着？怎能脫得出變煞的手去！龔煞倒栩而而下，陰煞如响斯應，飛縱而起，就待落峯追趕，陽煞伸手一攔，擋住陰煞，兩人見龔煞那般急於脫出手去的逃命勁，怎能不看得變煞瞪眼。

陰煞被阻心有不甘，問陽煞：「難道咱們就這樣輕輕的將這小子放掉？」

陽煞道：「老二，做事要講求方法，咱們眞的追上去，未必能將這小子收拾得下來，果眞將這小子收拾掉，豈不做了惡人，開罪勾命書生同『令主』，咱們又何苦來呢？這樣做不是很圓滿的達成任務了嗎？」

變煞搖頭道：「[illegible]不懂。」

陽煞說：「這有什麼不懂，兩位太上護法要咱們將這小子調開，以便紅燈五劍行事，如今這小子被咱們一句話將他支使上星河，給他跑點寃枉路，嘗些苦頭，不是一舉兩得了嗎？再說？令主交待的事咱們力有未逮，這小子不服調教，讓他直上星河，送上門去，令主愛怎麼調教他就怎麼調教他，這不是一舉三得嗎？」

陰煞恍然大悟，兩人相視哈哈一笑，忙俯身往下看時，龔煞早已跑了個無影無踪了。

× × × × ×

鎭巴，爲陝南重鎭，是星子山的主嶺，自川北大巴山的主脊翻過去卽是鎭巴。淸代設定遠廳，境有大小巴山，固以爲名。

這天傍晚時份，鎭巴的南城門口飛馳一匹白馬，馬鞍上伏着一名少年，此人旣像是途中生了急病，昏伏在馬鞍上，又像是武林中人，受了什麼人暗算，打得昏死了過去，是以伏在鞍上人事不省。

那匹白馬有些通靈，馱着那名少年進了城直奔行於大街之上，旁若無人的嘶聲唏嘘，昂頭伏鼻，拳頭大的一對眼珠子左顧右盼，像在找尋什麼

終於被牠找到了，那是南大街與東街交錯的拐角處，掛着一塊『長白參店』的金字招牌。白馬吹吹鼻子唏噓一聲，蕩開四蹄奔了過去。

彈指之間，白馬停在那家參藥店前面，鼻孔不停的吹嘶，立時圍攏來數十名閒人，將那白馬團團圍住瞧熱鬧。

人越來越多，望望那匹神駿的白馬，又望望鞍上伏着的少年，一時之間，七嘴八舌的嚷開來了。

有的說：「看！牲口救主，鞍上的娃娃大概是病啦，牲口馱着他到此地來求醫。」

另一名尖嗓子訝然地叫道：「啥個生病噢。你不看這娃兒口角流血，八成是在路上碰上了仇人，狹路相逢吃了暗虧，看樣子小命已完了一半啦。

另一名操濃濁川音的漢子接嘴說：「管他朗個子搞的？反正是這匹馬兒有義氣，救主求醫是事實。」

另一人故作驚人之語道：「這馬兒還識字，老早就向街兩旁張望尋招牌。」

一個蒼老啞聲音說：「二狗子別侮辱孔聖人，馬兒識字還了得？那不要氣死帶頭巾的教書先生？你不看這馬掀鼻吹氣，大概是有些靈性，聞得出藥味。」

一個粗豪聲音拉開嗓門向櫃上的人道：「喂！吳掌櫃的，你就行點子好事，送這馬兒枝長白野參如何？」此語一出，圍觀之人哄堂大笑了起來。

吳掌櫃見這些閒人像在看猴兒把戲，影响自已做生意，立時掇着羅圈腿兒蹺了出來，一晃肥腦袋，抬起兩隻旣粗且短的肥手，向白馬噓聲吆喝

道：「嗤！嗤！畜牲再不走開惱了我吳掌櫃，看我不用碗口粗的槓子砸你！」

那馬不但不走開，反迎着吳掌櫃的嘟嘟嘶叫了起來，聲音比剛才更爲洪量。

那馬踏前一步，將長長的馬臉往前一送，親熱的向吳掌櫃送去，只嚇得吳掌櫃的倒退了三步，一個踉蹌，幾乎一屁股跌進了門檻裏面去。

閒人們更是哄堂狂笑了起來，笑得打跌，吳掌櫃這一下眞是氣憤已極，惱羞成怒，鐵青着臉一聲哼，果然反身轉進藥店門後面，兩手抱着根碗口的粗門門槓子，踹踹的跑了出來，向白馬面門虛虛一晃，看樣子眞要一棍砸下。

正於此時，人叢中突然起了一聲喝叱，一個嬌朗的聲音怒喝道：「誰竹敢爾！」

人隨聲現，一名年約十七八歲，長得俊逸不羣，眉如春山，目如荷露的白衣少年走向吳掌櫃，右手輕輕一舒，劈手已將吳掌櫃的槓子奪了過去。

白衣少年的出現，惹起了一陣騷嘖聲。所有的視線一齊投向少年。

閒人們驚嘖的原因是這名少年生得太美了，他們一生那見過如此美的少年，這名少年之美，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平凡氣質。

且說那吳掌櫃掌中的槓子被少年奪了過去，一翻眼正想發作，冷不防少年袖子一抖，袖中飛出一道耀眼的白光，直奔吳掌櫃。

說來令人不信，吳掌櫃一雙狗眼就那麼犀利，一伸手，抄住那點白光，想是少年暗藏了點內力，吳掌櫃接是接住了，然而，人被白光的餘力帶得往後「蹬！蹬！蹬」的退了五步。

吳掌櫃眉開眼笑的定了定神，將手掌往上一托，霍然這傢伙掌中托定五兩重的一碇銀子，毋怪他要眉開眼笑了？

白衣少年臉一寒，冷峻的朝吳掌櫃吩咐下來道：「掌櫃的，給我馬上熬一枝上等高麗參湯送到『長興客棧』去！」

吳掌櫃的羅圈眼兒一盤，頓着屁股一疊連聲的躬身答道：「是！是！是……」

少年倏而轉面，冷峻如刀的目光掃了那些閒人一眼，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威嚴躍然眉宇間，只看得那些閒人一個個將頭往旁邊一偏，不敢正視。

白衣少年伸手一握白馬的韁繩，白馬蹄聲答答，馱着伏鞍的青衣少年轉進了西街。

長興客棧在西街，白馬停在客棧門口，白衣少年向站在台階上迎候他的兩名店夥計揮揮手，吩咐下話來：「將這位相公抱去我房內，用上好草料照呼這匹牲口！」兩名店夥恭聲應諾，立時動手行事。

白衣少年眉頭一皺，伸出白嫩如酥的手指往伏鞍的青衣少年鼻尖上一探，猛地臉色大變，輕喝店夥計道：「快！快！快！」

他一連呼了三聲快，而他本人則急得快要掉淚，身形一穿，早已進了客棧。

穿庭越戶，進到一座精院上房，慌着將榻上的被褥墊高。

店夥計移時抱着青衣少年進來，白衣少年接住，將青衣少年往榻上一放，悽聲連連低喚道：「靄哥！靄哥！你怎麼啦！是誰打傷你的？」

青衣少年面若金紙，氣若游絲，雙目緊閉，饒那白衣少年如何呼喚，宛如不聞。

白衣少年一面忘情的呼喚，一邊抽出絲絹爲青衣少年揩拭嘴角的血絲，半扶半抱着青衣少年手足失措了起來，他明知道青衣少年受了極重的內傷，然而，他束手無策不知道從何着手？

他抖顫着白嫩的手指，爲青衣少年解開胸前的衣服，目光所及，不禁慘然嬌呼了一聲。

青衣少年胸前一隻紫色掌印，這是一種傳說中的內家上乘絕門掌法，早年威鎮大漠南北，如今失傳武林百年了的大漠一脈的『紫煞掌』。

相傳這種紫煞掌不但掌力奇毒，能使中掌之人心脈絕碎，凡是被此種毒掌打中之人，就武林中所傳，沒有一人活過來，是以此門毒掌在百年之年，與點蒼山的『勾命指』並稱『南北雙絕』，名爲『北掌南指』。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劉永福

·如斯·

太平軍興，西南各省首當其衝，兵連禍結，簡直紛亂得沒有一塊安靜土，許多人在喪亂失意之餘，覺得前途茫茫，不知所措，便去就於星相家，請求指示迷津。因此，當時廣西有一個名叫陳元揚的星相家，就大行其道了。

有一天，一個青年也來登門求教，陳元揚見此人五官端正，精神飽滿，就先問他現在幹什麼行業，來人笑着回答道：「我現在是兵不兵，賊不賊，依人度日，日食兩餐，隻身而外，別無所有。」這幾句話已說明了這個青年既無正當的職業，境遇更是不佳；然而陳元揚却很鄭重的對他說：「以相而論，閣下實[illegible]奇相、貴相，雖然境遇不佳，將來福祿壽三字都該兼而有之，如果所斷不靈，請你來把我的招牌佛掉。」他這幾句話，引得那個青年哈哈大笑，並向他笑着說：「想不到我劉永福這個飄泊流浪的人，還有這樣的好命，照這樣說來，我到不能不好好幹一下，免得你的招牌將來被人砸掉了。」說罷大笑而去。

這個青年人劉永福，他是廣西上思人，字淵亭，原名劉義。家境貧困，幼失怙恃，長成後，不得不爲自求生存而奮鬥；最初是檢拾柴薪，賣錢過活，後來又釣魚到市場上去賣，而生活也稍稍改善了一點；但他覺得一個人既然活在世上，總該做點什麼才不負此一生。不久，洪、楊在金田村起事，以反清復漢爲號召，率領太平軍橫掃廣東、廣西、湖南數省而攻入金陵，聲勢浩大，不可一世。那時劉永福已是二十二歲的壯漢了，聞之不禁萬分感慨的說：「大丈夫不能爲生靈造福，已自可羞，況日夕啖稀粥且不能飽，又焉可鬱鬱居此乎？」及至得陳元揚的一番鼓勵，更堅定了他力爭上游的決心，決不讓寶貴的時光，糊糊塗塗的虛擲過去。

劉永福這個有心人，從此就在本鄉結識了一班年輕小夥子，爲將來建功立業的準備。雖然人家認爲他們都是一羣不務正業的游民，但他們却都具有濃厚的民族思想，見漢人受盡滿人凌辱人，意甚不平，內心總不願意去投効滿清；從前兩廣和滇越之防，曾經盛行着一種長髮黨的組織，凡是黨人，都決不和滿清政府妥協，黨魁吳鯤已經死了，劉永福就承繼了吳鯤的衣砵而當了長髮黨的首領。後來太平軍被清軍消滅了，清廷乘戰勝之威，從事掃蕩各處的反抗勢力，到了這個時候，劉永福知道光憑自己的力量是決不能立足的，而他又不願投降滿清，於是就帶着他的部衆逃到越南；因爲他們是以黑布爲旗號，所以人們就稱他們爲黑旗軍。

這時越南人民正受着苗匪的蹂躪，無法抗拒，而劉永福的黑旗軍所至之處，却把苗匪打得落花流水，因此他們不但深深受到越南人民的歡迎，連越南國王阮時對他也很倚重，並任以七品千戶之職。

劉永福留居越南，雖爲越南官民所歡迎，但保勝地方的土覇何均昌，原是魚肉百姓稱雄一方的人物，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何均昌就整頓隊伍，來阻截劉永福的去路，不料反爲黑旗軍打得大敗，劉永福趁勢就佔據了保勝，原來當地人民對何均昌的專橫凶暴，早已痛恨入骨，一旦看見他敗在劉永福的手下，無不皆大歡喜；從此劉永福聲威遠震，便成爲越南人民心目中的救星了。

那時法國野心勃勃，很想把越南據爲己有，只碍於國王阮時不受籠絡，正想要另行建立一個完全受他節制的政府，並已看中了當地的匪首黃崇英，打算利用黃崇英來推翻阮時的統治；而黃崇英本來已經聚集了一萬多人，再加上法國人的火力支持，勢力自然日漸擴張，沒過好久，就有了數萬之衆，因爲他們的旗號是黃色的，又稱黃旗軍，且已佔據了保勝附近一帶地方，正想進而佔據整個越南。越軍屢次進剿都吃了敗仗，無奈他何，結果還是商請黑旗軍出動，才把黃崇英的勢力消滅，國王阮時因而又任命劉永福爲保勝的防禦使，以鎮撫保勝一帶地方。

黃崇英失敗後，法越關係更形惡化，法國大將安業甚至攻入河內，總督阮之芳戰死，越王忙請劉永福出兵；黑旗軍一出，法軍披靡，法將安業戰死，法軍見情況不佳，建議講和，雙方退兵，越王阮時只求息事寧人，同意和議，便叫劉永福退兵，並調任劉永福爲三宣副提督。這時劉永福因爲離家很久，乃請假回鄉掃墓，不料法軍就乘此水陸並進，想一舉而征服越南，越王阮時大爲恐懼，忙派人催請劉永福回越禦敵，劉永福以越南到底是中國的藩屬，又是中國西南的屏障，於是再度應召赴越；但法軍此時已經佔據了南定等地，雖經劉永福一番部署，打算反攻，而法軍勢大，黑旗軍也曾小敗數次，這樣一來，劉永福大爲激憤，親率士卒衝到法軍陣地

，死戰一晝夜，法軍死傷極重。到清理戰場的時候，在死人堆中發現了袖口有七道花紋的一個法軍將領，也陳尸其中；調查結果，才知道法軍統帥李威呂也死於是役了。

法軍失去統帥，軍心渙散，劉永福打了這樣光榮的勝仗，但越王阮時對法國却仍然非常畏懼，反而叫劉永福退兵，請求講和；劉永福大爲憤怒，不肯退兵，發誓要掃平法國的侵略隊伍，但阮時却說：「若不退，是反朕，朕不認若爲臣矣。」劉永福不得已而勉強退兵，越王特別加封劉永福爲男爵，以三宣提督而督辦三圻宣光軍務；至此，清廷也發覺他是一個可用之材了。

和議雖已成功，但侵略者的野心並不就此了結，時和時打，甚至擾及中國邊境，這就引起了清廷的注意，認爲要確保西南國境的平安，首先要安定越南，並且越南二百多年來，都是中國的藩屬，現在受到外國的侵略，也不能坐視不理，於是派雲南總督岑毓英率軍前往抗禦法軍。岑毓英久聞劉永福的大名，相見之下，備加慰問，把黑旗軍編爲十二營，給以充足的糧餉，使他們都爲中國所用；劉永福雖滿懷民族思想，恥於爲滿人所用，但外敵當前，只好勉爲其難的接受了岑毓英的好意，由清廷任爲提督。

法軍見到劉永福已有充分準備，就轉而侵犯北寧；黑旗軍馳往救援，又把法軍打得大敗。當時李鴻章力主和議，反而指劉永福爲任意騷動；同時清將馮子材也在鎮南關大敗法軍，收復諒山，法國見自己軍隊已處於極端的劣勢之下，乃同意議和；而清廷竟因情報不靈，不知道自己的軍隊已獲大勝，甚於懼外心理，寧願接受種種苛刻條件而換取一時的和平。當劉永福正要乘勢殲敵以保全國家利益的時候，停戰命令已經下達，限令他在七日之內退兵回國，移軍廣東的思欽地方；劉永福雖然不甘於放棄這勝利的戰果，奈軍令不可違，乃滿懷悲憤的率領着他的部衆三千人，退回廣東，被任爲南澳鎮總兵。

不久，日本見滿清政府如此懦弱無能，也興起了侵略朝鮮和臺灣的陰謀。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以劉永福有勇有謀，可托之重任。先是，劉永福在率領黑旗軍回國時，光緒曾特加召見，知道他是一個難得的將才，當此危急之際，就派他幫辦臺灣軍務。但是台灣巡撫唐景崧却不能推誠相待，共議抗敵；唐景崧自己駐紮臺北，叫劉永福駐守臺南，結果北部防務鬆馳，日本突然進襲，北部失陷，而唐景崧見日軍已經登岸，就棄職潛逃了。

光緒二十一年中日和議成功，清廷把臺灣割予日本，但是臺灣人民却不甘受外的統治，臺灣名士邱逢甲率領了當地紳民，起而抗日；他們以爲清廷既然如此輕易相棄，我們只有自求活命了。於是紛謀獨立，而苦於沒有適當的領袖，當時劉永福正誓死不退的拼命抗敵，衆人乃一致推舉他爲大總統，領導抗日；但劉永福却慨然的說：「我奉命駐守臺灣，當然要盡到自已的職責，和各位共同抗敵，只要大家同心合力，總會達到目的，我只要你們的幫助，不要甚麼名位，這大總統的名義，又何助於我們的抗日呢？」對於士紳們一度致送的大總統印，始終不肯接受。

這時相從安平口登陸的日本軍艦，都被劉永福擊沉，兩方在新竹相持月餘，日軍始終不能更越雷池一步，但是劉永福也已到了兵疲糧絕無法支持的地步了。只好派人到廈門去向譚鍾麟、劉坤一、張之洞等人求援；但他所得到的只是一紙叫他退兵以保生靈的命令；而臺南士寇，又勾通日軍，引敵深入，以致新化、雲林、苗栗、嘉義相繼失陷；劉永福却仍死守孤城，使貪婪的日本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英勇；日本派駐臺灣的總督樺山資紀甚至也寫信給他，勸他離去，却也被劉永福嚴辭拒絕了。待日軍大舉攻城，新竹頓時失陷。那時，住在臺灣的外國居民，也沒有一個不佩服劉永福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的；所奇怪的是，當新竹城陷，日軍嚴密的搜捕，竟找不到劉永福的踪影，原來他已藏身到一艘法國的商船上，受到法國商人妥善的掩護了。這時劉永福已是兵盡城亡，俯仰無措，事終不可爲，最後只好離開臺灣，心灰意冷的回到廣東欽州，過着他的隱居生活，再也不願用而問事了。但是每當策杖山巔水涯，與漁樵談及這一段往事，猶不禁爲國家的屈辱而痛哭流涕。

劉永福骨瘦柴立，他重信愛士，胆氣過人，部屬都願爲他効死。

清末，民族革命的呼聲瀰漫全國，辛亥革命終於獲得成功，我們這位民族英雄內心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了。民國元年，胡漢民任廣東大都督，對這位極具民族意識的前輩，特往拜謁，共商大計。當時胡漢民以革命雖告成功，地方上許多矛盾尚不能化除，而劉永福在地方上資望極高，想請他出來任事，以爲號召；劉永福那時已年近八十，爲了維護革命事業，勉爲其難的担任了廣東省的民團總長。不久，終因財政困難，全省十餘萬民軍，每天發生無數紛爭，劉永福終因年紀太大，精力不繼，無法爲這些瑣碎的小事勞心，因而辭職回家去了。

就在八十歲那年，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就死在他寄居的欽州了。

—完—

武俠長篇

玉女銀鳳

冰鴻·文
雲君·圖

寒梅堡奸雄伏誅

「血面金剛」奇道：「他既然計已得償，回來則什？」

宗鴻羽道：「因爲，宗鴻羽還沒有死。」

宗鴻羽話聲才落，突聽身後十丈以外的一塊山石後，「毒聖」諸葛海大笑道：「宗鴻羽，你的聰明，又使老夫多了一重顧慮。」

二女霍然轉過身來，目光到處，只見「毒聖」諸葛海，正自坦然的向這邊走來，狀至自豪，旁若無人。

宗鴻羽緩緩轉過身來，盯着「毒聖」諸葛海默然無語！

雲彩虹望着停在一丈以外的「毒聖」諸葛海，道：「所以你必須殺他是嗎？」

「毒聖」諸葛海點頭道：「不錯。」

「白鶴仙子」冷雪梅道：「當年爲什麼沒有人殺你？」

「毒聖」諸葛海道：「因爲我在他這年齡時，十個諸葛海也非其敵。」

雲彩虹道：「但你現在却已有了能使整個武林沉淪的能耐了。」

宗鴻羽冷冷笑道：「諸葛海，咱們怎麼鬥法？」

諸葛海搖手道：「且慢，姑娘的話，老夫有點不懂，因爲，老夫實在無此能爲。」

「白鶴仙子」冷雪梅黯然道：「你確實有此能爲，因爲，你要取一個人的性命。」

「毒聖」諸葛海一怔，突然大悟，心頭突然沒來由的掠過一絲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注定冷雪梅道：「姑娘身着紅衣，大概就是武林中，聞名胆落的『白鶴仙子』吧？」冷雪梅道：「不錯，正是小女子。」

「毒聖」諸葛海道：「武林四大奇女子，現在有二位在此，諸葛海功力武林人人皆知，決非二位任何一人之敵，如果再加上一個宗鴻羽，今日之局可想而知了。」

雲彩虹道：「我們需要同歸於盡。」

「此話怎講？」

冷雪梅道：「毒聖用毒，天下無敵，我們再厲害，也決難逃過你毒聖之手。」

「毒聖」臉上肌肉一陣抽搐，突然仰天狂笑一聲，道：「哈哈……我毒聖諸葛海，能得兩位如此重視，放眼當今武林，也足以自豪了，好吧，今天老夫答應決不用毒……」

雲彩虹忙道：「我們相信你。」

「毒聖」大笑道：「不過……」

冷雪梅道：「不過以後難說是嗎？」

「既然姑娘先料到了，老夫只好改變主意了，今生對他宗鴻羽，老夫決不用毒制勝就是了。」話落雙掌一揚道：「來，宗鴻羽，老夫與你硬拚三掌，來結束今日之局。」

宗鴻羽見方才二女如此重視於他，心中本就有了氣，此刻再見他如此張狂，心中更怒，冷森森一笑道：「這三掌，你我最好能分出生死來。」

「毒聖」諸葛海豈是省油之燈，聞言狂笑一聲道：「老夫本就沒打算讓你活太久。」話完一頓，道：「你出手吧。」

二女關懷心上人，雙雙開口道：「毒聖別忘了你剛才的諾言。」

宗鴻羽氣道：「你們老是說這些幹甚麼。」話落不等二女再開口，右手單掌一揚，冷喝一聲道：「接掌。」一招「屍山血海」迎着「毒聖」直拍而出，掌面紅如初冒鮮血，顯然他已動了真怒，而以全力相赴。

「毒聖」諸葛海自然也非易與之輩，在宗鴻羽一開腔之際，他早就蓄功以待了，聞聲毫不考慮的大喝一聲道：「來得好！」右掌揚處，早拍出一招「十里狂風」直撞而來，掌出隱帶雷鳴之聲，顯見他揚言要取宗鴻羽性命，並非信口開河之言。

閃電之間，兩掌接實，「轟然」一聲大震過處，這時風起十步，沙飛十丈，枯草斷枝飄揚如雪，威勢確實驚人之極。

沙土瀰漫中，「毒聖」諸葛海連退四步，胸口氣血翻湧如湃澎怒潮，右臂酸麻難舉，心中不由有些後悔的忖道：「剛才我不應該如此輕率答應二女，不用毒物。」

宗鴻羽退了三步，心中也暗暗驚於「毒聖」諸葛海功力之高，不過，由兩人各自退後的步數，他可以判斷得出，如果再打下去，他有制勝的把握。

宗鴻羽冷冷的掃了「毒聖」諸葛海一眼，道「現在輪到閣下先出手了。」

「毒聖」諸葛海心怕二女看出他功力弱於宗鴻，傳入江湖丟人，聞言猛吸一口眞氣，雙掌齊出，大喝道：「那你就接老夫兩掌試試。」招化「推窗望月」，身子跟着雙掌猛上三步，狂飆逕取宗鴻羽胸口。

宗鴻羽對「毒聖」諸葛海的功力，心中已有了數，見狀冷笑聲中，雙掌揚處，兩道紅光早已迎出。

又是轟然！一聲大震，方才尙未息的沙土，這時瀰漫的更濃了。

宗鴻羽退了四步，胸口微覺有些氣悶，星目抬處，只見「毒聖」諸葛海已退出五六步遠，額角汗珠大如黃豆，青筋暴跳，顯然他付的代價，比自己還要多些。

宗鴻羽冷冷一笑道：「毒聖，咱們還有最後一掌。」

「毒聖」諸葛海，隔着瀰漫的沙土，見宗鴻羽雖然已有些色變，但所變有限，心知他比自己還輕鬆些，陰眼一轉，心中暗忖道：「現下我雙臂酸麻難舉，如果他眞的攻來，我不能用毒，豈不非敗不可，於其落敗再走，不如此刻一走，留着以後再想法子報復。」心念電轉之間，退後兩步，冷然笑道：「宗鴻羽，這一掌老夫留下以後再算，但請你記住，老夫出這一掌時，不定是何時何地，也不一定是明是暗，老夫做事，一向言在事先，希望你能時時刻刻準備接這一掌之力。」話落不等宗鴻羽開腔，一閃沒入叢林中去了。

二女飛身躍到宗鴻羽身側，關懷的問道：「羽哥哥，你沒受傷吧。」

宗鴻羽冷淡的搖搖頭道：「要不是毒聖有言不用毒在先，可也難說。」

二女都是冰雪聰明的人，聞言心中那有不明白之理，雙雙眼圈一紅，幾乎落下淚來，「白鶴仙子」冷雪梅幽幽的道：「羽哥哥，你知道我們不能沒有你。」語聲溫婉哀艷，令人盪氣迴腸。

宗鴻羽心中也知道二女用心之苦，那肯過份責備他們，當下拉起二人的手，低聲嘆道：「我知道你們是爲了我好，但是，人生世間，並不只是爲了活着，許多事情，我們必須從大處着眼，你們說是嗎？」二女溫順的點點頭，顯得是那麼沒有主意。

宗鴻羽看了四周一眼，道：「我們該出谷去了。」

雲彩虹道：「白鳳會總舵主還沒有回來。」

宗鴻羽道：「有你在這裏，她永遠會有自卑之感，而無法全力整頓會務的，反正現在還沒有甚麼大敵，就讓她試着自已領導吧。」

雲彩虹點頭答應，問道：「我們去那裏？」

宗鴻羽道：「斷魂谷。」

「血面金剛」從來沒進過「斷魂谷」，聞言急道：「可否帶俺一起去？」

宗鴻羽道：「你與九紋龍暫時不要去，你先到雪妹那邊去，九紋龍仍留在白鳳會中，因爲，這兩邊的人，從來沒見過面，不要見面發生了誤會，給密宗以可乘之機。」話落突然覺得自己管得太多了，怔道：「雪妹，這樣做好嗎？」

「白鶴仙子」冷雪梅聞言先是一怔，接着明白過來，粉面一紅，道：「你眞是的，這不是多問了嗎？」

「血面金剛」急道：「留別人去說嘛！」

宗鴻羽道：「等我們眞打斷魂谷時，一定會叫你去的，你現在何苦急在一時呢？」

「九紋龍」知道自己是去不成了，當下道：「此言甚是，你留下吧！」

「血面金剛」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只得自己向谷口走去，「白鶴仙子」冷雪梅追上去吩咐了幾句，始才與宗鴻羽與雲彩虹出谷而去。

三人走出冷雪梅手下的範圍，只見四處空空，闃無人跡，心中不由有些納悶，宗鴻羽沉思一陣，道：「密宗不會只放這幾個人來，這中間一定有詐。」

雲彩虹道：「會不會他們埋伏在更遠的地方。」

突然，冷雪梅向遠處山頭一指道：「你看，那是不是瑤池玉女？」

宗鴻羽聞言心頭一沉，他知道，池瑤玉女一現身，柳依雯也必然跟着現身，她心思純潔，一見自己與二女在一起，勢必倒盡三江四海之水，也難洗清她心上的疑念。

雲彩虹抬眼看了一陣，冷喝道：「果然是她，她身邊那女子不知是誰，行動居然絲毫不弱於她，怎麼我沒聽說過有此人。」

宗鴻羽沉重的抬頭嘆道：「她才是眞正的密宗之主。」

兩人似也看到了宗鴻羽，來勢急如流星趕月，不大工夫，已距三人不到五十丈遠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粉臉一變道：「你認得

她？」

宗鴻羽苦笑道：「是的。」

「在那裏認識的？」

宗鴻羽道：「飛雲寨外，落岩之時。」

「白鶴仙子」冷寒梅臉色更加難看，冷冷的道：「我怎麼從來沒聽你說過？」

宗鴻羽淡然一笑道：「你不會諒解？」

「白鶴仙子」冷寒梅臉色登時變得鐵青，冷聲道：「宗鴻羽，我看錯你了。」

宗鴻羽木然的道：「是的，也許你真的看錯我了，但不是從前，而是現在。」

「白鶴仙子」冷寒梅心中已有了先入之見，那肯聽宗鴻羽話中含意，厲叱一聲，道：「你以為本姑娘好欺嗎？」

突然，「瑤池玉女」白翠薇的聲音自二丈以外，道：「誰敢欺你白鶴仙子。」

「白鶴仙子」冷寒梅霍然轉過身來，秀目中殺機閃射，冷笑道：「白翠薇，今天難得我們三人相會於此。」

柳依雯冷笑道：「不，是四人。」話落冷冷的注定宗鴻羽。

「宗鴻羽，你還有甚麼可解釋的？」

宗鴻羽俊臉上掠過一絲痛苦之色，木然的聳聳肩，道：「沒有甚麼可解釋的了。」

柳依雯粉臉一變，道：「原來你是個玩弄感情的惡魔，本姑娘托天之福，未毀在你手中，但是……」

宗鴻羽笑道：「你們四人都有殺我之能力，也有此權利，不過，在下在臨死之前，希望四位能化去前仇，握手言和，共同為江湖效倫，盡一份力量。」

「白鶴仙子」冷寒梅氣道：「沒有那麼簡單，你叫我們言和，我們偏不言和。」話落一頓，冷冷的道：「我們四個，難得今日會齊，來，我們決定一個打法，越快越好，我們四人之中，似乎應該只留一人活着。」

四女原是誰也不服誰的女中豪傑，因宗鴻羽的關係，使她們兩方合併，今日一旦都把他誤會了，那消除的成見，立刻又生，其他三人齊聲，道：「你說吧！」

「白鶴仙子」冷寒梅向腳下一指道：「我們各人把自己的腳印畫在地上，以四個不同的方位，向陣中間出手，誰先移出線外，就先自絕於此。」

宗鴻羽聞言大驚，因為，以四人的功力而論，本來相差無幾，如果各拚招式，則少說一天一夜之內，難分勝負，但如果真像這樣打法，一招之下，必有人亡，不由急道：「使不得。」

三女同聲，道：「就這麼辦。」話落各自運功沿着腳印，畫下了線。

宗鴻羽絕望的望着四人，心中思潮起伏，突然，一絲淒涼的笑意掠過他嘴角，緩緩把功力凝於雙腳之上。

雲彩虹道：「我們由誰發令？」

白翠薇冷笑道：「吐氣散功，誰也不願意做。」

柳依雯從身上掏出一個白玉瓶，道：「這裏面放有黃磷，現在，我將此瓶摔碎地上，黃磷火起之時，我們各自出掌，如何？」

其他三女表示同意，柳依雯倏然出手，「砰！」的一聲，玉瓶破碎在陣中間石上，四女各自運功以待。

轟地，地上火光一閃，四女同時嬌喝聲中，向中間全力拍去。

就在四女掌力拍出之際，突見黑影一閃，陣心落下了宗鴻羽。

四女嘴上雖把他恨到了底，心中實在仍然依戀着他，見狀驚得紛紛嬌呼道：「你找死？」聲落一齊收掌，但已發出的掌力，那有辦法收回。

只聽，「轟然！」一聲大震，接着宗鴻羽一聲輕微的悶哼，四女全都木然的呆住了。

宗鴻羽吃力的挺着身子，渙散的目光，環視一周，冷冷的道：「你們與我相識一場，我希望你們把我最後的一句話考慮一下，中原武林道上，需要你們携手合作。」話落，他不再看任何人，強抬起那麻木沉重，似已不屬於他自己的雙腿，一步一步，艱辛的向場外走去，行動是那麼孤獨堅決，像是這個世界上，已不再有他牽掛的任何事了。

鮮紅奪目的血跡，由他紫黑色的唇角緩緩淌下，與他那蒼白的俊臉相映，是那麼醒目怕人。

四女木然的站在那裏，她們已看不見任何人了，眼前，只反覆的映出，宗鴻羽臨去時那誠懇的俊臉，沒有怨，沒有恨，好似他早已預料到自己最後是要走上這條路似的。

步伐雖然緩慢，但卻總是離開，多走一步，

就多一分距離，最後，他終於消失在矮樹叢中了。

她們仍麻木的站在那裏，好似，她們的靈魂早已脫殼而出，只是一具具無靈魂的軀體一般。

就在宗鴻羽消失的一剎那，冷雪梅身後林中，突然躍出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了，女的看了男的一眼道：「我說要早出來阻止，你偏說不，你看，現在怎麼辦？」

中年書生搖頭，道：「只有使她們身歷痛苦，知道個中苦情，才能使她們知道，世間甚麼東西，是值得她們珍惜的，你快去喚醒她們吧，否則，可眞的要來不及了。」

四女對出現的兩人，視如未見，聽如未聞，她們心中，也許只記得，只看見，一個人，但是，他已走遠了。

那女的走上幾步，一提眞氣，沉聲道：「你們還發什麼呆，難道眞的要等他死了嗎？」

一聲沉喝，猶如春雷乍展，四女沉迷的心神，突被震醒，冷雪梅嬌呼一聲，道：「師父，我！我怎麼辦呢？」飛身撲入中年美婦人懷中，痛哭失聲。

其他三女，也跟着哭泣起來。中年美婦摟住冷雪梅，沉痛的道：「我怎麼知道你們要怎麼辦，你們親手將他毀了，顯然是由於恨他，你們既能恨他，還有什麼不能辦的事呢？」

四女此時已全部失去了主張，齊聲泣道：「我們……我們誰也不恨他。」

中年美婦道：「你們既不恨他，難道會是愛他不成？」四女心中着急，聞言誰也不否認，全都默然的點點頭。

中年美婦沉痛的道：「好，你們現在回頭還來得及，我是雪兒的師父，在過去一年中，我見到你們三個也許不會放過，但是，今天我確已完全改變過來，我是女人，我應該有女人的本性，你們全都是女兒之身，我以過來人的身份，願意指點你們，江湖武林，並非我們應該存身之處，我們的最後歸宿，乃是找一個安樂的家庭，永渡平靜的日子。」

中年書生也道：「人與人之間，如無兇殺之仇，原無爭奪之恨，如果能摒棄名與利，則人與人之間，又有什麼不能相處的呢。」四女默默無言，她們似乎體會到了甚麼。

中年婦人道：「假使你們以為老身言之有理的話，老身願盡一己之力，助你們找到他，否則，你們仍可在此一決生死。」

「白髮仙子」冷雪梅與宗鴻羽已有夫妻之實，心中對他更是愛深如海，聞言先哭道：「雪兒聽師父的話。」

其他三女，此時也全都沒了主張，相繼道：「願聽前輩吩咐。」聲落一個個跪了下去。

中年婦人忙還禮道：「快起來，快起來。」繼而正色道：「你們千萬不能誤以為宗鴻羽是在玩弄感情，這全是蘭茵老人的安排，他以為，只有宗鴻羽介於你們四人中間，才能把江湖上無謂的爭端平息，拯救萬千生靈，否則，宗鴻羽只怕永遠不會與你們親近。」

中年書生急道：「好了，她們慢慢的會體會到的，現在該找他去了。」

中年婦人道：「雪兒兩顆赤龍珠，跟可以救活他，以你們四人的功力，當可再恢復他的功力，記住，找他時千萬要細心，不可出聲，你們四人今後情同姊妹，不可存猜疑之心，否則，只怕你們四人都要落空。」

一次教訓，已把四女拉在一起了，唯有患難之中，才容易使人與人的感情連合起來，四女彼此對視一眼，飛身向宗鴻羽消失的方向奔去。

宗鴻羽強打精神，走進林中，已覺難以支持，口中鮮血，更狂湧如泉，他扶着樹枝棘草，一步一步的向蔓草叢生的深處鑽去，手被刺荊劃破，順袖而出，他竟然毫無所覺。

突然，他看到一塊翻起的大石頭，那下面，似乎剛好能容一人臥入，他凄然自語的道：「就是這裏了。」手扶矮樹，慢慢爬了進去，進得石底，精神一懈，突然眼前一黑，甚麼也看不見了。

他，知道自己可能已到了最後的關頭了，沾着嘴中的血，摸索着在石上寫下了幾個字，便已昏死石底。

就在此時，四女恰好尋着地上血跡趕到，她們一見石上字跡，不由個個哽咽出聲，只見，那石面上模糊的寫着。

「他年那位仁心俠士過此，請將宗鴻羽屍骨埋入土中，來生變犬馬，也當結草啣環。」

他，當初沒有向四女要求過一個字，他對她們的失望，已可想而知。

柳依雯武功雖高，但由於長年獨居古洞之中，心中純白如紙，見狀急忙將宗鴻羽抱入懷中，

一面替他抹拭嘴角血漬，一面泣道：「雪姊姊，怎麼辦？」

一聲「雪姊姊」，使四女已連合的感情登時完全爆發，她們望着「白鶴仙子」冷雪梅，急急的道：「雪姊姊，你，你那赤龍珠，真的能救活他嗎？」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中雖然也一樣着急與不安，但三女的稱呼，都使她不得不負起大姊的責任，當即道：「你們放心，一定能醫好他。」話落掏出兩顆赤龍珠，放入小嘴中嚼碎，也顧不得許多，俯身度進宗鴻羽口中。

「瑤池玉女」白翠薇道：「雪姊，要不要我助他行功？」

「白鶴仙子」冷雪梅點頭道：「雯妹扶正他，薇妹替他推動血脈，鳳妹先用去守護着，這四周不可讓任何人侵入擾亂，我們輪流替他助功。」

雲彩虹依言走開，白翠薇把玉掌抵在宗鴻羽命門穴上，安心的全力行起功來。

沉靜中的時間，往往令人心焦，等待中的時刻，却使人感到緩慢。由日中，到日落，雖說只有五六個時辰，但在四女心目中，却不啻是過了五六年，她們已每人輪換行功過一次，宗鴻羽此時面色，雖已恢復了紅潤，但血脈流轉，却仍然是那麼緩慢。

突然，一個細弱的聲音，傳入宗鴻羽的耳中，道：「娃兒，你真也忍心，再這樣下去，只怕要把四個美人兒累壞了，告訴你，你不醒，他們永遠不會走的。」聲音極像在飛雲寨時，宗鴻羽所聽到的。

宗鴻羽沉重的噓了口氣，緩緩睜開星目。

柳依雯見狀喜得跳脚道：「雪姊，你快來，羽哥哥醒了。」

林外一閃飛進了「白鶴仙子」冷雪梅，她深深的盯着宗鴻羽，怯怯的道：「羽哥哥，你……：你會原諒我們嗎？」

宗鴻羽眼見四女蒼白的粉臉，與顆顆豆大的汗珠，心中大大不忍起來，他擔心的問道：「等一等，你們還要打嗎？」

四女齊聲道：「不打了，我們是姊妹，永遠不再打架。」

宗鴻羽安慰的笑了笑，但那笑意是枯澀的，也許，他又想到了甚麼，他環掃四周一眼道：「你們救了我，現在該好好的調息一下了，今後，江湖上還有許多事，等着你們去做呢，要保重自己。」

柳依雯嬌笑道：「是的，你也與我們在一起是嗎？」

宗鴻羽淡淡的一笑道：「我們永遠是站在一條陣線上的。」

「白鶴仙子」冷雪梅柳眉一揚，脫口道：「羽哥哥，我們要你答應與我們永遠在一起，不要說那些模稜兩可的話。」

宗鴻羽淡然的道：「我並非你們……」

雲彩虹泣道：「你仍不原諒我們？」三女也哭了。

宗鴻羽沉重的搖搖頭道：「我也不願與你們分開，只要你們今後真能攜手合作，宗鴻羽事了之後，必來找你們。」

白翠薇道：「你要做甚麼，我們一起去做。」

宗鴻羽道：「好好，你們快調息吧，我去替你們守護。」話落舉步欲行。

「白鶴仙子」冷雪梅，一把拉住宗鴻羽，道：「我們寧願累死，你不與你分開。」

宗鴻羽心中大急，道：「你們行功，我怎敢丟下你們受了驚動，快放手。」

「你真的不會獨自離去嗎？」

宗鴻羽原先確有獨去之意，但人終究是感情動物，何況，四女對他一往情深，在他心底深處，早已印上不能磨滅的痕跡，要他真的永遠拋下他們，只怕他自己也辦不到的。

宗鴻羽誠懇的點點頭道：「永不離開。」四女這才放心的就地盤坐起來，運功調息。

宗鴻羽緩緩踱到林外，躍身一塊大石之上，四下畧一張望，見一切盡收眼底，始才安心的坐了下來。

突然，先前那聲音又起自耳際，道：「宗鴻羽，你可要見老夫一面，請到對面茂林中來。」

宗鴻羽一抬眼，果見前面五十丈以外，有一處極為茂盛的森林，心中一動，站起身來，方要跳出，突然暗呼道：「不可，別中了敵人的借刀殺人之計，傷了她們四個。」心念轉動，急忙背轉身來，向四女行功處望去。

那聲音又道：「來吧，你放心好了，有老夫在此怕甚麼？」宗鴻羽冷哼一聲，理也不理。

這時，「白鶴仙子」冷雪梅，當先站了起來

，因爲，她是最後一個助宗鴻羽行功，所以耗費眞力最少，畧一調息便已恢復。

她抬起美目，驚恐的四周一望，發現到宗鴻羽在大石之上，始才放下心來，蓮足一點地面，飛身向大石上躍來。

宗鴻羽一把抓住她的玉手，「白鶴仙子」順勢往宗鴻羽懷中一倒，小嘴上迎，似要宗鴻羽吻她。

宗鴻羽輕輕一抹冷雪梅的粉臉，柔聲道：「雪妹，你在這裏等一下，我去找林中那人去，如果沒有甚麼變故，馬上就會回來的。」

「白鶴仙子」粉臉一紅，羞道：「誰在林中？」

宗鴻羽搖頭道：「我未見過他，此人在飛雲寨會對我傳過話，是以我想見見他。」

「白鶴仙子」道：「那我也去。」

宗鴻羽朝三人一指道：「她們呢？」

冷雪梅無法，只得關懷的道：「敵暗我明，你一定要小心點。」

宗鴻羽一點頭，雙足一頓，閃電向林中射去，僅只兩三個起落，便已穿入林中，注目四下一望，却甚麼也看不見。

突然，那聲音道：「宗鴻羽，你好大的胆子，不怕老夫暗算於你嗎？」

宗鴻羽只覺那聲音來自四面八方，難以辨出準確方位，只得抬頭朗聲道：「兩度出言相助，宗鴻羽覺得閣下並非敵對之人，可否出來容在下一見，以便面謝教誨之情？」

那聲音笑道：「嗯，娃兒，你得聰明，也很有胆量，老夫與你確實有點淵源，不過，此時尚不能相見，等你大仇得報之日，老夫自會前去見你。」

宗鴻羽迷惑的道：「爲甚麼現在不能相見呢？」

那聲音道：「非其時也，不要多問，等她們調息完畢，速去蜈蚣嶺，在那兒，有一位一向僞善之人，將暴露其面目，是你名正言順的報仇大好時機，老夫去了。」

宗鴻羽再叫了兩聲，不見回音，只得出林而返。

宗鴻羽一躍出林外，幾乎與四女撞在一起，敢情她們怕宗鴻羽走掉，特地跑來尋他。

冷雪梅一見宗鴻羽不由喜道：「你有沒有找到那人？」

宗鴻羽搖頭道：「他不肯與我相見。」

寒梅堡中宗鴻羽與「五嶽神君」陸如龍激戰。

柳依雯天眞的仰起嬌臉問道：「羽哥哥，是男的還是女的？」

宗鴻羽望了四女一眼，見她們每人臉上都有着同樣的疑問，心知她們又把事情想歪了，當下淡淡一笑道：「是個老人。」

雲彩虹嬌笑道：「你不是沒見過他嗎？」

「聽聲音就知道了，他說與我有點淵源，到相見的時機，他會用來與我相見的，現在時機還沒有到。」

白翠薇側臉問道：「就只對你說這些嗎？」

宗鴻羽聞言突然一怔，急道：「啊！對了，他說蜈蚣嶺再過幾日，有一個假貌僞善之人，將要其大陰謀，叫我快趕去報仇。」

雲彩虹正色道：「我們是不是現在就去？」

宗鴻羽脫口道：「你們也去？」

柳依雯笑道：「當然囉，你不是說不與我們分開的嗎？」

宗鴻羽見四女的臉色都是那麼堅決，心知無法使她們不去，只得點頭道：「好吧！我們現在就走吧！誰知道去蜈蚣嶺最近的路？」

雲彩虹道：「我知道，走吧！」話落畧一辨方向，當先起步，向山下飛奔而去，其他人相隨身後而行。

三天的時間，雖然是在奔波中渡過的，但宗鴻羽却覺過得最舒服，因爲，一路上四女都很體貼溫柔的照顧着他。

四女之間，在這三日的相處中，感情也融洽了許多，她們彼此之間，本就有惺惺相惜之意，只爲上一代種下的因，而使她們彼此之間不得不以另一種面目對待，如今前仇已勾消，當然她們之間，也就不會再有甚麼磨擦了。」

第四日，時近中午，一行五人已進入蜈蚣嶺山中，只見此嶺重岩疊嶂，奇草異花，蒼松古木，甚是幽深綿遠，別說找幾個人，就是找一個谷，只怕也沒有那麼容易。

宗鴻羽眉頭一皺，急道：「偌大一個山嶺到那去找幾個打鬥的人呢？」

柳依雯也道：「是啊！那人當初難道就沒告訴你一個確定的地方？」

宗鴻羽搖搖頭，柳依雯胸無城府，見狀小嘴一嘟。埋怨道：「那人也眞是的，怎麼說話不說淸楚呢。」

白翠薇臉上掠過一絲疑念，道：「可能他以爲我們一進蜈蚣嶺必能找到那地方，假使眞是如此，那地方必然是人人皆知的了。」

一語提醒了雲彩虹，只聽她叫道：「啊，是了，今天是五月初六對嗎？」

白翠薇道：「正是，怎麼？」

雲彩虹一拍玉掌道：「寒梅堡主五月初六生日，我們早就該想到了，除了他生日以外，那會有許多武林人物會聚在一起呢？準是寒梅堡了。」

衆人都覺有理，「白鶴仙子」冷雪梅也道：「除了他生日以外，寒梅堡也沒有這麼容易進，我們快走吧，晚了可能又要發生問題了。」話落當先飛奔而去。

約有頓飯工夫，衆人已見遠遠一座聳立於崖頂之上樓宇，果然正自彩燈高掛，人如穿梭，甚是熱鬧。

五人誰也沒有寒梅堡主的邀請帖子，不便由正路前去，好在，他們都有一身超極的武功，這點山路還難不倒他們。

他們閃過了第一關，便由正路大大方方的直進，第二關以後的人，只道他們把帖子交給第一關的人看過了，又見是個美少年及四個文弱少女，更加相信他們無此能爲大鬧寒梅堡，也就懶得多管，任他們進去。

五人走到寒梅堡正門，大白天，無法越牆而過，冷雪梅只得乘四周無人看見時，點倒兩個守門大漢，始才一齊進入。

五人方轉過屏風，突聽寒梅堡主的聲音，怒道：「陸兄，我們今天最好不談這些，以免掃了大家的興趣。」宗鴻羽一抬眼，只見寒梅堡主正面紅耳赤的站在那裏，他對面，霍然就是宗鴻羽掌下逃生的「五嶽神君」，四周，則是三山五嶽的人物。

「五嶽神君」陸如龍冷笑道：「你以爲我五嶽神君眞是來給你祝壽的。」

寒梅堡主冷冷的道：「老夫自知不配，是以，想請你說明來意。」

「五嶽神君」陸如龍道：「老夫來意很簡單，要你整個寒梅堡，及所有到場的人投靠到密宗去。」

羣雄聞言，個個大怒，紛紛站了起來。

「五嶽神君」陸如龍神色泰然的笑道：「你們不用豎眉瞪眼，老夫旣敢言明來意，就不怕你們反抗，你們知道密宗之術，神鬼莫測，要不信

，你們運功試試看，有沒有異樣之處。」

羣雄試一調氣，不由為之面色大變，張口結舌，不知所以。

寒梅堡主長嘆一聲道：「想不到你陸如龍原來是假慈假悲的武林敗類。

「五嶽神君」陸如龍得意的大笑道：「你們現在才知道已經太晚了。」

突然，一個冷森森的聲音接道：「並不太晚。」

「五嶽神君」聞聲知人，駭得霍然轉過身來，目光到處，不禁大驚失色，道：「啊！宗鴻羽……」

「五嶽神君」陸如龍一向偽善欺人，而能博得江湖上人人以俠心仁義之士相待他，自非容易之事，其為人的狡猾與智力，可想而知。

他一見四女與宗鴻羽在一起，就知事情不妙，自己第三步計劃，欲使四女火拼又告失敗，更可怕的是，四女竟聯合一起，共同幫他宗鴻羽了。

「寒梅堡主」一見來人竟是先前救他出斷魂谷的宗鴻羽，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感慨，他雖然也聽過四位奇女之間的種種糾紛，但却並不認識四人，當然，更想不到宗鴻羽身後四女，就是那四位傳言中的奇女子了。

他掃了宗鴻羽一眼道：「宗鴻羽，老夫尚有三個條件未答應你，今生只怕永遠要欠你這一筆了。」

宗鴻羽冷冷一笑道：「只怕你所欠在下的並不只三個條件。」

「寒梅堡主」一怔，道：「莫非毒聖又多給了你些什麼？」

宗鴻羽冷然說：「在下從未想過要接受你們些什麼。」

在兩人對話的一瞬間，「五嶽神君」陸如龍心中已有了計策，但見他，偷偷的把藏在袖中的右手連彈，早有好幾顆其小如豆的青色藥丹，落入呆立中的羣雄碗中，他深深的嘆了口氣，笑道：「列位如想恢復功力，速將面前餘酒飲掉。」

「寒梅堡主」冷笑一聲，道：「陸如龍，你以為別人還會依舊相信你這假仁假義的偽善之徒嗎？」

柳依雯上前一步，與宗鴻羽併肩而立，嬌笑道：「各位現在有毒在身，武功只有六成，不過，把那杯酒喝下去，却可以真的恢復十成功力，但是……」

羣雄眼看情勢緊廹至此，那個不想早些恢復功力，就是不圖報仇，也要先圖個自保啊！

柳依雯話聲一落，登時就有五六個人，伸手拿起面前酒杯，往嘴邊送去。

柳依雯玉手一揚，冷喝道：「慢着！」聲落，數縷罡風……已隨指而出，「砰砰」一陣連響，幾乎是在同時，拿酒杯的人，手中的酒杯，全都被擊破落地。

「五嶽神君」陸如龍眼珠一轉，登時計上心來，冷然笑道：「嘿嘿，宗鴻羽，你說老夫心毒，其實，你比老夫的心更毒，老夫下毒的目的，乃是要他們共投密宗，並無傷害他們性命之意，但你却存心來取他們的命。」

宗鴻羽冷笑道：「在下要取的，只有你的命。」

「五嶽神君」陸如龍泰然冷笑道：「但老夫要使他們恢復功力，你帶來的人，却完全破壞了老夫的計劃。」

宗鴻羽一時之間，不禁為之語塞。

柳依雯冷冷的一笑道：「你怎知本姑娘不是救他們。」

「五嶽神君」陸如龍並不知道此女就是密宗幼主，以為她根本不知密宗藥物的厲害，當下面孔一板，自大的道：「密宗之藥，天下無人能製，也無人能解，你說救他們，這不是欺人之談嗎？」

羣雄聞言，都覺有理，登時有人怒喝道：「臭婆娘，你好毒的心啊！」話落立刻有好幾個躍躍欲出。

柳依雯從未被人如此罵過，聞言粉臉氣得鐵青，雙掌猛然向前一推，一股其大無比排山倒海的掌風，帶着雷鳴之聲，「轟」然一聲大震，擊在廳前一方青石上，把那青石震成了石粉，冷叱道：「你們這批瞎了狗眼的奴才，有種就與本姑娘站出來。」

不要說羣雄此時功力失去了近一半，就是他們功力未失之前，又有那個能抵得住這一擊了，那有不怕死的，試想，誰還敢站出來呢？

柳依雯粉臉鐵青，冷冷的盯着「五嶽神君」陸如龍，道：「陸老賊，就憑你那點能耐也想與

本姑娘說密宗之神秘嗎？你知道本姑娘是誰？」

「五嶽神君」陸如龍，只覺這小女子眸子中透出兩道逼人的稜芒，心頭不由爲之一緊，脫口道：「老夫怎知道你是誰？」

柳依雯冷笑道：「密宗幼主柳依雯。」

「五嶽神君」陸如龍，大吃一驚，道：「你，你就是柳依雯？」

也許，是由於一個深埋於心底的不解之謎，今日得到了解答，也許是由於過度緊張的關係，總之，這個陰險狡詐的人，今天臉上是真的變了色了。

羣雄個個都知道「五嶽神君」陸如龍之能，一見他老臉變色，心知此女准是密宗幼主不假，，那些先前出言大罵的，此時全都心中後悔不已，深覺方才行事，太過於魯莽大意，把一個真能救他們的人得罪了！

「寒梅堡主」深重的噓了口氣，道：「姑娘當不至於計較方才他們那些無心之言吧？」

「白衣仙子」冷雪梅冷哼一聲，道：「無心之言？哼！你說的倒簡單，論年紀，他們那個不比我姊妹大上二三十歲，講閱歷，那個不曾在江湖上跑個二三十年，如果他們說的話，尙能說是無心之言，什麼樣的人說話才算是有心呢？」話落拉起柳依雯的玉手，道：「妹妹，別理他們。」

「瑤仙玉女」白翠薇冷冷的注定「五嶽神君」陸如龍道：「陸如龍，現在是你拚命的時候。」話落胡雲綵虹一使眼色，各自左右退出七丈，靜立不動。

「白衣仙子」冷雪梅與柳依雯，也各取了一個方位，恰好成一個四象陣勢，把「五嶽神君」陸如龍困住。

四女中，僅只一人，已足令「五嶽神君」陸如龍心驚膽寒，如今竟然四人聯手，他就是脅生雙翅，也難飛脫了。

宗鴻羽冷森森的道：「陸老賊，你出手吧！」

「五嶽神君」陸如龍，心中雖然明知今日之局，只有一拚，別無他法了，但却心有不甘，扭頭朝「寒梅堡主」道：「高兄，陸某願與各位交換條件。」

「寒梅堡主」冷笑道：「陸文龍，你把老夫看成什麼人了。」

「五嶽神君」陸如龍大笑道：「哈哈……不管什麼人，沒有不怕死的，那位如果能幫我把今日之敵退去，老夫甘心以解藥與之相換，却是一命換一命。」

「寒梅堡主」冷笑道：「姓陸的，如果真能去掉老夫此身之毒，那第一個要殺的人，就是你。」

「寒梅堡主」雖然不答應，但他身後羣雄，却有人忍不住開腔，道：「宗主可願意解我們身上之毒？」

雲彩虹冷笑道：「閣下少動點心機吧，這些人，你威脅不了。」

羣雄聞言，心知要她們解毒，已然無望，那些沒有骨氣的，登時都傾向了「五嶽神君」陸如龍，只聽數聲大喝道：「神君，我們交換？」聲落大廳中飛撲出七條人影，直奔宗鴻羽而來。

「五嶽神君」陸如龍知道今日他能說動的只有這些人了，如果現下再不出手，等一下這些人全被消滅了，則他只有獨力應戰了！

這種念頭，在他這種老奸巨滑的人腦海中，也不過只是一閃而已，便已下了決定，就在七人才飛出大廳之際，他已大喝聲中，一招「跨海平瀾」飛身閃電向宗鴻羽胸口拍了出來。

掌出狂風如剪，呼號如雷，勢如排山倒海，端的駭人聽聞之極。

宗鴻羽早以凝功以待，見狀當即冷喝一聲，迅猛無倫的連攻六掌，拆招攻敵，只如驚電一閃，快捷無倫，對身側攻出的七人，根本視如無睹。

七人這時，一心只想把宗鴻羽制住，以期早得到「五嶽神君」陸如龍的解藥，倒把四女忘記了。

就在他們剛閃過柳依雯身側，進得門場，攻出的招式，尙未完全使出之際，突聽四女冷聲嬌叱道：「找死。」只見四人纖纖玉手一揚，也未見什麼駭人的罡風，及銳嘯的掌勁，攻出的人，却同時慘號一聲，跌倒就地，七孔流血而亡。

這等功力，端的駭人聽聞，雖說七人都已失去了四成功力，但他們都非無名之輩，如今竟連躲都躲不及，實在令人難以相信。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却令人否認不得。

那些原先有些猶豫不決，而未出手的，此時都暗自慶幸不已，雖然，他們心中也知道「五嶽神君」陸如龍一死，他們也決無生理，但能多活一刻，總比早死一刻好得多，這是人類的天性，

就如同我們雖知難活過百歲，但在死之前，却總要爲名利奔波，以求暫時的安樂。

「寒梅堡主」沉重的嘆了口氣，道：「四位姑娘中，曾有兩位令老夫敬仰過，但今日所爲，却令老夫失望。」

「瑤池玉女」白翠薇冷冷一笑道：「堡主說得是，令人敬仰確屬難得，尤其令堡主敬仰，更非易事，但是，堡主可知道我們這些年來體會到了些什麼嗎？」話落掃了鬥場一眼。

只見宗鴻羽此時兇猛如虎，星目中閃射出駭人的殺機，招招指向「五嶽神君」全身殘、缺重穴，似乎並不想立刻置他於死地。

「五嶽神君」陸如龍，先前在長白山時，已與宗鴻羽交過手，知道自己功力不是宗鴻羽之敵，此刻處身重圍之中，心中更加慌亂，雖把他獨步武林的招式，全部抖了出來，也只能求得個暫時自保之勢而已。

「瑤池玉女」白翠薇見狀芳心大放，重又把目光移向「寒梅堡主」。

「寒梅堡主」疑惑的笑道：「老夫在江湖同道眼中，被視爲奸雄，自然未受人敬仰過，不知個中細情，姑娘可否把體會到的眞理，告知老夫一二？」

「瑤池玉女」白翠薇冷冷的道：「沒有什麼眞理可言，被人敬仰，只能做人的奴隸牛馬，聽人使喚而已。」

「寒梅堡主」雖然一生以機詐稱於武林，反應敏快捷冠於同道，但此時却被弄糊塗了，他怔怔的注定「瑤池玉女」道：「姑娘請恕老夫愚鈍，聽不懂此言。」

「瑤池玉女」白翠薇冷笑道：「受人敬仰，則需有事實表現，人人說某人壞，則不管那人與你是何關係，你都需依衆人之言，將之除去，否則，你便難得人心，這不是工具是什麼？掩掉自己的思想與喜怒，聽命於人，這不是奴隸是什麼？」

「寒梅堡主」聞言大悟，長笑一聲道：「如此說來，我高漢倒不必以未得人敬仰而視爲終生憾事了。」

雲彩虹冷然道：「不過，這對那些江湖奸雄，自又另當別論。」

「寒梅堡主」臉上神色一變，但却未表現出來，大笑一聲，道：「哈哈……姑娘必有所見了。」

雲彩虹一指打鬥中的「五嶽神君」陸如龍道：「此人便是榜樣。」

「寒梅堡主」心頭一凜，忖道：「幸虧我在斷魂谷中被關了二十年，要不然，今日被圍攻的，只怕是我與陸老兒兩人了。」心念一轉，知道再說下去，徒找沒趣，不如閉口不言。

這時，鬥場中的「五嶽神君」，已由自保而變成了招架之勢，宗鴻羽血掌聯綿而出，猶如片片紅雲，自四面八方湧來，無止無休，令人眼花撩亂，不知由何應付，也不知何時能得脫困。

一顆顆豆大的汗珠，開始由「五嶽神君」額上冒出，手脚比之先前更加凌亂，一變精悴，也閃爍不定。

宗鴻羽連攻三掌，把「五嶽神君」逼退五六尺之遠，冷酷的道：「陸老賊，你休想脫逃，今日蜈蚣嶺寒梅堡，就是你分屍還債之地了。」

「五嶽神君」陸如龍，心念電轉，忖道：「哼，她們四人相距足有六丈之遙，怎能阻住老夫脫身。」心中這麼想，口中却道：「今日假使沒有幫手，鹿死誰手，尚難預料，老夫何用逃走。」聲落提盡平生之力，連攻七掌之多，果然把宗鴻羽逼退三步。

宗鴻羽早已看出他是強弩之末，冷笑聲中，退下三步，才待出手還擊，突聽「五嶽神君」陸如龍大喝一聲道：「與老夫躺下。」聲落一招「玉石俱焚」向宗鴻羽懷中攻來，猛如渴虎奔猊，毒如蛇蝎人，竟是個兩敗俱傷的打法。

宗鴻羽此時已然勝券在握，豈肯付此巨大代價，冷哼一聲，道：「陸老賊，你算盤打錯了。」話落人已側飄出一丈有餘。

「五嶽神君」陸如龍，早已料他不會跟自己拚命的，這一招，乃是用做脫身之計的，宗鴻羽一退，尚未出招，他已長嘯聲中，飛身如電般的，向「白鶴仙子」冷雪梅與柳依雯之間衝去。

在他，滿以爲二女關心宗鴻羽安危，把全付精神放在宗鴻羽的身上，自己這突如其來行動，她們必然防不到，而得以如願脫身。

殊不知二女對宗鴻羽的武功，早已有了信心，全神所防的，就是他脫逃，是以，他人才衝出，便聽得兩人嬌叱道：「姓陸的，你回去吧！」一股其大無比的潛力，早已壓到陸如龍胸口。

「五嶽神君」陸如龍，匆忙中一抬眼，心頭不由大駭，雙掌猛然推出一招「拒客千里」向壓

到的氣動推出。

「轟」的一聲，陸如龍飛出的身子，重又被推回陣心，但却沒有受到一點傷害，顯然二女並不想取他的性命。

宗鴻羽冷森森的一笑道：「姓陸的，你今日是走投無路了！」

一次逃不脫，「五嶽神君」知道四女必然更加用心防範了，他武功與她們任何一人相較都差很多，逃脫數比登天還難。

絕望之下，拚命之心立生，只見他臉上肌肉一陣跳動，神色登時變得猙獰加厲鬼，陰毒的注定宗鴻羽，厲吼道：「宗小兒，老夫今天使你宗家斷了根吧！」話落大吼一聲道：「納命來。」雙掌一指，登時攻出十二掌。

狂風如號，掌影如山，一招一式，快捷中全是拚命的打法。

宗鴻羽陰沉的冷叱一聲，不退反進，雙掌血色隱隱，一套血掌，已從頭施展了出來。兩人都存了奪取對方性命之心，當下自然不會留情，一上手，便打得慘烈無比。

四女雖然知道宗鴻羽武功高過「五嶽神君」，但見這種打法，心中仍然不免有些擔心，各自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以備必要時出手相助。

場中兩人，這時已全都隱在一團濛濛的塵土中了，除了「寒梅堡主」及四女，尚能看清兩人的招式以外，羣雄最多只能看到兩條朦朧的人影而已。

突然，一聲慘哼，挾着「嘶！」的一聲裂帛大響，場中激鬥的兩人，已在一片血光中分開。

羣雄的目光，全都集向場中兩人，他們心中當然全想「五嶽神君」陸如龍能勝，因爲，他要勝了。他們便有生望了。但是，事實却使他們失望。

只見，宗鴻羽右手提着「五嶽神君」陸如龍一條血淋淋的左臂，他左臂上，也隱隱冒出血跡，顯然，他也受了點傷。

「五嶽神君」陸如龍，臉色灰敗的站在五尺以外，左肩斷臂處，鮮血急射如注，一雙驚懼的眸子，死盯在宗鴻羽臉上。

宗鴻羽殘酷的一揚手中斷臂，冷冰冰的道：「陸老賊，這是你的左臂，宗某今天要用他打斷你剩餘的三肢，然后，用它來挖出你的心肝。」

「五嶽神君」陸如龍知道今日生機已絕，狠心立生，冷續道：「宗小兒，你也沒有佔到多大便宜。」

宗鴻羽冷笑一聲，飛身再上，揮起手中帶血的右臂，電掃陸如龍剩餘的三肢，來勢之猛，與他未受傷時，一般無二。

「五嶽神君」嘴皮上雖硬，其實，心中鬥志早已喪失，再加上流血過多傷口劇痛，招式已然亂不成章。

「寒梅堡主」怔怔的望着宗鴻羽，心中暗奇道：「此人在斷魂谷時，一片俠心慈腸，令人感動，此時却怎變又殘酷至此呢？」

「寒梅堡主」思忖方罷，突聽場中一聲慘號，心頭不由一駭，急忙凝目望去，只見「五嶽神君」陸如龍，四肢已去，只剩下一個身子，躺在地上，血從斷處流出，形狀慘不忍睹。

羣雄個個倒抽一口冷氣，臉上爲之變色。四女也急忙把視線轉向一邊，不敢再看下去。

宗鴻羽此時如同變成了另一個人，沒有人性，沒有同情，他所代表的，只是，殺與殘。

他舉步走到「五嶽神君」陸如龍跟前，陰沉的道：「我說過要用它挖出你的心。」

「五嶽神君」確實也稱得起一代梟雄，他渙散的目光，冷冷的注定宗鴻羽，道：「挖吧，這是我陸如龍欠你宗家的。」

「你這是威脅？」

「五嶽神君」陸如龍冷笑道：「老夫如果要威脅你，就該告訴你，現在寒梅堡主已被圍了。」

宗鴻羽冷笑道：「那是他們自己來送死，你還有什麼要交代的沒有？」

「五嶽神君」陸如龍笑道：「沒有，只請你等待那一天。」

宗鴻羽冷哼一聲，右手突然向「五嶽神君」陸如龍胸口插去，一聲慘號，震動了羣雄心絃，也結束了一個欺世盜名的奸雄性命。

一切又歸於平靜，一陣陣清風，不時吹來血腥的氣息，中人欲嘔。宗鴻羽木然的立在當地，每次，他殺了人，心中總覺有些迷茫惆悵之感，他，並非怕有人報復，而是，心底深處的善良，使他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不該做的事。

四女緩緩走上前來，「瑤池玉女」白翠薇默默無言的上前，爲他敷藥療傷，動作溫柔中，充滿了痛惜。

宗鴻羽迷茫的掃了四女一眼，喟然道：「你

們實在不應該與我在一起。」

四女心中同時一震，她們似乎體會到了些什麼，雲彩虹嬌聲，道：「我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你不要多想那些了。」

宗鴻羽苦笑了一下，道：「薇妹，我自己來。」

「瑤池玉女」白翠薇不依道：「不嘛！你一隻手包不好！」

他們的行動與對話，自然中，帶有旁若無人的氣勢，不錯，她們早已把羣雄忘記了。

「寒梅堡主」大笑一聲，道：「宗鴻羽，你前來的目的，只是爲了取隨如龍的性命是嗎？」

宗鴻羽點點頭道：「不錯，也許令堡主失望了。」

「寒梅堡主」搖頭道：「老夫並未失望，因爲，老夫這條命，原是從斷魂谷中拾回來的，只是，這些人失望了。」

宗鴻羽冷冷的掃了羣雄一眼，道：「那送解藥的人馬上就要到了，各位大可不必擔心。」

「寒梅堡主」大笑道：「哈哈……宗鴻羽，你也太小看我高漢了，寒梅堡雖然不是江湖上的什麼名門正派，但却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低過頭。」

宗鴻羽淡然的道：「生命原比名譽重要。」

「寒梅堡主」冷冷的道：「假使老夫早體會到這句話，也許不用在斷魂谷被困二十年的了。」

就在這時，廳內突然走出一個容貌端莊的少女，她一眼看到地上「五嶽神君」的斷肢殘骸，粉臉不由駭得一變，小嘴連張，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寒梅堡主」沉聲道：「秀兒，你出來做什麼？」

少女急忙把目光從屍體上移開，顫聲道：「娘叫我來問爹爹，是不是把菜送上來？」

「寒梅堡主」臉上閃過一絲痛苦之色，搖搖頭道：「不用了，這些叔叔只怕都沒心吃了。」

少女一怔，道：「爹爹，是不是出了什麼岔子？」

「寒梅堡主」道：「你不用管，進去對你娘說，立刻收拾一下，帶着你弟弟與你們姊妹幾個，從後山離開本堡。」

少女聞言，面色登時爲之大變，秀目中，珠淚瑩瑩的道：「那爹爹你呢？」

「不用管我，快去。」

「娘不會離開的！」

「寒梅堡主」臉上怒色一閃，揮手「拍！」的打了少女一記耳光，喝道：「誰敢不聽我的話，快去！」

少女退了兩步，玉手撫着面頰，秀目中却透出一種堅定的色彩，道：「爹爹，我們原有一個團圓快樂的家庭，自你被困後，我們已嘗够了那痛苦的滋味，上天可憐，佑你去而復返，滿以爲我們再也不會分離，却沒想到，好景竟然如此短暫……」

「寒梅堡主」怒吼道：「你……你想死？」

宗鴻羽倏臉上掠過一陣痛苦之色，沉重的開聲，道：「堡主，也許在下該向你說點大。」

「寒梅堡主」聞言一怔，繼而狂笑道：「哈哈……姓宗的，你以爲老夫願意接受你的同情？」

宗鴻羽沒有生氣，只平淡的道：「堡主，現在不是你稱英雄的時候，宗某並非同情你們，而是想到我自己也曾有一個溫暖的家。」

「寒梅堡主」笑道：「但現在沒有了。」宗鴻羽點頭道：「是的！」

「那你該嫉妒別人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才對。」

宗鴻羽臉上掠過一陣奇異的平靜，他默然的道：「不！我不願再有任何人像我一樣，萍踪天涯，無家可歸。」

他！臉上的表情，是那麼落漠，似在追憶着什麼，也似在實行他的理想。

「寒梅堡主」臉上的傲岸之色消失了，由宗鴻羽臉上的表情，他體會到自己在兒女妻子心目中地位的重要，他要稱強，早先就不該娶妻育女，不該擔負這種天賦的責任。

他，怔怔的望着宗鴻羽道：「宗鴻羽，世人說你有一顆聖心。」

宗鴻羽淡然笑道：「地上的屍體證明了一切。」

「寒梅堡主」道：「也許老夫不配追根到底。」

宗鴻羽搖頭道：「不！是宗鴻羽不願再追憶往事。」話落輕對柳依雲道：「雲妹，你能替他們解除所中的毒嗎？」

柳依雯委曲的點點頭。宗鴻羽柔聲道：「雯妹，原諒了他們吧，他們家中也許正有人像你們喜歡我一樣的喜歡着他們，等待着他們。」

四女美眸中掠過一陣異彩，柳依雯溫須的點點頭，從袖中掏出一包粉紅色的玉瓶，上前遞給那少女道：「你去找一隻水桶，倒三分之一的藥末在水中，然後用冷水沖開，提來，每人喝一杯，毒即可解。」

少女聞言心中感激，急忙輕身跪地欲謝，柳依雯忙阻道：「不要謝我！」

「寒梅堡主」道：「你該謝的是那位公子。」

少女一怔，再輕身欲謝宗鴻羽，宗鴻羽淡然笑道：「姑娘，不必謝我，你命運比我好，所以在此時此地，碰上了我們，你該感謝的是命運。」

少女欲待下拜，被宗鴻羽運氣勁托住無法跪下，只得福了一福，轉身回轉而去。

不大工夫，少女提出了水桶，眾雄個個爭着要喝，宗鴻羽搖了搖頭，心中輕蔑的忖道：「也許這就是人性。」四女的目光，也都集中在眾雄身上。

就在這時，突然，宗鴻羽覺得背心穴上，被人按住了。他沒有動，只冷冷的道：「是那位好朋友？」

只聽「毒聖」冷笑道：「宗鴻羽，老夫沒有用毒。」

四女聞聲駭然轉身，「毒聖」諸葛海冷笑道：「你們快退下去，否則，哼！」

四女見宗鴻羽已落入「毒聖」諸葛海手中，心中全都失去了主張，齊聲道：「不要傷他。」話落依言退了下去。

這時她「寒梅堡主」已服下解藥，轉回身，突見「毒聖」諸葛海站在宗鴻羽的身後，心中一動，突然大悟，冷冷笑道：「諸葛兄別來無恙？」

「毒聖」諸葛海陰笑道：「托高兄的福。」

「寒梅堡主」緩步上前道：「難得諸葛兄今日光臨我寒梅堡，兄弟既是地主，那能慢客，諸葛兄請裏面坐。」

「毒聖」諸葛海厲聲道：「高漢，你站住！」

「寒梅堡主」假裝一怔，道：「諸葛兄…………」

「毒聖」諸葛海冷笑道：「高漢，你與我站住，別裝傻，老夫不吃你這一套。」

「寒梅堡主」高漢心知近他不得，只得依言站住，道：「諸葛兄好像大敵當頭似的，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呢？」

「毒聖」諸葛海冷笑一聲，道：「高兄，別裝糊塗了，老夫此刻只消一下手，便可以取得此人性命。」

「寒梅堡主」高漢狀似恍然大悟似的道：「嗯，原來如此，你早說了，老夫不早就止步了嗎？」

「毒聖」諸葛海冷笑道：「高兄別裝做那麽若無其事的好嗎？誰不知此人第二次救了你的性命？」

「寒梅堡主」高漢大笑道：「你也把老夫看得太講求仁義了。」

「毒聖」諸葛海陰笑道：「那麽，也許老夫看錯人了，不過，老夫只相信自己，你如果真對此人無報恩之心，那麽，老夫此時要下手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頭大急，狠聲道：「諸葛海你要敢殺他，本姑娘剝了你的皮。」

「毒聖」諸葛海陰笑道：「老夫生平就是不怕人狠，你們要是自信能敵得住我諸葛海的毒，那就只管放手來，咱們各展所能。」

「寒梅堡主」冷笑道：「諸葛海，假使老夫記得不錯，此人曾救過你的性命。」

「毒聖」諸葛海笑道：「不錯，那是斷魂谷中，不過，老夫記得是以三個條件相換的。」

「寒梅堡主」高漢道：「你與他並無深仇大恨。」

「毒聖」冷冷的道：「此人是老夫整個大計的最大敵人，只要他活着一天，老夫一天寢食難安，這就是老夫一見他就想除之的原因。」

「寒梅堡主」高漢目光一閃，道：「但願你能如願。」

「此刻人已在我手中，難道你阻擋得了不成？」

「寒梅堡主」高漢笑道：「這裏是寒梅堡，諸葛兄不要忘記。」

「毒聖」笑道：「那就等兄弟把此人結果了以後，咱們……」

「毒聖」諸葛海話未說完，突覺背心穴上也被一隻手掌按住了，心頭一駭，下面的話再也說

不下去了。

「寒梅堡主」高漢陰笑一聲，道：「諸葛兄怎麼不說話了？」

「毒聖」諸葛海冷哼一聲，道：「是那位相好的，如此看得起我諸葛海，竟由背後傳功？」

一個沉重的聲音道：「老衲『大悲』天痴。」

「毒聖」諸葛海大笑一聲道：「咱們同室相守了二十年，老夫只道一旦分手，今生便難三人共聚了，想不到今日在這寒梅堡中，咱們重又相見了。」

「大悲」天痴僧，笑笑道：「老衲與施主是同一個目的，爲了一人。」

「毒聖」諸葛海笑道：「結果不大相同吧？」

天痴僧笑道：「不錯，施主是殺，老衲是放。」

「但是此時他在老夫手中。」

「施主當知道爲什麼宗鴻羽不能在說話之際，脫離你的掌握。」

「因爲他念動功未行，老夫……」突然住口不說下去。

「大悲」天痴僧笑道：「因他功未行時，你已先知，施主相信老衲有此能爲嗎？」

「毒聖」諸葛海知道今日自己是完全落入「大悲」天痴僧的掌握之中了，只得聽命於人了，當下冷冷的道：「天痴，你打算怎麼辦？」

「大悲」僧笑道：「老衲已說過，此來目的，在於放人。」

「毒聖」諸葛海道：「要是老夫放了他呢？」

「大悲」僧笑道：「老衲也放了施主。」

「此話當真？」

「寒梅堡主」冷笑道：「想不到諸葛兄也珍惜起性命來了。」

「毒聖」諸葛海老臉一紅，冷笑道：「高兄，咱們彼此彼此。」

「大悲」僧道：「放人吧！」

「你還沒答應我是真是假。」

「佛門不打誑言。」

「毒聖」諸葛海右掌一收，冷笑道：「宗鴻羽，咱們今日之局，又結束了。」

宗鴻羽緩緩上前跨出兩步，道：「諸葛海，宗某一向不願殺無仇之人，但對你，宗某要破例了。」

「毒聖」諸葛海冷笑道：「咱們原就不能共存，『大悲』你放手吧。」

「大悲」天痴僧，放手退下五步，稽首道：「老衲得罪了。」

柳依雯右手緩緩舉起來，注定「毒聖」諸葛海道：「諸葛海，你有『毒聖』之稱，今日姑娘不自量力，要在毒上與你較量一下，你準備了。」

「毒聖」諸葛海一怔，道：「你是誰？」話落右手也舉了起來，一陣輕風，却在他舉手的一剎那，吹向了柳依雯，輕微得使人不易察覺。

柳依雯若無其事的嬌笑道：「你準備好了？」

「毒聖」諸葛海得意的大笑道：「咱們不用再鬥了，你準備喪服去吧！」衆人聞言大驚，誰也不知道「毒聖」諸葛海是什麼時候下的毒。

柳依雯嬌笑道：「毒聖焚心之毒算不得什麼，倒是你自己可要準備後事了。」

毒聖諸葛海聞言大驚，脫口道：「鬼面婆婆是你甚麼人？」

柳依雯冷笑道：「我的僕人。」

「毒聖」聞言更驚，脫口道：「你是……」

「我是密宗之主。」

「毒聖」諸葛海臉色登時大變，木然的注定柳依雯，頹然的道：「先前與我相見時你怎麼不直接說出身份。」

柳依雯冷冷一笑道：「看在婆婆面上，我已放過了你一次，但是，你却如此不知好歹，糾纏不放，我柳依雯當日一念之慈，幾乎把羽哥哥的命送在你手中，我心中後悔當時爲甚麼不殺了你。」

這如同打啞謎一般，衆人除了知道「毒聖」已被柳依雯制住以外，誰也不知道何以柳依雯有此本領能尅住毒聖之毒。

「毒聖」諸葛海乞求的道：「宗主可容許我再見婆婆一面？」

柳依雯冷酷的搖頭道：「本宗主手中，沒有放過任何一個違命之人。」

說也奇怪，以「毒聖」諸葛海那麼乖戾的人，聞言竟然不敢說一句大話。

就在這時，突然一個沉重的聲音叫道：「小

主人！……」

柳依雯聞言心頭一震，但卻沒有隨衆人把頭轉過去，只平靜的道：「婆婆，我料定你該來了。」

來人正是那滿面花紋，狀至駭人的「鬼面婆婆」，她緩步沉重的走到柳依雯身側，誠懇的道：「小主人，當年令堂曾得過此人相助兩次，是以才把一本曠古絕今的毒經贈給他，他雖然二度冒犯宗主，但是，還望宗主看在……」

柳依雯急道：「但是他發誓要傷害羽哥哥，我！我不敢放他。」

「毒聖」諸葛海連忙低聲道：「只要宗主饒過老夫，老夫發誓今生今世，不再傷害宗鴻羽一毫一髮。」

「毒聖」諸葛海說出這種話來，又令群雄大吃一驚，他們都知道，「毒聖」諸葛海，一生行事，頭可斷，血可流，從來未曾收回過自己已說出的話。

柳依雯聞言芳心一動，她本就不打算傷害「毒聖」，只是被情勢所迫，不得不如此，如今聽他說永不傷害宗鴻羽，不由自主的回嗔作喜，嬌笑道：「真的？你不騙我？」

「毒聖」諸葛海鄭重的道：「別說老夫一生中從未騙過人，就是一生以騙人爲業，老夫也決不會騙你的。」

宗鴻羽冷淡的一笑道：「諸葛海，你並非貪生怕死之輩。」

「毒聖」諸葛海大笑一聲道：「不錯，你猜對了，但是，你們並不知道老夫一生中會否真的敬重過人。」

「寒梅堡主」道：「現在知道一點端倪了。」

柳依雯望了「鬼面婆婆」一眼，道：「婆婆，把解藥給他吧！」

「鬼面婆婆」上前把解藥遞給諸葛海，道：「你不該爲難她留下的女兒。」

「毒聖」諸葛海接過解藥服下，突然問道：「婆婆，她可好？」說話之際，雙目緊盯「鬼面婆婆」，神情甚是迫切。

「鬼面婆婆」低聲道：「忘了她吧，她已死去一十八年了。」

「毒聖」諸葛海，臉上肌肉突然一陣激烈的抽搐，良久，良久，才似緩過一口氣來般的大聲道：「是誰傷……」

「小聲點，別傷了她的心。」

「毒聖」諸葛海猛然抓起「鬼面婆婆」的雙手，顫聲低問道：「婆婆，告……告訴我，誰……誰傷害了她？」

「鬼面婆婆」沉聲道：「她臨死之時，並未提起過你。」

「毒聖」諸葛海慘然一笑道：「我知道她不會提到我的，但是，不能否認的，這一生中，我心中不會再有過第二個女人的影子，告訴我，誰傷害了她。」

「鬼面婆婆」喟然一嘆道：「唉！你知道密宗現在已不是她領導了，還要老身告訴你什麼？」

「毒聖」諸葛海恍然大悟，嗯了一聲，突然狂笑道：「哈哈……今生既不能再見到她，黃泉路上，卻無人阻攔我！哈哈……我去了，雯兒，記住我。」回頭深深的盯了柳依雯一眼，起步如飛而去。

「鬼面婆婆」轉過身來，突然問道：「雯兒，你能記得他嗎？」

柳依雯聰明絕頂，過去她曾多少次問過自己的生身父親是誰，卻被「鬼面婆婆」支唔過去了，由今日一幕，她突然像是知道了些甚麼？

她木然的望着「鬼面婆婆」道：「你們說了些甚麼，我都知道了。」話落望了宗鴻羽一眼，那雙美麗的眸子中，竟然透出無限自卑的光芒。

「白鶴仙子」冷雪梅腦筋最靈敏，見狀芳心大感吃驚，飄身把柳依雯抱入懷中，柔聲道：「雯妹，你臉色怎麼這樣難看。」

白翠薇、雲彩虹，這時也都若有所悟的走了上來，宗鴻羽心中雖然尚猜不出來，但卻看出事情不比尋常，也就不由自主的走了上來。

「鬼面婆婆」心中默默的祈禱道：「願上天憐見，讓他們溫暖她破碎冷冰的心靈吧。」

柳依雯淚眼婆婆的望了四人一眼，道：「有一天，你們會瞧不起我的。」

宗鴻羽急道：「這是甚麼話？」

柳依雯道：「因爲現在你尚不知底細，所以才這麼說。」

「白鶴仙子」冷雪梅，一收往日嘻笑神態，正色道：「雯妹，他愛的是你的人，在你來說，一切都是無辜的，只有那些欺世自豪之徒，才會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加到一個無辜的人身上。」

」

她這句話，無疑是告訴柳依雯，個中眞情，她已完全了解了。

柳依雯擔心的看看其他三人，只覺他們的眸子中，全都透着無限關懷與體貼的光芒，除此之外，甚麼也沒有。

她稍微放了點心，揮袖擦擦粉臉上的淚痕，嬌弱的道：「我永遠不離你們。」

白翠薇道：「是的，妹妹，我們永遠不會分離的。」

就在這時，堡門口突然跌跌撞撞的跑進七八個壯漢，他們滿身血汚，似乎全都受了重傷，爲首一個大漢道：「稟堡主！密……密宗的人，攻……攻到了。」

「寒梅堡主」聞言一驚，他做夢也沒想到，會在沒有接到消息之前，寒梅堡的前三關便如此容易的被破了。他怒哼一聲道：「你們怎麼不早通知？」

「寒梅堡主」話聲才落，突聽屏風後轉過一個冷冷的童音笑道：「他們確實想早點通知堡主一聲，怎奈脅下沒生翅膀，飛不出小爺爺的掌心，所以，只好與我們同時到了。」話落，屏風後緩步走出六個小童，在他們身後，跟着七殘叟，及一些身着紅、黑二色僧袍的喇嘛，不下二十人之多。

六個童子，似是首腦人物，只見他們傲然的雙臂環胸一站，道：「高漢，你是打是降，速做決定。」

「寒梅堡主」高漢冷笑一聲道：「打又怎樣？降又怎樣？」

爲首童子道：「要打，我們今日就殺盡在場所有的人，要降嗎，從今以後，寒梅堡聽命於我密宗，做統治中原的一個重地。」

「寒梅堡主」大笑一聲，道：「哈哈………你們不覺得想得太容易了嗎？」

這六個「毒童」由於始終未離現在密宗之主的身邊，是以並不認識四女及宗鴻羽等人，自以爲仗着滿身毒物，「寒梅堡」必然無人能敵，因此氣炎萬丈，根本未把衆人放在眼裏，「寒梅堡主」此話一出，六人登時火發狂笑起來，其中一個眉心有一顆黑痣的毒童，猛然跨上一步，道：「高漢，有種你就出來試試。」

「寒梅堡主」為一堡之主，豈能受得了這口氣，猛一錯身，方想躍出，突聽身旁一人大笑道：「堡主何必與這種童子去計較，徒降身價，就讓我『插翅虎』來替你教訓教訓這乳臭小兒好了。」「好」字出口，人已到了那毒童身前。

「毒童」冷笑一聲道「嗯，輕功確實不壞，難怪有插翅虎之稱，只是，你這點道行，在小爺爺眼中，却覺得不值一顧呢？」

「插翅虎」長眉一揚，大口一張，吼道：「好個狂妄小輩，大爺劈了你。」「你」字一落，兩隻巨掌一張，招出「蒼鷹搏兎」向毒童雙臂抓去，出手甚快，似非無名之輩。

「毒童」毫不在意的脆笑一聲道：「有種你就劈吧。」話落竟然站着不動。

「插翅虎」經年行走江湖，大小陣仗，所見極多，一見毒童不避不閃，只道他想等自己招式用老之後，再猛然下手突襲，當下不由急忙收回了五成眞力，以備萬一之需。

電光石火之間，「插翅虎」的巨靈掌，已距離毒童雙臂不滿五分了，眼看以這般光景，毒童就有通天本領，也決難閃開，更遑論出招攻敵了。

「插翅虎」以爲勝劵已然在握，那收回的五成功力，登時全部貫於雙掌之下，大喝一聲道：「看大爺能不能………」話未說完，雙手已抓往毒童雙臂，驀地………

「插翅虎」慘號一聲，突然倒了下去，連抽了幾抽，竟然全身變成紫黑之色，死於當地。

羣雄中，除了宗鴻羽與四女外，無不大驚失色，不知所云。

六個毒童，見羣雄個個面現恐懼驚異以色，更是得意非凡，那童子雙臂習慣的往胸前一環，注定「寒梅堡主」道：「高漢，你自信比此人强上多少？」

「寒梅堡主」忖度形勢，心知密宗既然是爲了瓦解「寒梅堡」而來，今日一仗，是不能不打了，他雖然沒有把握戰勝毒童，但他身爲一堡之主，今日人家既然已欺到門上，他不出頭誰出頭，當下只好硬起頭皮，冷然一笑道：「不錯，老夫正要會會你這小子，看看你身上到底有多少厭人的毒物。」

「白鶴仙子」冷雪梅由袖中，掏出那尾有薄翼的毒針，嬌聲阻道：「堡主去不得，他們乃是密宗之主倚爲左右手的十二毒童之中的六個。」

「寒梅堡主」以及羣雄聞言無不大驚失色，

敢情，他們雖未見過十二毒童是何許樣人，而早已有所聞了。

六個毒童聞言也是一驚，他們驚的是，這個紅衣美貌少女，竟能道出他們的來歷，當然，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十二人中，就有三人是喪命在此女手中的。

眉心有黑痣的毒童，放下環胸的雙臂，冷笑道：「丫頭，你既然能認出小爺爺們的來歷，可敢跟小爺爺玩上兩手？」

冷雪梅聞言大怒，右手一揚，就要用毒針打他，突聽柳依雯道：「姊姊，不必與這種奴才生氣，他們身上那點毒算不了甚麼，讓我來對付他們。」話落緩步向六個毒童走去。

宗鴻羽放心不下，上前一步，拉着柳依雯的玉手，關懷的道：「雯妹，你真的能對付得了那些毒童毒物嗎？」

柳依雯芳心一甜，嬌聲道：「真的，你別擔心。」

「可是，我……」

柳依雯背轉身來，擋住六個毒童的視線，從胸口提出一個用白金鍊子穿着雀蛋大小的白球道：「這就是他們的制命東西。」話落把它含入小嘴中。

宗鴻羽仍有些不大敢相信，但他們見柳依雯那麼有自信，不好再多問，只得撤手讓她去。

柳依雯走到那毒童面前三尺處，冷喝道：「你們都一起上來。」

有黑痣的毒童笑道：「你與那小子親熱夠了嗎？可否與小爺爺也來一陣子？」

柳依雯粉臉一紅，美目中殺機突現，冷冰冰的道：「我要活活劈了你。」毒童大笑道：「只要你敢。」

柳依雯粉眉一揚，煞氣沖霄，嬌叱一聲，但見黃影一閃，毒童雙臂已落入她兩隻纖纖玉手中。只見，毒童手臂上小如螞蟻的許多奇形怪狀的小虫，紛紛四散閃避，不敢與柳依雯的玉手接近。

柳依雯冷叱一聲道：「你還有甚麼能耐，快使出來。」

此時，那毒童已知自己真個碰上尅星，無奈此時已落人家手中，動彈不得，臉色不由大變，一抬頭，把氣從鼻孔中向外一吐，突見無數紅色小虫，與她口中吐出的氣一接觸，便紛紛墜地而亡，如同飛蛾撲入烈火中一般。

那毒童至此，已是黔驢技窮，驚恐的叫道：「啊，散毒……」話未說全，突聽柳依雯嬌叱一聲，接着傳來一聲淒厲無比的慘號，那毒童已被她劈成了兩半。毒童口中，飛起漫天小虫，但却沒有一個敢沾到柳依雯的身體。至此，群雄才壯起膽來，紛紛躍躍欲試。

其他五個毒童，一見同伴如此容易便被柳依雯劈了，心中不由全都為之震駭，為首毒童，冷喝一聲道：「你是誰？」

柳依雯冷笑道：「你們不用管姑娘是誰，今日你們一個也別想活着回去。」

那一直沒有開口的「七殘叟」，此時突然大聲道：「他們是江湖上聞名的四大女羈之三，那少年是宗鴻羽，都是我派的死對頭，大家注意，千萬別放過他們。」

此言一出，十五個大喇嘛，登時全神戒備，五個毒毒童，眼中也都透出駭人的殺機。

「白鶴仙子」冷雪梅悠然的抬手一掠髮角，一枚毒針，却在她抬手之際，斜斜射向空中。突然，一個紅衣大喇嘛，悶哼了一聲，回身一掌拍向身後的黑衣大喇嘛，一面怒吼道：「他媽的，你竟敢趁此機會下毒報私仇。」敢情，這兩人平日就不睦，却竟無巧不巧的，冷雪梅恰好傷着他。

那黑衣喇嘛本來就沒有下手，那會料到自己的人會突然出手攻他，距離近，紅衣喇嘛出手又狠，只聽「轟！」的一聲，挾着一聲慘吼，黑衣喇嘛已跌出七步以外，重傷昏死在地。

黑衣喇嘛身旁的兩人，看得明白，見狀不由大喝道：「你瘋了，他幾時向你下毒了！」

紅衣喇嘛，此時一條石臂已完全麻木，閉穴都無法封住，心知今天一命完了，聞言大怒道：「我知道你們黑衣的向着黑衣的，不用廢話，吃我一掌。」聲落一招「二路分兵」向兩人拍去。

這一次兩人可有了準備，見狀雙雙怒吼一聲道：「怕你不成？」四掌已同時拍出。

「轟然」一聲大震，紅衣喇嘛狂吼一聲，跌出八尺，死於就地。

其他紅衣喇嘛，見狀不由個個眼紅，紛紛道：「二打一算得那門子英雄，黑衣的，你們也太欺人了。」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前文提要】丁春秋以連珠手法，運腐屍功一連擲出七八名星宿派弟子。游坦之未學此門手法，只好縱高相避，丁春秋趁機用「星宿三寶」中的「柔絲索」擒住了阿紫。這「柔絲索」乃雪蠶絲製成，韌力極強，一根單絲便不容易拉斷。

勇喬峯威懾群豪

丁春秋這根柔絲索，却全部用的是雪蠶絲，旣細且亮，日光之下，幾非肉眼所能察見，他擲出九名門人之時，同時揮出了柔絲索，那九具毒屍之擲出，一來逼開游坦之，二來乃是一種障眼之術，令每一人的眼光都去注視於他「連珠腐屍毒」上，柔絲索揮將出去，更是誰都難以發覺。

待得阿紫驚覺柔絲纏到身上，已被丁春秋牽扯過去。雖說丁春秋擒她時乃有所憑借，但將這一根細若無物的柔絲揮之於七八丈外，在衆高手全不知覺之下，一招手便將阿紫擒了過來，這份功力，自也是非同凡俗了。他左手抓住阿紫背心，順手點了她穴道，柔絲索早已縮入了大袖之中。他擲屍、揮索、招手、擒人，都是在哈哈大笑聲中完成，將阿紫擒到手中，笑聲仍未斷絕。

游坦之身在半空，已見阿紫被擒，驚惶之下向前一撲，六具毒屍已從脚底下全部飛過。他足一着地，一掌猛力便向丁春秋擊去。丁春秋左手向前一探，便以阿紫的身子去接他這一招開碑裂石的掌力。游坦之此刻武功雖强，臨敵應變的經驗却是半點也無，眼見自己一掌便要將阿紫打得筋折骨斷，立即便收回掌力。可是發掌時使了全力，急切間却那裏能收得回來？其實中等武功之人，也知只須將掌力方向偏在一旁，便傷不到阿紫，偏生游坦之對阿紫敬愛太過，一見勢頭不對，只知收掌回力，不暇更思其他，將一股偌大掌力盡數退了回來，那便如同等力道的掌力，當胸猛擊自己一下一般。他一個踉蹌，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若是換作武功稍差之人，這一下便已要了他的性命，但儻是他修習易筋經有成，這一掌究竟也不好受。正欲緩過一口氣來，丁春秋那裏容他有喘息的餘裕，呼呼呼呼，連續拍出四掌。游坦之之丹田之氣提不上來，只得揮掌拍出，連續接了他四掌，接一掌，吐一口血，連接四掌，吐了四口黑血。丁春秋得理不讓人，第五掌跟着拍出，要乘機立時制他死命。只聽得旁邊數人齊聲呼喝：「丁老怪休得行兇！」「住手！」接我一招！」

玄慈、龍猛、道清等高僧，以及各路英雄中的俠義之士，都不忍這丐幫幫主王星天如此死於丁春秋手下，呼喝聲中，便欲出手相救。不料丁春秋第五掌擊出，游坦之回了一掌，丁春秋身形微晃，竟自向後退了一步。衆高手人人眼光敏銳，一見便知這一招是丁春秋吃了點小虧，當即止步，不再上前應援。原來游坦之吐出四口瘀血後，內息已暢，第五掌上已將冰蠶奇毒和易筋內力一併運出。半年前丁春秋和他交手，已敵不過他的掌力，這半年中游坦之內力大進，丁春秋以掌力硬拼，更加不是敵手。若不是丁春秋佔了先機，將游坦之擊傷，令他內力大打折扣，則剛才變掌較量，丁春秋非連退五步不可。

丁春秋氣息翻湧，心有不甘，運起十成功力，大喝一聲，鬚髮戟張，呼的一掌又向前推出。游坦之踏上一步，接了他這一掌，叫道：「快將段姑娘放下！」呼呼呼呼，連出四掌，每出一掌，便跨上一步。這五步一踏出，與丁春秋面面相對，再一伸手，便能搶奪阿紫。丁春秋見到他木然如殭屍的臉孔，心中懼意已生，微笑道：「我又要使腐屍毒功夫了，你小心提防！」說時左手提起阿紫身子，輕輕擺了幾擺。

游坦之急呼：「不，不！萬萬不可！」聲音發顫，驚恐已達極點。要知丁春秋「腐屍毒」一施，阿紫立時變成了一具毒屍。丁春秋是個十分聰明機警之人，聽得他語意中如此惶急，心中登時已然明白：「原來你是給這臭花娘迷住了，哈哈，那是再好不過。」他出手擒獲阿紫，本想當衆將她處死，免得她來爭星宿派掌門人之位，這時見了游坦之的情狀，料想似可以將阿紫作爲人質，挾制這個武功高出於己的王星天作爲要脅，便道：「你不想她她死麼？」游坦之叫道：「你……你……你快將她放下來，這個……危險之極……」丁春秋哈哈一笑道：「我要殺她，不費吹灰之力，爲甚麼要放她？她是本派叛徒，目無尊長，這種人不殺，却去殺誰？」

游坦之道：「這個……她是阿紫姑娘，你無論如何不能害她，你……你已經射瞎了她一雙眼睛，那個，求求你，快放她下來，我……我重重有謝。」他語無倫次，顯是對阿紫關心已極，却那裏還有半分丐幫幫主、極樂派掌門人的風度？丁春秋道：「要我饒她小命，那也不難，只是須得依我幾件事。」游坦之忙道：「依得，依得，便一百件、一千件也依你。」丁春秋點頭道：「很好！第一件事，你立即拜我爲師，從此成爲星宿派的弟子。」游坦之毫不遲疑，立即雙膝跪倒，說道：「師父在上，弟子……弟子王星天磕頭！」他想道：「我本來就是你的弟子，早已磕過了頭，再拜一次，又有何妨？」

他這一跪，羣雄登時大嘩。丐幫自諸長老以下，無不憤慨莫名，均想：「我幫是天下第一幫，素以俠義自居，幫主却去拜邪名素著的星宿老怪爲師。咱們可不能再奉此人爲幫主。」猛聽得鑼鼓絲竹，立時吹打起來，星宿派門人大聲歡呼，頌揚星老仙之聲，响徹雲霄，種種歡功頌德，肉麻不堪的言辭，直非常人所能想像，總之日月無星宿老仙之明，天地無星宿老仙之大，自盤古氏開天闢地以來，更無第二人能有星老仙的威德。孔子佛祖、王母老君，無不甘拜下風。

當阿紫被丁春秋一擒獲，段正淳和阮星竹便相顧失色，但自知本領不敵星宿老怪，決難從他手中救女兒脫險，又後見王星天居然肯爲女兒屈膝事敵，却也是大出意料之外。阮星竹既驚且喜，低聲道：「你瞧人家多麼情義深重！你……你……你那及得上人家的萬一。」段譽斜目向王玉燕看了一眼，心想：「我對王姑娘一往情海，自忖已是至矣盡矣。但比之這位王幫主，只怕是大大不如了。人家這才是情中聖賢！倘若王姑娘被星宿老怪擒去，我肯不肯當衆向他下跪呢？」

段譽一想到此處，突然間血脈賁張，但覺爲了王玉燕，縱然萬死，亦所甘願，人前受辱，又算得甚麼？不由脫口而出：「肯的，當然肯！」王玉燕奇道：「你肯甚麼？」段譽臉上一紅，囁嚅道：「嗯，這個……」

游坦之磕了幾個頭起身，見了丁春秋仍是抓住了阿紫，而阿紫臉上肌肉扭曲，大有痛苦之色，忙道：「師父，你老人家快放了她！」丁春秋冷笑道：「這個小丫頭大胆妄爲，那有這麼容易便饒了她？除非你將功贖罪，好好替我幹幾件事。」「是，是！師父要弟子子去立甚麼功勞？」丁春秋道：「你去向少林寺方丈玄慈挑戰，將他殺了。」游坦之遲疑道：「弟子和他無怨無仇，丐幫雖欲和少林派爭雄，却似乎不必殺人流血。」丁春秋臉色一沉，怒道：「你違抗師命，可見拜我爲師之事，全是虛假。」游坦之只求阿紫平安脫險，那裏還將甚麼江湖道義，是非公論放在心上？忙道：「是，是！不過少林派武功甚高，弟子盡力而爲……師父，你……你可須言而有信，不得加害阿紫姑娘。」丁春秋淡淡的道：「殺不殺玄慈，全在於你。殺不殺阿紫，權却在我。」他是有心要挑起丐幫與少林派立即惡鬥，自己便可從中取利。游坦之轉過身來，大聲說道：「少林寺玄慈方丈，少林派是武林中各門派之首，丐幫是江湖上第一大幫，向來並峙中原，不相統屬。今日咱們却要分個高下，勝者爲武林盟主，敗者服從盟主號令，不得有違。」他眼光向衆位英雄的臉上掃了過去，又道：「天下各路英雄好漢，今日都聚集在少室山上，有那一位不服，儘可向武林盟主挑戰。」言下之意，竟如自己是武林盟主

一般。

丁春秋和游坦之的對答，聲音不甚响，但內功深厚之人却將之一字一句都聽在耳裏。少林寺衆高僧聽了丁春秋公然命這王星天來殺玄慈方丈，無不大爲惱怒，但適才見到兩人所顯示的功力，這王星天的功夫既强且邪，玄慈的武功是否能敵得住他，已是難言，而他若將各種毒功邪術施展出來，那更是不易抵擋了。玄慈雅不願和他動手，但他公然在天下羣雄之前向自己挑戰，勢無退避之理。當下雙掌合什，說道：「丐幫數百年來，乃中原武林的俠義道，天下英雄，無不瞻仰。貴幫前任幫主汪劍通幫主，與敝派交情不淺。王施主新任幫主，敝派未及道賀，雖不免有簡慢之罪，但敝派僧俗弟子，向來對貴幫極爲尊敬，丐幫少林，數百年的交情，從未傷了和氣。却不知王幫主何以今日忽興問罪之師，還盼見告。天下英雄，俱在此間，是非曲直，自有公論。」

游坦之年輕識淺，不學無術，如何能和玄慈辯論？但他在來少林寺之前，曾由全冠清教過了一番言語，當即說道：「我大宋南有遼國，西有西夏、吐蕃、北有大理，四夷虎視眈眈，這個…這個…」他將「北有遼國、南有大理」說錯了方位，聽衆中有人不以爲然，便發出咳嗽和嗤笑之聲。游坦之知道不對，但已難以挽回，不由得神態十分尷尬，幸好他戴着人皮面具，別人瞧不到他的臉色。他「嗯」了幾聲，繼續說道：「我大宋兵微將寡，國勢脆弱，全賴我武林義士，江湖同道，大夥兒一同匡扶，這才能外抗强敵，內除奸人。」羣雄聽他這幾句說得甚是有理，都道：「不錯，不錯！」

游坦之精神一振，繼續說道：「只不過近年來外患日深，大夥兒肩頭上的擔子，也一天重似一天，本當齊心合力，共赴艱危才是。可是各門各派，各幫各會，却你爭我鬥，自己人跟自人打架，總而言之，是大家不能够齊心。契丹人蕭峯單槍匹馬的來一鬧，中原豪傑便打個敗仗，又聽說西域星宿海的星宿老……星宿老……那個星宿老……嗯，他曾經到少林寺來……這個……」

全冠清本來教他說「西域星宿老怪到少林寺來連殺兩名高僧，少林派束手無束」，游坦之原已將這些話背得純熟，突然間話到口邊，覺得不對，連說了三句「星宿老」，却「老」不下去了。羣雄中有人叫道：「他是星宿老怪，你是星宿小妖！」人叢中發出一陣哄笑。星宿派門人齊聲唱道：「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無比！」千餘人齊聲高唱，登時將羣雄的笑聲壓了下去。唱聲甫歇，人叢中忽有一個嘶啞難聽的聲音唱道：「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大放狗屁！」曲調和星宿派門人一模一樣，只因他前面三句唱的完全和星宿派「歌功頌德曲」相同，星宿派門人一句一采，連聲叫好，認爲別派之中居然也有人來頌讚本派老仙，十分難得，那是遠勝於本派弟子的自稱自讚。不料第四句突然急轉直下，衆門人相顧愕然之際，鑼鼓絲竹半途不及收科，竟爾一直伴奏到底，將一句「大放狗屁」襯托得甚是悠揚動聽。

羣雄笑得打跌，星宿派門人却是破口大罵。王玉燕嫣然一笑，道：「包三哥，你的嗓子好得緊啊！」包不同道：「獻醜，獻醜！」原來這四句歌，却是包不同的傑作。

游坦之乘衆人擾攘之際，和全冠理低聲商議了一陣，又朗聲道：「我大宋國步艱危，江湖同道，又不能齊心，以致時受番邦欺壓，因此上丐幫主張立一位武林盟主，大夥兒聽他號令，有什麼大事發生，便不致亂成一團了。玄慈方丈，你賛不賛成？」玄慈緩緩的道：「王幫主的話，倒也言之成理。但老衲有一事不解，却要請教。」游坦之道：「什麼事？」玄慈道：「王幫主已拜星宿老仙爲師，算是星宿派門人了，是也不是？」游坦之道：「這個…這是我自己的事，與你無關。」玄慈道：「星宿派乃西域門派，非我大宋武林同道。我大宋立不立武林盟主，可與星宿派無涉。就算中原武林同道要推舉一位盟主，以便統籌事功，閣下是星宿派門人，却也不便參與了。」

各路英雄都道：「不錯！少林方丈之言甚是。你是番邦門派的走狗奴才，怎可妄想做我中原武林的盟主。」游坦之無言可答，向丁春秋望望，又向全冠清瞧瞧，盼望他們出言聲援。

丁春秋咳嗽一聲，道：「少林方丈，言之錯矣！老夫乃山東曲阜人氏，生於聖人之邦，星宿派乃老夫一手創建，怎能說是西域番邦的門派？星宿派雖處西域，只不過是老夫暫時隱居之地。你說星宿派是番邦門派，那麼孔夫子也是番邦人人氏了，可笑啊可笑。說到西域番邦，少林派武功源於天竺達摩祖師，這[illegible]，我看少林派才是西域番邦的門派呢！」[illegible]

出，玄慈和羣雄都感不易抗辯。

全冠清也朗聲道：「天下武功，源流難考。西域武功傳於中土者有之，中土武功傳於西域者亦有之。我幫王幫主乃中土人氏，丐幫素為中原門派，他自然是中原武林的領袖人物。玄慈方丈，今日之事，當以武功強弱定勝負，不以言辭舌辯定輸贏。丐幫與少林派到底誰弱誰強，只須你們兩位首領出手較量，高下立判，否則便是說上半天，又有何益？倘若你有自知之明，不是我王幫主的敵手，那麼只須甘拜下風，推戴王幫主為武林盟主，倒也不是非出手不可的。」這幾句話，顯然認定玄慈是明知不敵，膽怯推諉。

玄慈緩緩向前走了幾步，說道：「王幫主，你既是非要老衲出手不可，老衲若再顧念貴幫和敝寺數百年的交情，堅不肯允，倒是對貴幫不敬了。」他眼光向羣雄緩緩掠過，朗聲道：「天下英雄，今日人人親眼目睹，我少林派決無與丐幫爭雄鬥勝之意，實是王幫主步步見逼，老衲退無可退，避無可避。」羣雄紛紛說道：「不錯，咱們都是見證，少林派並無理虧之處。」

游坦之只是掛念着阿紫的安危，一心要乘早殺了玄慈，好向丁春秋交差，大聲說道：「比武較量，強存弱亡，說不上誰理虧不理虧，快快上來動手吧！」要知游坦之幼年時好嬉不學，本質雖不純良，終究是個質樸少年。他父親死後，浪跡江湖，大受欺壓屈辱，從無一個聰明正直之士，好好的加以教誨指點，近年來和阿紫日夕相處，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何況他一心一意的崇敬阿紫，一脈相承，是非善惡之際的分別，學到的都是星宿派那一套。他拜丁春秋為師後，丁春秋並沒教過他什麼本領，那知道他輾轉學到的，仍是星宿派的功夫。星宿派武功沒一件是不以陰狠毒辣取勝，日積月累的浸潤下來，竟將這系出中土俠義之門的子弟，教成了一個善惡不分、唯力是視的暴漢。

玄慈朗聲道：「善哉，善哉！王幫主的言語，和丐幫數百年來的仁俠之名，可太不相稱了。」

游坦之身形一擺，倏忽之間已欺近了丈餘，說道：「要戰便戰，不戰便退。」說話間又向丁春秋與阿紫瞧了一眼，心中甚是不耐。玄慈道：「好，老衲今日領教王幫主降龍十八掌和打狗棒法的絕技，也好讓天下英雄好漢，瞧瞧丐幫幫主數百年來的嫡傳功夫。」

游坦之一怔，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他雖接任丐幫幫主，但這降龍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兩大絕技，卻是一招也不會。只是他也曾聽人說過，丐幫修幫主之位傳於新人時，附帶的必定傳授這兩項絕技，是稱為「鎮幫神功」。那降龍十八掌，偶爾也有傳與並非出任幫主之人，打狗棒法卻非幫主不傳，而數百年來，從無一個丐幫幫主不會這兩項鎮幫神技的。

玄慈一見他的神情，便道：「老衲是少林寺方丈，當以本派的大金剛般若掌接一接幫主的降龍十八掌，以伏魔禪杖接一接，幫主的打狗棒。唉，少林派和貴幫世代交好，這幾種武功，向來切磋琢磨則有之，從來沒有用以敵對過招，老衲不德，却是愧對丐幫歷代幫主和少林派歷代掌門了。」羣雄聽了他的話，都不由得肅然起敬。只見玄慈大袍飄飄，雙掌一合，正是大般若金剛掌中的起手式「禮敬眾生」，臉上神色藹然可親，但僧衣的束帶向左右筆直射出，足見這一招之中，蘊藏着極深的內力。

游坦之更不打話，左手凌空劈出一掌，右手跟着又是迅捷之極的劈出一掌，左手掌力先發後至，右手掌力後發先及，兩股力道交差而前，詭異之極。兩人掌力在半途相逢，波的一響，相互抵消，却聽得嗤嗤兩聲，玄慈腰間束帶的兩端齊齊斷截，分向左右飛出數丈。原來游坦之這兩掌掌力籠罩的範圍甚廣，攻向玄慈身子的力道被「禮敬眾生」的掌力消解，但玄慈飄向身側的束帶，却為他掌力震斷。少林派僧侶和羣雄一見，紛紛呼喝起來：「這是星宿派的邪門武功！」「不是降龍十八掌！」「不是丐幫功夫！」丐幫眾弟子中，竟也有人叫道：「咱們和少林派比武，不能使邪派功夫！」「幫主，你該使降龍十八掌才是！」「使邪派功夫，沒的丟了丐幫臉面。」

適才這一下雙掌相對，游坦之微微佔了一點上風，但聽得眾人呼喝之聲大作，不由得心下躊躇，第二招便使不出去。星宿派門人却大聲叫了起來：「星宿派神功比丐幫高強得多，幹麼不使好的使差的？」「王師兄，再上啊，當然要用厲師星宿老仙傳給你的神功，去宰了老和尚！」「星宿老仙，德配天地。」「星宿神功，天下第一，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雙方正紛擾間，突然間山下響起一個雄壯的聲音，說道：「誰說星宿派武功，勝過了丐幫的

「降龍十八掌？」這聲音也不如何响亮，只是自自然然的吐出，但山上數千人的呼喝叫嚷，霎時間便給這句話壓了下去。衆人一愕之間，都住了口。

但聽得馬蹄聲响，十餘乘馬勢如奔雷般衝上山來。馬上乘客一色都是玄色薄綢大氅，裏面玄色布衣，但見人似虎，馬如龍，人旣矯捷，馬亦雄駿。每一匹馬都是高頭長腿，通體黑毛，奔到近處，羣雄眼前不禁一亮，金光閃閃，却見每匹馬的蹄鐵竟然都是黃金打就。來者一共是一十九騎，人數雖不甚多，氣勢之壯，却似有如千軍萬馬一般，前面一十八騎奔到處，拉馬向兩旁一分，最後一騎從中間馳出。丐幫幫衆一見之下，猛地裏大聲呼叫起來：「喬幫主，喬幫主！」數百名幫衆疾奔出來，在馬前躬身參見。原來這人竟然便是蕭峯。

他自被逐出丐幫之後，只道幫中弟子人人視他有如寇讎，萬沒料到敵我之限雖分，竟然仍有這許多人如此熱誠的過來參見，陡然之間，熱血上湧，英雄虎目含淚，翻身下馬，抱拳還禮，說道：「契丹人蕭峯，被逐出幫，與丐幫更無瓜葛。衆位何得仍用舊時稱呼？衆位兄弟，別來俱安好？」最後這句話中，舊情拳拳之意，竟是難以自已。

過來參見的大都是幫中的三袋、四袋弟子。一二袋弟子都是低輩新進，平素少有機會和蕭峯相見，五六袋以上弟子，却是嚴於夷夏之防，年長位尊，不如靑年的熱腸漢子那麼說幹便幹，極少顧慮。須知若以丐幫幫規論處，這數百名幫衆貿然向蕭峯參見行禮，都已非受處分不可了。衆弟子聽他這麼說，才猛地省起行事太過衝動，這位「喬幫主」乃是大對頭契丹人，幫中早已上下均知，何以一見他突然現身，心中愛戴之情油然而生，竟將這件大事忘了？有些人當下低頭退了回去，却仍有不少人道：「喬……喬……你老人家好，自別以後，咱們無日不……不想念你老人家。」

蕭峯這次重到中原，乃是有備而來，所選的「燕雲十八騎」個個是契丹族中頂兒尖兒的高手。他上次在聚賢莊中獨戰羣雄，若非有一位大英雄突然現身相救，早已命喪當地，可見不論武功如何高強，眞要以一敵百，終究不能，現下偕燕雲十八騎以俱來，每一個人都能以一當十，何況胯下坐騎皆是千里良馬，危急之際，若是只求全身而退，當非難事。他在山下聽到星宿派門人大吹，說什麼星宿武功遠勝降龍十八掌，不禁怒氣陡生。他雖已不是丐幫幫主，但降龍十八掌乃恩師汪劍通所親授，如何能容旁人肆意誣衊？一瞥之間，又見丁春秋手中抓着一個紫衣少女，身材婀娜，雪白的瓜子臉蛋，正是阿紫。

他這次不辭艱險的重臨中原，雖然是爲了另

外一件要事，但尋覓阿紫的下落，也是原因之一，此刻一見她處人掌握之中，立即想起阿朱臨死的重託，突然間大步邁出，左手一劃，右手呼的一掌，便向丁春秋擊了出來，正是降龍十八掌的一招「亢龍有悔」。他出掌之時，與丁春秋相距尚有十七八丈，但說到便到，兩人相距已不過十丈。但天下武術之中，任你掌力再強，也決無一掌可擊到十丈以外者。丁春秋素聞「南慕容，北喬峯」的大名，對他決無半點小覷之心，然見他竟在十七八丈之外出掌，萬料不到此掌乃是針對自己而發。殊不料蕭峯一掌既出，身子搶到七八丈處，又是一招「亢龍有悔」，後掌推前掌，雙掌力道併在一起，排山倒海的壓將過來。

只是一瞬之間，丁春秋便覺氣息窒滯，對方掌力竟如怒潮狂湧，勢不可當，又如是一堵有形的高牆，向自己身前疾衝，這一下連着阿紫和自己似乎都要被壓成一團肉泥。他大駭之下，那裏還有餘裕籌思對策，但知若是單掌出迎，勢必臂斷腕折，說不定全身筋骨盡碎，眼見蕭峯神威凜凜，雙掌飛舞，跟着又有七八掌向自周身要害擊來，百忙中將阿紫向上一拋，雙掌連劃三個半圓，護住身前，同時足尖着力，飄身後退。

蕭峯跟着又是一招「亢龍有悔」，前招掌力未消，次招掌力又至。丁春秋不敢正面直攖其鋒，一掌斜斜的揮了出去，與蕭峯掌力的偏勢一觸，但覺右臂酸麻，胸中氣息登時沉濁，當即乘勢縱出三丈以外，唯恐敵人又再追擊，豎掌當胸，暗暗將毒氣凝到掌上。蕭峯輕伸猿臂，將從半空中墮下的阿紫接住，着手之際，已解開了她的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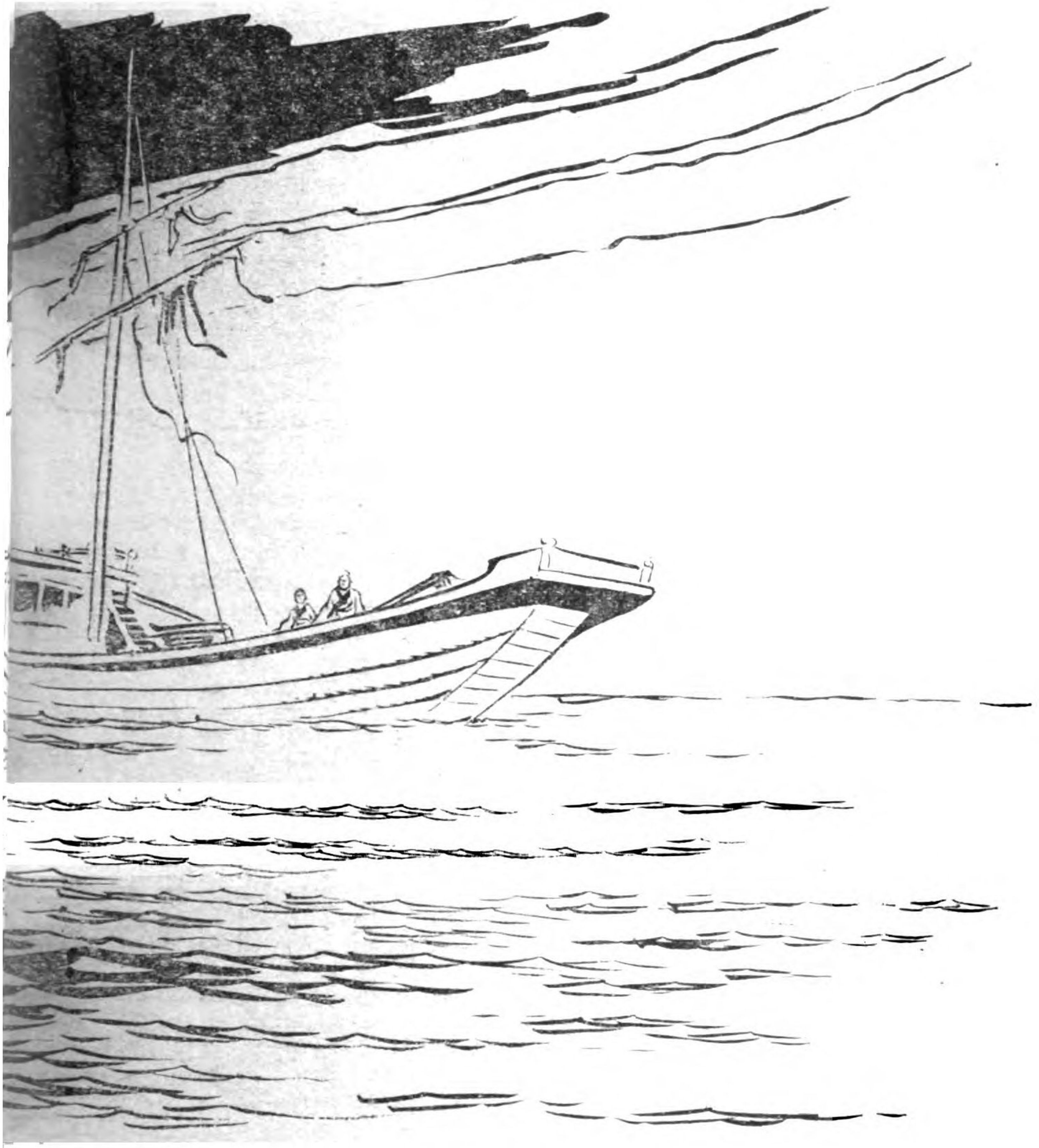
阿紫目被丁春秋制住，雖然目不能視物，口不能說話，於周遭變故，卻是聽得清清楚楚，身上穴道一被解開，立時喜道：「好姊夫，多虧你來救了我。」蕭峯想起她不告而別，害得自己好生掛念，這女孩子實在太過頑劣，怒氣上衝，伸手在她屁股上便是一掌，叱道：「你便是要出門，怎麼也不跟我說一聲？害得我到處找你。」他在遼國日久，多沾契丹人風習，性子又向來豁達豪爽，不拘小節，怒發於心，伸手便打。饒是他這一掌中未含真力，阿紫卻也痛得哇哇大叫起來，說道：「壞姊夫，你怎麼打人？」蕭峯道：「正要教訓教訓你這小丫頭！」驀見阿紫轉過頭來，眼中無光，瞳仁已毀，不由得吃了一驚，道：「你…你的眼睛…」

蕭峯來到山上之時，羣雄立時騷動，那日聚賢莊上一戰，他孤身一人，連斃數十名好手，當眞是威震天下。中原羣雄思之切齒，卻也聞之落胆，這時見他突然又到少室山來，衆人心想一場惡戰又是勢所難免，當日曾參與聚賢莊之會者，回思其時在莊中大廳上血肉橫飛的慘狀，兀自心有餘悸，不寒而慄。得見他僅以一招「亢龍有悔」，將一個不可一世的星宿老仙打得落荒而逃，個個更增了幾分驚懼，一時山上羣雄面面相覷，肅然無語，只有星宿派門人中還有十幾個在那裏大言不慚：「姓喬的，你身上已中上了我星宿老仙的仙術，不出十天，全身化爲膿血而亡！」「星宿老仙見你是後生小輩，先讓你三招！」「星宿老仙是什麼身份，怎屑與你動手？你再不悔悟，向老仙磕頭求饒，日後勢必死無葬身之地。」只是聲音零零落落，絕無先前的囂張氣燄。

游坦之見到蕭峯，心下微有懼意，待見他責打阿紫，那却難以忍耐，當即縱身而前，說道：「你快放下阿紫姑娘！」蕭峯將阿紫放在地下，道：「閣下何人？」游坦之在遼國曾和他相識，此刻自己不但面目全非，身份武功亦已全然不同，但蕭峯的「南院大王」之威，在游坦之心中根深蒂固，實在難已磨滅，何況蕭峯出手救出阿紫，這勇救佳人之德，於他已是勝過了殺父之仇、毀家之恨，不由得氣勢先自怯了，囁嚅道：「在下…在下是極樂派掌門、丐幫幫主…幫主王星天。」丐幫中有人大聲說道：「你已拜入星宿派門下，怎麼還能是丐幫的幫主？」阿紫道：「我才是星宿派的掌門。王公子向星宿老怪行使『磕頭化血功』，你道眞是拜他爲師麼？星宿老怪已着了道兒，不出三日，全身化血而死，屍骨無存。你若不信，等着瞧吧！」她不愧爲星宿派嫡傳弟子，這強詞奪理，老着臉皮說謊的本領，練得到家之極。丐幫羣弟子將信將疑，心想星宿派功夫奸邪惡毒，無奇不有，說不定眞有甚麼「磕頭化血功」，也未可知。蕭峯聽阿紫又在胡說八道，目光環掃之際，在人叢中見到了段正淳和阮星竹，胸中一酸，又是一喜，朗聲道：「大理國鎮南王爺，令千金在此，你好好的管教吧！」携着阿紫的手，三脚兩步，走到了段正淳身前，輕輕將她一推。阮星竹早已哭濕了衫袖，這時更加淚如雨下，搶上前來，摟住了阿紫，道：「乖孩子，你…你的眼睛怎麼樣了？」

—未完—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 何蔚水，樊飛雲在海上飄流，發現一艘大船，船上別無一人，只有「陰火屍煞隊」，兩人倚船而睡，第二天一早，玉環尊者突然出現，樊飛雲直斥其練陰火屍煞隊之殘忍，祖孫反目——

第十七回　隨波逐流　荒島鐵鍊人

樊飛雲被玉環尊者目中四射的光芒罩住，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但是他卻仍然昂然而立。

玉環尊者一聲冷笑，道：「各走各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你難道不報了麼？」

樊飛雲呆了半晌，才道：「殺父之仇，我自然是要報的。但是我自己深受仇家逼害之苦，仇一定要報，卻也不能再和別人去結下新的仇恨，那些被你所害的人，難道沒有妻兒子女麼？」

樊飛雲的這幾句話，講來像是十分費勁，因此也說得十分緩慢，幾乎是一字一頓講出來的。玉環尊者的面色，越來越是難看，但是因爲樊飛雲所說的話，極之有理，他竟也難以反駁。

何蔚水在一旁，聽得樊飛雲大義凜然，講出了這一番話來，心中也不禁爲之佩服，心想他果然是一個心地好的人。

樊飛雲講完了那幾句話後，過了好一會，玉環尊者才發出了一聲冷笑，道：「那麼，敢問你用什麼法子，來報殺父深仇呢？」

樊飛雲一呆，面色蒼白，道：「仇人神通廣大，非同小可，如今我自然沒有能力報仇，只有……只有期諸將來了。」

玉環尊者冷笑之聲不絕，道：「若是仇人安享天年而死，你仍然沒有能力報仇，那又怎樣？」

樊飛雲的面色，更是蒼白得可以，他突然大聲叫道：「你不必逼我，總之你用這樣的辦法去報仇，我絕不能和你同途——」

樊飛雲話才講到這裏，玉環尊者已一聲斷喝，道：「小畜牲！」

他一面罵，一面「呼」地一掌，便向樊飛雲的左頰之上摑去。樊飛雲聽得祖父罵自己，已然知道不妙，連忙想要躲避時，可是玉環尊者的出手，何等之快，他怎能夠來得及？

只聽得「叭」的一聲響，那一掌，已經重重地摑在他的左頰之上。剎時之間，樊飛雲只覺得耳際，「嗡」地一聲響，眼前金星亂冒，他已不知疼痛，而他的身子，則因爲玉環尊者這一摑之力，而向外直跌了出去。

玉環尊者那一掌的力道極大，樊飛雲身子向外，疾飛而出，何蔚水在一旁，看出不妙，足尖一點，身子向前迎了上去。

她到了半空之中，猛地一伸手，拉住了樊飛雲的一隻衣袖，可是樊飛雲向外飛出的勢子，十分快疾，而且勁道大得出奇。

何蔚水在拉住了他的衣袖之後，身子向下一墮，但卻未能將樊飛雲拉了回來，反倒聽得「嗤」地一聲，衣袖斷裂，樊飛雲的身子，繼續向外飛去，已經飛出了船舷之外老遠。

這時，不但樊飛雲的身子已出了船舷之外，連何蔚水也因爲拉住了樊飛雲的衣袖之際，被樊飛雲向外跌出的力道，扯了一扯，而到了船舷的外面。

只不過何蔚水的身子，離船舷還不是太遠，若是在半空之中，翻了一翻的話，是仍然可以回到甲板上面去的。

但是何蔚水卻並沒有那樣做，因爲她看到樊飛雲正向海水中直落了下去，「撲通」一聲，跌進了海中。何蔚水唯恐剛才樊飛雲捱上一掌之際，人已昏了過去，一個人若是已經昏迷，再跌入了海中，那當真可以說是有

死無生的了。

是以，她連忙眞氣一沉，頭下脚上，雙手向下，迅速無比地向海水之中，插了下去，轉眼之間，「波」地一聲，便已進入了海水之中。

她一入了海水，睜開眼來，只見樊飛雲的身子，仍在向下沉去，只不過見他手脚亂動而已。看樣子，樊飛雲雖然未曾昏過去，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浮上海面，却也是萬難了。

她向樊飛雲游了過去，不一會，便到了樊飛雲的身邊，托住了他，向上浮了起來。

何蔚水在托着樊飛雲向上昇起的時候，心中還在迅速地轉着念，心想在浮上海面之後，該勸一勸樊飛雲，別在如今這種情形之下和玉環尊者鬪得太僵了。可是，當她冒出海面之際，她不禁陡地一呆。

樊飛雲在被玉環尊者一掌擊中，身子向外跌出之際，的確是迷迷糊糊，就像昏了過去一樣。但是當他跌入海中之際，被淸凉的海水一浸，人已淸醒了不少，這時，他也已知道，是何蔚水將自己救了上來的，他吐出了口中的海水，道：「何姑娘，多……謝你救了我。」

何蔚水苦笑了一下，道：「你謝我作甚，你看！」

樊飛雲在一浮上了海面之後，只是望着何蔚水，並沒有看到四周圍的情形，何蔚水一說，他才抬頭向外看去，一看之下，也不禁爲之愕然！

只見那艘大船，經已遠去，離他們兩人，已有三四十丈遠近了。而在他們附近的海面上，則有一隻小小的舢舨船在。

那艘大船，離他們雖已有三四十丈遠近，但大船上的情形，還是可以看得十分淸楚，只見玉環尊者一動也不動，背對着他們而立，他高大的身形，略略有些彎曲，雖然只看到他的背影，也可以知道他的心中，正忍受着極度的痛苦。

樊飛雲一看之下，便「啊」地一聲，道：「何姑娘，這可是我累了你了。」

何蔚水苦笑道：「我們兩人，同生共死，怎能說誰累了誰？」

樊飛雲聽得何蔚水如此說法，喜得心頭怦怦亂跳，望定了何蔚水，不知說些什麼才好。何蔚水見到了樊飛雲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啊」地一聲，知道自己的話，說得使人誤會了！

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若是解釋一番，一是令樊飛雲傷心，一是令樊飛雲更誤會自己的意思，倒不如是不解釋的好。

所以，她連忙岔開了話頭，道：「我們快上那小船再說，這小船當然是你祖父留下來給我們的，可知他雖惱你，祖孫之情仍在！」

樊飛雲「哼」地一聲，道：「誰希罕他了？」

何蔚水道：「沒有這艘小船，我們可以說絕無生路，有了它，我們還可以隨波逐流，有可能找到陸地，那就另是一番天地了。」

樊飛雲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想什麼另有天地，只求如今這樣，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何蔚水啼笑皆非，叱道：「胡說，人家說壯志消沉，耽於逸樂，沒聽說你浸在海水之中，生死不明，反引爲滿足的。」

樊飛雲道：「我講的確是心裏話，因爲……因爲現在……」

何蔚水不等樊飛雲講完，身子一竄，便已向前疾游了出去。

因爲她知道，樊飛雲再講下去，那句話一定是「因爲現在有你和我在一起」！何蔚水知道樊飛雲對自己十分痴情，而她則在盡力設法，不使樊飛雲對自己繼續痴情下去，是以她確知樊飛雲要說什麼話，不顧意再聽，向前直游了出去。

樊飛雲也不是愚蠢之人，他話還未曾說完，何蔚水已經向前游了開去，他如何會不知道何蔚水的意思，心中暗嘆了一聲，不禁十分難過。

他心想，何蔚水的芳心，始終牽掛着她的「洪大哥」，看來自己，總是痴心枉想了。但是如今，自己和她同在海上飄流，只有兩個人在一起，不知要過多少日子，常言道：精誠所至，玉石爲開。難道她是個木石人兒，不爲所動麼？

這樣一想，又覺得大有希望，心中又高興起來。

他全然不覺得自己是在海面之上，只是胡思亂想，那當兒，何蔚水早已上了小船，向他招手道：「喂，你還在作什麼？」

樊飛雲連忙向前游去，攀上了小船。何蔚水指着一塊船板，道：「你看，這是你祖父的留字。」

樊飛雲定睛看去，只見那木板之上，刻着兩行字，道：「逆孫不肖，本當讓汝葬身大海，今留小船一艘，生死由天。」

在那個「天」字下面，還有半個字，看來是玉環尊者留字至此，心中痛心於樊飛雲如此對待自己，想多講些什麼，又沒有法子寫下去，所以半途而廢了。

樊飛雲看完，大聲道：「放屁，放屁！」拿起那塊木板，向外便拋，那塊木板跌入了海中，漸漸地飄遠去了。何蔚水道：「樊公子，你爲人正直，我十分佩服你，你不愧是一個少年俠士。」

樊飛雲聽得何蔚水稱讚自己，心中比什麼都高興，漲紅了臉，道：「何姑娘你說得我太好了。唉，我爺爺……他大概帶着陰火屍煞隊到中原去了。」

兩人一齊抬頭，向那艘大船看去，只見那艘大船駛得更遠了。

而從船上有兩股筆直的狼烟冒起，在更遠處，又有兩艘大船，向前迎了上來。三艘船漸漸地會合在一起。這時，三艘大船離何蔚水他們，已經極遠，看來只不過米頭大小而已。

那三艘大船在會合之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們自然看不到。

但當他們看到，另外有兩艘大船迎了上來之際，他們卻可以知道，那兩艘大船，一定是昨晚在他們睡覺時經過，玉環尊者上船來察看，才發現他們兩人的。而玉環尊者將陰火屍煞隊帶走，自己留在船上等候他們醒轉，他們兩人都因爲睡得沉熟，竟一無所知！

等到三艘大船漸漸駛遠，只剩下一個小黑點時，兩人才肯定玉環尊者當眞是傷心之極，再也不會回來救他們的了。

何蔚水心中嘆了一口氣，坐了下來，樊飛雲輕輕地坐到她的身旁，道：「何姑娘，我們又沒有食物，也沒有食水，不知可以捱多久？」

何蔚水強笑了一下，道：「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比起昨天，抱住了一塊木板飄浮，總要好得多了，你說是不是？」

樊飛雲點了點頭，默然不語。

何蔚水又道：「我們若是死在大海之中，旁的沒有什麼，只是便宜了我們的仇人。唉，樊公子，你和我倒可以說同病相憐，你有殺父之仇在身，我也有殺父之仇在身，唉，我們報仇的希望，只怕同樣渺茫！」

樊飛雲抬頭向天，苦笑了幾聲，道：「你報仇或者不是難事，我仇人的本領，卻是太高，就算我能够不死在海上，想要報仇，也是如同做夢一樣！」

何蔚水聽得樊飛雲這樣說法，心中不禁爲之陡地動了一動。

她望了樊飛雲半晌，道：「有一件事，我本來不該問你的，不知是不是可以問？」

樊飛雲忙道：「你說這樣的話，那我們還算……還算是好朋友麼？」

何蔚水道：「你們家的仇敵，一定是厲害之極的人物，你們全家，在玉環島上隱居了那麼多年，也只是爲了避難，不知你們的仇人是誰？」

樊飛雲呆了半晌，面色也十分蒼白。

何蔚水忙道：「若是你不能說的話，那便不說，我也不會怪你的。」

樊飛雲忙道：「我當然說，我有什麼事要瞞着你的。只不過我在想，當年家生巨變之際，我還只不過襁褓之中的一個嬰兒，如今事隔多年，阿爺去報仇，不知是否能够成功而已，我們樊家的壯丁，全部死於那次慘事之中，仇人乃是邪派之中，頂兒尖兒的高手——」

當樊飛雲講到這時時，何蔚水的心中，便已經怦怦亂跳。

她因爲心中緊張，連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向前俯了俯，握住了樊飛雲的手臂，道：「誰，是誰？」

樊飛雲道：「滇南碧雞山，撫天宮——」

樊飛雲講到這裏，何蔚水握住樊飛雲手臂的五指，緊了一緊，樊飛雲不禁「啊」地一聲，叫了出來。何蔚水連忙鬆手，接下去道：「天邪、地凶！」

樊飛雲道：「是他們！」

何蔚水長嘆一聲，道：「我也早已想到是他們了。我們的仇人是一樣的。」

樊飛雲一怔，道：「你父親也是死在天邪、地凶之手的麼？」

何蔚水想起自從父親慘死之後，自己孤苦零丁，托庇於他人，費盡心機，歷盡艱辛，到如今仍是一點報仇的希望都沒有，心中一陣難過，淚水

樊飛雲與何蔚水在荒山上遇到一個被鐵鍊鎖在山石上的怪人。

晶瑩，幾乎便要奪眶而出！

何蔚水泫然欲淚，樊飛雲大是不忍，忙道：「何姑娘，你如果要哭，我不知該怎麼樣了，你的武功，至少在我之上了。」

何蔚水轉過頭去，望着茫茫大海，浩浩碧波，淚水終於如斷線珍珠似地落了下來。

樊飛雲輕輕地嘆着氣。兩人在知道了自己的仇人，原來是天邪、地凶這兩個大魔頭之後，在感情上，又接近了一步。

可是當他們想到，自己在海上飄流，生死未卜，要說到報仇雪恨，希望更是渺茫之極的時候，又同樣地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這一天，海面

上十分平靜，小船在海面上慢慢地隨波逐流，四面全是碧艷艷的海水，什麼也看不到。直到天色漸漸黑下來的時候，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才看到前面，依稀有一個小黑點。但是天色黑暗，却已看不清楚了，直到月華高昇，在皎潔的月光之下，他們才看到，剛才的那個小黑點，已有拳頭大小了。那顯然是聳立在海中的一個孤島。

兩人心中，希望陡升，各自拆下了一塊船板，當槳划着，小船向前的去勢，快了許多。等到到了午夜時分，小船已經到了那小島的附近了。

他們已經可以看出那島嶼雖小，但却是樹木濃鬱，兩人划得更是起勁，直到小船擱在淺灘上，這才棄船，向岸上走去。

他們才走完了沙灘，便聽到了小溪淙淙之聲。

兩人心中更中大喜，在海上飄流，飢尚可忍，渴最難熬，兩人一聽到有水聲，便向前直奔了出去，穿過了一排林子，眼前奇景頓現。

只見前面，是一個小小的山峯，只不過七八丈高下。在山峯頂上，有一股極粗的噴泉，噴起丈許高，銀光四濺，蔚為奇觀。

那股噴泉的水，在山峯上流了下來，形成一道一道銀白色的小瀑布，最後，繞着山峯，水又歸到了一個大水潭之中。

那水潭約有三五丈見方，水色碧綠，看去也不知有多麼深。而在水潭旁邊，則是好一片草地，在月光下看來，簡直就像是一大塊濃綠色的毡子一樣。兩人一看到這等美景，精神便為之一振，而當他們一起伏在水潭邊上，一齊共飲潭中那清冽無比的泉水之際，更是疲乏全消，樊飛雲在草地上打着滾，高聲嚷着，何蔚水望了那潭水片刻，紅着臉，道：「樊公子，你走遠些。」

樊飛雲一怔，道：「走些，作什麼？」

何蔚水向潭水指了一指，道：「我想在水潭中洗一個澡……」

樊飛雲聽了，心頭又不禁狂跳了起來，呆了片刻，才道：「好，好，我走遠些……」

何蔚水道：「樊公子，你——」

樊飛雲嘆了一口氣，也不問何蔚水那一句未曾說完的話是什麼，便低着頭，向外走了開去，他的心中，十分矛盾，何蔚水在潭中出浴，對他來說，乃是一個難以比擬的誘惑。

但是他終於剋制着自己，一直向外走去，離開了那片草地，轉到了山峯後面。山峯背面，全是十分濃密的樹木，還有許多山菓子，樊飛雲一面走，一面採着山菓，準備等何蔚水出聲叫喚自己之際，同去和他共同進食充飢。他到了山峯背後，便在一塊大石之上，坐了下來，向前望去，前面的視線，全為林木所阻，連海水也看不到，只可以聽到海水拍擊在岸上的聲音，這裏，當真可以說是世外桃源！

樊飛雲心想，自己和何蔚水兩人，不知要在這裏住上多久？

如果時間長，何蔚水難道一直會對自保持着隔膜麼？

他一想到這裏，又禁不住出起神來。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身後，忽然傳來了一下喘息聲。這時，除了浪花拍岸的聲音之外，別無他聲，這下喘息聲，樊飛雲聽得十分清楚。

他乍一聽到那下喘息聲的時候，心中不禁一怔，但是他隨即泰然，連身子也不轉過去，只是道：「何姑娘，潭水可是很深麼？」

他問了一句，却聽不到何蔚水的回答，只聽得那喘息聲，接二連三地傳了過來，而且還越來越是濃重。樊飛雲轉過身去，他兜在衣襟上的山菓，也散了一地。在他的身後，乃是大叢濃密的矮木，在那種矮木之上，結滿了朱紅色的山菓，剛才樊飛雲便採了不少那種菓子。

這時，他轉過身去，也看不見有什麼人。

他向前走出了一步，那種濃重的喘息聲，又傳了過來。樊飛雲已經可以肯定，這種怪聲，是從灌木叢中傳出來的了。

他站立不動，大聲喝道：「什麼人？」在靜寂的小島上，他大聲一喝，聲音顯得十分之响亮。在他面前的矮木叢中，聽不到有什麼人的回答之聲，但是何蔚水的聲音，却遠遠地傳了過來，道：「樊公子，什麼事？」

樊飛雲後退了兩步，右掌向前，左掌護胸，全神戒備，唯恐在矮木叢中，有什麼怪人怪物，會突然竄了出來傷人。

他也大聲答道：「何姑娘，你快來看，這島上好像是有人在！」

樊飛雲的話才一出口不久，便聽得何蔚水的聲音，已近了許多，道：「我來了，我千萬小心！」

樊飛雲又向後退出了幾步，灌木叢中，仍然沒有什麼動靜。可是那種喘息之聲，卻仍然持續不斷，聽來分明是一個人在喘息着。

他回頭望去，只見何蔚水已飛掠而至，長髮披散，還帶着水珠，她一到了近前，便道：「什麼人，人在哪裏？」樊飛雲向前一指，道：「你聽？」何蔚水側耳仔細聽去，她也立即聽到了那種怪異的喘息之聲。

她面上的神色，微微一變，一步搶到了樊飛雲的面前，道：「我們兩人，乃是遇到風暴，飄流至此的，當盡快紮筏離去，若是有擾閣下，敬請原諒一二。」

她話一講完，拉了樊飛雲便走。

兩人走出了兩步，只聽得那灌木叢中的喘息之聲，更加濃重，樊飛雲站定了身子，道：「何姑娘，聽情形，那人……如果他是人的話，像是受了傷！」何蔚水點了點頭，道：「那你停在這裏不要動，我去看一看。」

樊飛雲忙道：「我去！」

何蔚水道：「在小船上你還說我的武功比你高，你爭着要去，有什麼意思？」樊飛雲紅了紅臉，道：「那我們一齊去看個究竟。」

何蔚水也不再和他多爭執，他們兩人的兵刃，早已失去，何蔚水折了兩條樹枝在手，交給了樊飛雲一根，兩人一齊向前走去，用樹枝撥開了灌木叢，一步一步向前走了過去。

他們走進了灌木叢七八步，喘息聲已聽得更加清楚了。

他們的身子，停了一停，循着喘息聲向前望去，月光皎潔，他們一看就看到了那發出聲音的「東西」了。本來，他們肯定那發出喘息聲的是一個人，但這時，他們卻難以斷定那是什麼！

他們看到，在一塊石頭之旁，有着一堆黑色的物事，伏着不動。在那團物事之上，生滿了青苔，當中好像有着一大團亂髮。

而在那一大團亂髮也似的東西下面，有着兩點綠幽幽的光芒，像是一對眼睛。兩人呆了半晌，互望了一眼，何蔚水道：「你……你是什麼？」

那團黑色的物事，仍然不動，但是喘息聲卻更加大了。聽起聲音來，那又的確是」一個人所發出來的。

兩人大着膽子，來到了那團黑色的物事之前，何蔚水伸出了樹枝，在那看來像是亂髮也似的東西上，撥了一撥，陡然之間，她看到了一張蒼白之極的人臉！那張人臉，在月色之下看來，簡直就像是塗了厚厚的一層白堊一樣。而在白得如此駭人的臉上，卻又有着一對碧光閃閃的眼珠。

那是一個人，這已是毫無問題的事情了。但那個人爲什麼伏着不動呢？何蔚水後退了一步，樊飛雲迎了上來，他也看到了那個怪人。

兩個人只是呆呆地站着，一時之間，不知該要怎樣才好。

只聽得那人的喘息聲，越來越重，在他蒼白的臉面上，濃厚如漿的汗珠，不斷地滲了出來，他面肉抽動，看來痛苦之極。

這人的形容如此可怖，若是換了別人，一見到了他，早就逃走了，可是兩人的心腸卻十分好，他們又互望了一眼，何蔚水道：「朋友，你可是受了傷麼？」

那人的身子，仍是蜷曲成一團，伏在地上，只是一雙碧眼，向兩人望來。那一雙碧眼，雖然看來凶邪到了極點，但是這時當他向兩人望來之際，卻也充滿了求助的神色。何蔚水心念電轉，心想這人多半也是被飄流到這個島上來的，自己和他處境相同，難道竟見危不助麼？

雖然看那人的樣子，如此詫異怪誕，絕不像是什麼善男信女，但自己幫助了他，他總不致於再來對自己不利的。

何蔚水江湖閱歷雖多，但是終究年紀還輕，一想及此，只覺得萬無一失，便踏前了一步，道：「你別怕，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她一步跨出，已來到了那人的身旁，俯身下去，手一伸，便待按向那人背後的「靈台穴」。

可是她這裏才一伸手，便突然碰到了一件冰也似冷的物事，嚇得她連忙縮手，定睛向前看去，這才看到，那人的兩面肩頭，琵琶骨上，都被一條鐵鍊穿着。那條鐵鍊的另一端，穿在那塊大石上，鐵鍊十分長，堆在地上。而剛才何蔚水碰到，冷得出奇的，就是那種看來寒浸浸，黑黝黝的鐵鍊。何蔚水呆了一呆，心知那人被鎖在這裏，定然是有原因的，看他髮長如蓬，衣衫破爛的情形，當不止一年半載了。

何蔚水這時，又想縮手不理了。因爲這人極可能是邪派中窮凶極惡之人，被正派高手收服，鎖在這裏，不能脫身的。

但在頂中向一[illegible]手，那人身後[illegible]着，[illegible]，[illegible]自一方，頂是帝腦了兩大武神色。何嘗水大而多時，將一接過了那人「靈台穴」穴，將未的真氣，繞運過了過去。

如在將未的真氣，向那人突去之際，只覺得那人的身子，仿佛像一塊木一樣，豈不是內力在源源而發，將那股真氣吸住，竟不能將真氣反過，便要被吸住了！

何嘗水[illegible]了小半個時辰，只覺得那人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來。

何嘗水大吃一驚，十分奇怪，一時之間，對方究竟是怎樣人，她也無法確定，然是被吸住的人，因為在此時候，也未必有危患。

何嘗水這才明那人在呼了一口氣後，那人的真氣也已停止了流動，一轉眼之間便已經松了不少，她連忙一縮手，同時退開了一步。

眼見那人眼中一亮，只聽得那人，嘿嘿冷笑了一下，發出之極的怪聲響來。那一下怪聲聽來，[illegible]，她一聽得那一怪聲的聲音，只見那人，突然間之，站了起來！

這一下之變，何嘗水又驚得向後退開，[illegible]面前的那人，[illegible]了，一向站的高下作，只見那人翻出了一隻五六高下。

在這時候，何嘗水的身子可以向上高起，但是那人翻出的鐵褳，卻只有一只五六尺，只如那鐵褳可以向下，同面下落了下來。

在這間下落之時，何嘗水身上向上飛起，這人的上身直在衝下的鐵褳，而且一面這些鐵褳的勁力在她的身上之中，武功之高，若是可想而知，若是他要置自己於死地，[illegible]自是難以[illegible]。

那人，她只覺得一捧之間，向後彈起了一丈開外去，那人落下了地上，全身上下，都[illegible]，約有七尺上下。但是也變得可憐，等於只是一個[illegible]。

這時候，何嘗水之際，將那條一丈左右的鐵褳，拉得筆直，何嘗水[illegible]一看那人全身[illegible]，只是[illegible]八尺長短，兩上[illegible]何嘗水[illegible]了一丈許，心中驚然，立時又向後退出了丈許，那人雖只在地上[illegible]，但又向前[illegible]了[illegible]這邊上，恍若死人一樣，此際卻又[illegible]下來！

[illegible]那人，[illegible]一[illegible]，道：「小[illegible]，你[illegible]少受了[illegible]時辰之苦，我十分多謝，你何以看穿了我害怕？」

何嘗水仍是怔不住那人是誰，更不知道那人所說的「少受半個時辰之苦」一言是什麼意思，她[illegible]定，道：「閣下……是誰？」

那人又嘿嘿的道：「你們兩人這般年紀，也難以知道我是什麼人的了，若是你們能助我去了這條鐵褳，我便以此練相謝。」

何嘗水和[illegible]兩人，面[illegible]看着，不知怎樣回答那人才好。

那人又道：「這條鐵褳，乃是北海之底，極寒之泉中寒金所鑄，乃是武林至寶，你們可別小瞧了它！我[illegible]極大心神，才能將練上寒氣逼住，不致受寒氣侵身之苦，但是到得[illegible]子時，仍是[illegible]免受上一個時辰之苦，可知其厲害了！」

[illegible]道：「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要被鐵練鎖住，我們如何能弄得開？」

那人道：「只要你們肯去做，那卻是易事。」

何嘗水道：「閣下是什麼人，何以會被困在此處，我們一無所[illegible]，若是替你將[illegible]了出來，只怕……只怕……」

[illegible]到此處，[illegible]了一頓，不再說下去。

而她的話中的意思，那人自然明白，[illegible]是明明白白也沒有了，那等於在說，如果你是一個十惡不赦之人，我們放了你，如何是好？

那人聽了，不禁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只管放心，我要[illegible]除了那二十餘年前的仇人之外，若是仇人已死，那我也[illegible]懷抱恨終生的了。」那人的話，聽來十分凄涼，何嘗水[illegible]兩人，[illegible]替他生出了同情之意。

他們兩人，自己也有深仇在身，對於一個渴望報仇的人的心情，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何嘗水還是十分小心，問道：「那麼閣下要找的仇人是誰？」

她不知[illegible]那人的身份，但[illegible]那人的仇人之上，多少也可以揣知一些的來歷，所以才有此一問。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出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可也

滋髮素

用法簡

功效速

植物油

每日搽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 原來黑色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各大公司葯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西班牙出品

小說雜誌

武俠與歷史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八〇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